

夏潮

論壇

4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出刊 第一卷・第四期

團圓不分黨內、外

—歡迎林坤榮歸來

是改革，不是革命

—訪王義雄律師

看，國民黨如何控制工會

—工會滄桑史

無理的立法，無力的人民



「五一」勞動節專號



五月的火花

—發揚中國人民民主的愛國精神

在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奮鬥的歷史上，五月是一個充滿了火花燦爛的月份。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界的覺醒，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五卅運動」又標誌著中國勞工界的覺醒。覺醒的中國人民要起來拯救自己危亡的祖國！這股反帝、愛國的思潮也曾點燃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希望的火花。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專制腐敗開始暴露，國勢日危。「甲午戰爭」後，有識之士即感于非推倒專制建立民國無以救亡，「百日維新」失敗，註定了滿清覆滅的命運，而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然而，民國成立後，又是洪憲稱帝，軍閥割據，民國空有其名，革命尚未成功。「巴黎和會」中，中國竟以戰勝國之地位受喪權辱國之處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爆發了「五四運動」。

「五四」是一個反帝愛國運動，與胡適之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有重疊的部份，也有不

重疊的部份。以重疊的部份而言，從反帝、愛國出發，當時的青年意識到中國專制落後一定要揚棄，而必須以民主、科學來救中國。以不重疊的部份而論，胡適自己就認為「五四」是他的「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見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頁二〇三）。另如，「五四運動」保衛山東，是保衛孔子的故鄉，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徵，與胡適的「全盤西化」相違。

本刊上期譯載「南方雜誌」的「殖民心態消除之戰」，說到今天第三世界的努力在於「開始締造新的、真正的民族文化，忠於他們所重新發現的民族特性」。「五四運動」在文化上，亦應被視為這樣子的一個起點。

在政治思潮上，其反帝、愛國的本質則在其宣言中透露無遺。該宣言中曾號召全國謂：
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二)中國

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作為中國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當時在南方，他是支持「五四」愛國運動的。他肯定「五四」是「遂致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為愛國之運動」。

迫於民族的危亡，除了有知識界奮起的「五四運動」外，還有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

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在巴黎開會，決議於每年的五月一日為國際勞動節。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先生護法南下，革命勢力漸見伸展。在孫先生的殷盼下，廣東工運意興漸濃，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在長堤石公祠華僑工業聯合會內，首次舉行了慶祝勞動節大會。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勞動節演講說：

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要中國脫離了外國的經濟壓迫。中國工人受資本家的壓迫，資本家宣戰；外國工人也受資本家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工人都是同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宣戰，更要學辛亥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前去，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氣。

由於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全國各地工潮迭起，至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附近的棉紗廠罷工人數已達七萬餘人。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另重傷八名。事後學生為救濟受害工人募捐，也被捕，於是有了五月卅日的示威抗議。「打倒帝國主義」、「中國人團結起來」的呼聲震動全上海。然而，帝國主義對抗議者的答覆卻是陣陣的機槍掃射，世稱「五卅慘案」。由「五四慘案」而爆發了全國的「五卅運動」。當時國民黨曾為「五卅慘案」發表宣言云：

以僑寓中國之外人任意殺戮在中國之中國人民，是污辱中國國威，蹂躪中國人權，此可更忍，孰不可忍？中國國民黨願助中國之愛國愛平等自由之民眾，對此慘無人道之行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奮鬥伸

張人權，恢復國威。

有這種全國民眾的自由、民主、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的精神，國民黨才得以北伐成功，抗戰勝利。

五、六十年的歷史過去了，國共鬥爭幾度春秋，但至今中國連最起碼的統一也未達成。「五四」在國民黨手裡剩下的只是「文藝節」，反帝、愛國不見了，民主、科學也不見了。在大陸，「五四」早被打成「右派」，「新五四運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慘遭鎮壓。

自稱工人階級黨的中共在大陸，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專無產階級的政，假社會主義的名義破壞社會主義。勞工同胞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專政下的工奴。以青年工人為主力軍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亦慘遭鎮壓。勞工同胞連貼張大字報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更遑論「五卅」工人反壓迫、反剝削、爭平等、爭自由及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

「五卅運動」的精神，國民黨在台灣簡直絕口不提，這不但是對國民黨革命歷史的抹煞，也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抹煞。

國民黨在台灣，不但假借「發展經濟」，引進外國廠商剝削台灣工人，並且，又假借實施戒嚴，剝奪台灣工人抗議剝削的罷工權。在此經濟不景氣之際，除加深對勞工的壓榨外，政府也會飲鸩止渴的進一步的把台灣的汽車市場和廉價勞工雙手奉送日本豐田。如果說這種國際資本對第三世界進行壓榨的新殖民主義是值得我們感謝的話，那麼我們首先應該感謝的是，「五口通商」的英國帝國主義，和侵佔台灣達五十年之久的日本帝國主義！

回顧歷史，走了半個世紀以上的道路，「五四」和「五卅」的奮鬥理想，在海峽兩岸均未能實現，並且遭受了國、共兩黨的壓制和扭曲，整個中國仍然籠罩在專制的烏雲之下。但是，「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五四」和「五卅」的火種永遠不會熄滅，它必將重新照耀中國奮鬥的道路！

發行人／柯水源
社長／黃溪南
總編輯／蘇逸凡
執行編輯／鍾喬
法律顧問：江鶴堅・湯金全
廣告顧問／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4587・9151887
劃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
零售／國內每冊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冊美金2元
長期訂閱／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翔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巨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美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出刊

第一卷・第四期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錄

《社論》五月的火花.....	封面裡
《讀者之頁》.....	4
《每月評論》圓圓不分黨內外／蘇逸凡・何應欽、谷正綱的「唱工」／羅刹滾無理的立法，無力的人民／紀斷弦・甘地的啓示／末名「後援會」切忌亂成一團／蔡秦	6
政治經濟	
言論自由在台灣／張曉春.....	10
一論勞工的言論自由.....	
王永慶「愛心事業」的另一面／陳莫愁.....	12
一林口長庚醫院清潔工集體罷工事件始末	
長庚醫院是二十世紀的奴工場？／任道.....	16
國民黨的「指導綱要」／周明杰.....	17
海員的遭遇說明了什麼？／王嘉生.....	22
礦工悲歌／穆無歡.....	18
一台陽煤礦「拒絕入坑」風波始末	
工會滄桑史 ／葉知秋.....	24
工業升級與勞工權益／陳芳.....	23
抓「蟲」聲中論台灣農業的產銷弊端／季二.....	48
在鐵拳下，我又能如何？／湯鳳娥.....	33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王曉波.....	38
台灣沒有真正的企業家／侯立朝.....	42
台灣可以追隨「日本模式」嗎？／章雲.....	40
是改革，不是革命／金豐.....	34
一訪王義雄律師	
中國百感／夏之炎／著・徐代德／譯.....	44
環境與公害	
雲淡風清終不再／李田.....	52
一檢視高雄縣的污染問題	
公害日誌／本刊編輯部.....	51
世界之窗	
國防與國民經濟／何萍.....	55
一聽美國「和平運動」人士演講紀錄	
傍觀日本地方選舉／黃順興.....	57
愛與戰爭愛德瓦多・賈林諾／撰・林波海／譯.....	59
一來自拉丁美洲的呼聲	
歷史與思潮	
遠來的和尚會唸經？／劉劍鳴.....	66
一評墨子刻的中國民主觀	
美國文化的特色／史均.....	68
《歷史小品》「五卅」事件引起的世界反響.....	65
藝文	
來自地層下的控訴／逸行.....	73
一訪小說家王默人先生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南方雜誌策劃／孟祥森・譯.....	75
一殖民心態清除之戰	

慈林文學之春

自立文庫5月大進擊

一九八二年最受矚目的三部長篇小說

名評論家葉石濤推薦：「這三部長篇都有資格成為三十年來台灣文學發展階段的里程碑。」

傷心城

黃凡 / 著
定價 / 100 元

極其哀怨而又大胆的政治文學

- 一名小說家陳映真說：「整個故事，是發展的而且發展過程構成一個完整的動作。幾處描寫甚至是優秀的小說敘寫典範。作者在創造上的機智和神來之筆，令人高興。」
- 一名評論家何欣說：「作者的文字非常流暢，沒有廢字，非常俏皮，作者在運用意識流技巧上非常自然，也非常成功。」

森林

王世勛 / 著
定價 / 100 元

描述現代化之代價的寫實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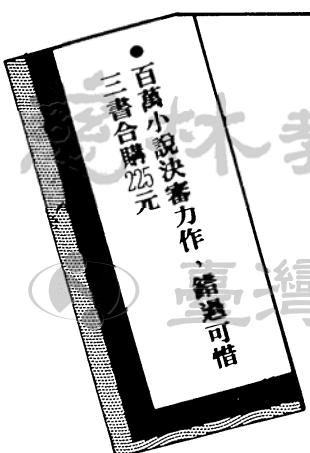
- 一名小說家李喬說：「這部小說主要在呈現工商社會的貪婪、敗德、不平與不義，並加以深入的瞭解與強烈的批判。」
- 一名評論家尉天聰說：「作者透過建築業將來，並呈現出了它的衝突和矛盾。」

海煙

呂則之 / 著
定價 / 100 元

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海洋文學

- 一名評論家葉石濤說：「小說畫面的構成極富有音樂性節奏與繪畫的色彩效果，顯示作者在藝術領域上的高度領悟力。」
- 一名小說家陳映真說：「海煙是很特別的小說，它表現了一顆敏感的心所感受的世界，其成就幾乎可以說就在『異色』上『奇異的地方，奇異的人，以及他們奇異而強悍野的生命力。』



大江東去

林佩芬 / 著
定價 / 八十元

自立副刊連載長篇・佳評如湧

- 一名小說家司馬中原推薦：「就創作氣魄而言，《大江東去》是時代性極強的大書。林佩芬憑著傳統文化的浸潤，憑著她的歷史感，虛心而勇敢的描摹出一幅幅久遠的人生畫境，至情深境，盡在其中。」

民間瑰寶

心岱 / 策劃
定價 / 100 元

自立副刊去年度最受歡迎專欄

- 「民間瑰寶」自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在自立副刊推出後，立刻備受各界矚目，策劃者心岱與關心民俗技藝的寫作群，從北到南，一路採訪，引起讀者的關心與參與熱潮。
- 本書紀錄下台灣現存民間技藝及藝人的生活，從而烘托出時代意義及背景，是研究台灣民俗文化的傳承之作，也是社會關懷的實踐之作。

即日起接受預約
單冊八折優待，五本合購350元，5月10日截止預約
同時出書。(另贈幼嬰記一本。)

自立晚報社

郵撥：三一八〇號自立晚報社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15號
電話：3519621 轉262

●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亞洲美金5元／港澳港幣25元（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 電話：9144333

買新“夏潮”基金會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 土 文 學 論 戰

-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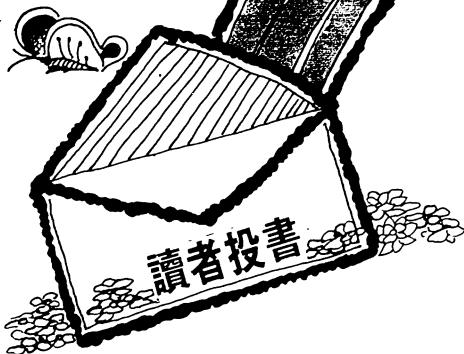
2. 論 新 聞 自 由

-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 外 民 主 運 動 大 採 訪

-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懷念舊“夏潮”，支持新“夏潮”——



向陳鼓應教授道歉

蘇總編輯：

你好，我是一個關心台灣政治的小市民，從來不敢給黨外雜誌寫信，這次看到陳鼓應教授事件，忍不住寫這封信給你。

在報紙上看到宋長志部長答覆費希平委員的答覆後，我覺得陳教授太不應該了，身為中華民國國民居然在海外參加台獨活動，又發表媚匪言論，怎麼怪政府不護他回國呢？在和朋友的聊天中，我不知罵過他多少次。後來讀到，「前進週刊」的越洋訪問和他的答辯，及「縱橫月刊」訪問王曉波先生的談話，及費刊刊出陳教授在海外的言論，我感覺到以前罵陳教授實在太不應該，很慚愧自己不了解真相就亂罵人。

陳教授原來是這樣一個愛國愛民的知識份子，正是國家不可缺少的人才。國家對這樣的人才，歡迎猶不及，怎麼可以拒絕他於國門之外，還以不確實的事情來冤枉他，政府實在太不對了。我差一點就被騙了，我要為被騙而罵過陳教授向他道歉。

希望你能把這封信刊出來，使我咎歎的心理好過一點。也希望政府知錯必改，不可以一錯再錯的錯到底。對「前進」、「縱橫」及王曉波先生和費刊能仗義執言的道德勇氣，我由衷感到敬佩，可見我們社會中還是有正義有公道的。

陳明晃上

知識份子站起來

蘇小姐：

四月十三日，我到台大去旁聽了「言論自由在台灣」，胡佛、黃越欽、張曉春、王曉波四位教授都講得非常好。尤其是張曉春教授，能為勞工朋友們的言論自由請命，這是知識份子良心的表現。台灣勞工為國家經濟繁榮做牛做馬，是我們「經濟奇蹟」的大功臣，他們的心聲，他們的委屈竟不得表露，這實在是不公平的。除了勞工外，台灣的農民也是為「經濟奇蹟」犧牲貢獻最多的一群，他們的意見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但他們也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如果勞工和農民由於不會舞文弄墨，不會自己寫文章，知識份子應該有責任為他們代言，像張教授這樣，容我向張教授致敬。

另外，王教授談到中國知識份子在專制下，為民請命而爭取言論自由的歷史，真是可歌可泣，有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國才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雖然王教授十年前因言論自由被台大解聘，但十年後仍不改爭取言論自由的初衷，這份勇氣和執著也是令人感動的。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知識份子來秉承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站出來為國家和人民講話，這樣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才能更進步。

為了使更多的人能知道四位教授的演講內容，貴刊是否可以把他們的演講內容刊出？

陳文德上

編者按：據本刊所知，「民衆日報」自四月十九日起連載了該次座談會紀錄，「新生代」四月號也摘錄了其主要內容，王教授的講稿全文則刊於「中華」五月號。

工人也要吃飯

主編先生：

我是一個靠工資維生的工人，這幾年來換了幾個工廠都拿不到工資。工廠倒了，積欠我們的工資就泡湯了，換了個工廠工作，不久又是發不出工資，又倒了。現在工作的工廠，又有三個月的工資沒領到，一家四口，走投無路，告貸無門。

工廠如果真的倒閉，一無所有，我們也就只好認了。但是，有些工廠不是這樣，經濟不景氣是事實，一定要倒閉也不見得，老闆看見工廠不很賺錢，就向銀行抵押貸款，貸款數目超過工廠的財產，工人工資也不發了，於是宣佈倒閉。錢老闆拿走了，銀行有抵押，把工廠拿走了，我們的工資却無影無踪，只有白做了幾個月的工。

原來勞動基準法草案中規定：如果工廠倒閉我們的工資優先清償。此條現在又被行政院刪除，我們工人只好做免費工。但是，我們不是牛馬，我們不是奴隸，牛馬奴隸也要吃飯才能做工。我們只做工，不給工資不給飯吃，連牛馬奴隸都不如啊！

一個失業工人上

● 小啓 ●

本社自五月十日
遷到新址

電話改為：(02) 9154587
9151887

敬請繼續支持、指教！

夏潮論壇社敬啓

勿患政治小兒病

編輯先生：

讀了幾期貴刊，風格清新，站在黨外立場為民主鼓吹，但却不糾纏黨外的派系恩怨，實在難能可貴。

現在年輕人為民主運動努力，是件可喜的事。我們在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蔣渭水先生就曾指出：有些人不免患有「老年症」，有些人又有「小兒病」。現在的民主運動中，有些人似乎也患了「老年症」，但好像也有一股「小兒病」的風潮在作祟。

「小兒病」的病徵之一，最近有些人在鼓吹費希平委員應辭職，而參加今年的立委選舉。這實在是極幼稚的一種論調。因為，在國民黨立委不得全體改選的情況下，費老一人辭職並不能改變整個國民黨的體制，只不過是使黨外損失一個可以不改選的立委席位而已。即使費老參加競選而當選，須知黨外票源有限，也只不過是擠掉另一個黨外的名額而已。無論怎麼說，黨外必須損失一個立委名額，這是國民黨私心私事的事，站在黨外立場如何幹得。

費老與我差不多年紀，以七旬老翁之軀為台灣民主前途奔忙，我們台灣人是感激的，最近他受到人家攻擊，居然沒有人替他仗義執言，還要受患「小兒病」的人逼迫，這太不應該了。我中文不好，辭不達意。這封信主要是希望你們能替費老仗義執言，也希望年輕人不要患「小兒病」。

台南一老叟 上

夏潮愛大家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又出刊了，
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
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
夏潮需要您—
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
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
您就成為夏潮的榮譽會員，
您就可以成為夏潮的永久性訂戶，
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 貢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大家愛夏潮



團圓不分黨內外 ■ 蘇逸凡

廿七年前被派往敵後工作的特勤人員林坤榮先生，在被俘服刑後，於三年前釋放，終於在今年四月四日回到台灣，述職兩週後，回到了家中。令人矚目的是，國民黨死士的林先生的次子林正杰却是台北市的黨外議員。

因此，有人懷疑林正杰是否會因為他的父親而脫離黨外路線。我們則認為，人類永遠是先有人然後才有政治，所以，政治永遠必須人道掛帥，而不是政治掛帥，脫離了人道的政治是不道德的，也就是暴政，是應該被唾棄的。若黨外是為實現人道而奮鬥的話，林正杰在慶幸己父生還之餘，應該想到「推己及人」，而更加為黨外實現人道的奮鬥而努力。

林坤榮先生的福建同鄉「三·二九」之役的林覺民烈士在「與妻訣別書」中有云：「吾自遇汝以來，

常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

我們恭喜林家的團圓，也願分享林家團圓的喜悅。林家今日得以團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林先生歷盡人間凶險，和林太太含辛茹苦廿七載外，也是人道的勝利。

和林先生一樣遭遇，甚至比林先生階級還要高的七十年代中共釋放的「十大戰犯」，他們就沒有林先生的幸運。「十大戰犯」為國民黨盡忠而成了共產黨的「戰犯」，被俘後又為國民黨坐了四分之一世紀以上的共產黨的牢，好不容易到了香港，但國民黨却以「共匪統戰」拒人於千里之外。在「政治掛帥」下，人道是被踐踏的，終於逼使張鐵石自殺於徐亨在香港開的旅館裡，國民黨唯一的人道是讓張鐵石的兒子到香港和中共展開屍體爭奪戰，連收屍也是「政治掛帥」。否則，張鐵石的屍體還得回他不願意回去的大陸。

張鐵石事件後，海外華人大譁。「動員勘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第九條明確寫着：「對於由匪區來歸之人民，應由主管機關妥為救助與安置。」何況張鐵石不止是普通人民，而是一生為國民黨賣命，為國民黨坐牢，最後拖着被折磨後的孱弱的身軀來投靠國民

何應欽、谷正綱的「唱工」 ■ 羅剎滾

最近，中共網球選手胡娜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國民黨認為機不可失，遂擴大「反共」宣傳，說是大陸政權暴虐，人民紛紛投奔自由。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應欽、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更迫不及待地一面恭維美國政府給予胡娜政治庇護，是基於人道主義，是秉持美國傳統的立國精神；另一面則公開呼籲美國政府能以胡娜案為範例，依一九八〇年通過的國際難民法，來處理目前為數一千多名大陸留學生所提出的政治庇護案件。

何、谷兩位「反共」鬥士的演技，素為國人所肯定。然而，這次的「唱工」，却是一廂情願，昧於事實，令人不敢苟同。

首先，關於目前有一千多名中國留學生向美國提

出政治庇護不知是依據哪一項調查報告？本月廿三日合衆國際電有一則報導指出，去年向美國政府正式提出政治庇護的，來自中國大陸有一百零二人，只有八人如願以償。這是美國政府公佈的最新數字。另據行政院長孫運璿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也曾公開表示他不知道一千多名大陸留學生在美要求政治庇護，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可見，何、谷兩人引用的數字令人懷疑，顯然有「灌水」之嫌。

其次，美國政府給予胡娜政治庇護的決定，不會成為審查待決中的或未來的庇護請求的先例，這在美國政界是人所皆知的事情。據美聯社引述一位美國官員說，胡娜的案子比較不尋常，因中共當局向她施壓力，要她加入共產黨，但目前那些申請庇護的中國留學生，無法像胡娜一樣提出充分的理由，而足以說服美國官員如果他們回去將受到「政治迫害」。可見，美國政府處理政治庇護案是以有無「政治迫害」的事實來衡量，並不懂什麼人道不人道，或什麼美國傳統的立國精神！何、谷兩人的「道德」呼聲缺乏客觀事實的基礎，相對地也就顯得微弱多了。

黨的老人，但却落得一死了殘生的下場。天理何在？人情何在？國法又何在？在「政治掛帥」下，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被壓得個粉碎。

甘地說：「儘管殘暴與邪惡可能支配一時，但是真理與仁愛終必獲勝——絕無例外。」張鐵石被迫了殘生，林坤榮却能安然歸來，這是真理與仁愛的獲勝，也是人道戰勝了不人道的「政治掛帥」。

林坤榮是國民黨的特勤人員終能安然歸來，但是，除了「反共明星」外，還有許許多從大陸出來的「脫離」同胞雖明知骨肉親人就在台灣，但却不得其門而入。

政治不能脫離人道，也脫離不了人道。雖然在嚴刑峻法之下，台灣仍然有許多人冒着危險，透過海外親友與大陸家人通信；甚至利用出國旅行的機會，潛赴大陸一睹自己闊別的故鄉和親人。然後回台後稍露破綻就被送到「仁愛教育所」（思想犯感化監獄）。但有關方面也得想想，人道和親情能洗腦「感化」洗得掉嗎？

除了大陸來台的同胞骨肉分離而音訊茫然外，也有將近五萬以上的在大陸的台胞，他們或者在日據時代到大陸，大陸赤化後不得返台者；或者在「二二八

」事變的亂局中逃往大陸避難者；或光復後在台征召前往大陸作戰的台灣兵；或者光復後往大陸掃墓或旅行者。台灣是他們的故鄉也有他們的親人，中共能放「十大戰犯」，可以放林坤榮，當然也應該可以放這些早已厭倦中共統治而亟思返鄉的台胞。另外，在大陸死亡的台胞屍骨，也應該可以允許葬回故鄉，以正丘首。否則，正好證明中共眼中只有國民黨，而沒有台灣人民！

林坤榮好不容易才能歸來，但還有許多「脫離」的大陸同胞被拒門外，我們相信國民黨更不會讓「脫離」同胞回到故鄉，連讓死亡的台胞屍骨得以回到自己的故鄉都會有問題的。

但我們始終堅信「真理與仁愛終必獲勝——絕無例外」，及人道終必戰勝一切。有林家的一家團圓的第一步，就會有海峽兩岸的有情人終必團圓的下一步。

我們懷着閩籍先烈林覺民的「常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來歡迎閩籍的林坤榮先生歸來，我們也是懷着這樣的心情來恭喜林家的團圓。

眼中，沒有什麼事不能做，沒有什麼人不能整，沒有什麼法不能訂。因此，即使是根本性的憲法，國民黨也用臨時條款、戒嚴法和其他手段加以破壞，所制定的各種法律，經常也為保權護權，而不顧法理，不顧民意，隨意亂訂。

在制法和決策過程中，執政黨除了時時顧全自己的利益外，如果還願接受統治核心群以外的意見，它只受理對其政權直接有關方面的意見。例如，在勞動基準法研擬過程中，資方一再施展壓力，動輒以本法將嚴重影響投資意願和鼓勵資金外流相威脅，執政當局深恐本法真的損害統治伙伴的利益，不得不一再遷就，置四百多萬勞工利益於度外。

因此，每一項重大法案，都赤裸裸的反映著執政當局的利益和意圖，而其意圖大都是先私後公，以私害公的，在立法院表決部隊的護航下，這些意圖都無往而不利，每次皆能得逞。無論法案如何無理，無論反對意見如何有理，只要黨部一聲令下，所有阻礙都化為烏有，所有反對都被徹底壓平。

從歷來立法過程一味聽從執政黨指揮的現象，可看出當前一切法制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的不合理、不民主，唯有改造政治體制，重整政治秩序，才能糾正不當的立法，掃除不義的政策，才能將民意納入決策和立法中，也唯有如此，才能將國家政治機器收歸人民操作。

無理的立法，無力的人民

■ 紀斷弦

多災多難的勞動基準法，最近又被執政當局猛砍一刀，刪除了法案中唯一對勞工較有保障作用的第廿八條，有關六個月積欠工資優先於抵押權受償的規定，然後用混淆視聽的欺蒙技倆，想以「最優先受償權」的無用條文，為勞動基準法療傷。

在這同時，立法院正在審查的選罷法修正案，也充滿著強霸無理的條文，執政黨有關方面深恐黨籍委員在審查時發出噪音，還透過中常會及黨政協調會作了堅持性的決定，訓令黨籍委員支持過關。

這兩個重大法案，一個是保障勞動條件的法律，一個是保障民主競賽的法律，執政當局却都反其道而行，訂出完全違背立法目標的條文，使得勞動基準法成為保障資方牟利的法律，選罷法成為保障執政黨選舉勝利的法律。

國民黨在台灣執政卅餘年來，專注於權力的經營，只要有利於保持權力，擴大權力，它無所而不為，而只要任何人或法傷了它的權力，國民黨絕不坐視，非除之後絕不可。在保權與護權的過程中，執政黨的

「後援團」切忌亂成一團！

■ 蔡秦

最近黨外朋友喊的漫天價響的「後援團」，簡要言之，其精神不外在戰鬥，其方式不外在搞「統一戰線」，而其目的不外在年底的立委選舉打一場漂亮的勝仗。因此，黨外「後援團」如何成功而有效率的組織起來，組成後如何從中央到地方周延而有包容性地運作下去，乃是關心及參與「後援團」組織工作者所須慎重考慮的。

四月二十五日晚間，筆者適逢參加由高雄市黨外人士所舉行的「民主廣場」聯誼會（地點在天安飯店），本來這次聯誼會的主要目的是談「後援團」問題，以及歡迎「鼓山事件」的當事人姚國建從宜蘭礁溪明德訓練班「生還」回來（姚國建在這個國防部所屬的「高級單位」，受「高級訓練」一百〇八天。）但是萬萬沒想到，這個原本極單純的聯誼會，最後竟變成高雄市黨外爭相發言、權力爭逐的「政見發表會」；席間有人問「什麼叫黨外？」，有人認為黨外不能搞一言堂、搞「專政」，也有人說「台北的後援團推薦工作，必須考慮高雄地區的特殊性，不能一昧想用台北領導高雄」……種種爭論，無一不是暴露了「後援團」的提出，在無意間加深了黨外間原有的裂痕，

無一不是反映出高雄市某些黨外山頭主義弊端的嚴重！從這次高雄黨外聚會吵吵鬧鬧的經驗看來，某些高雄黨外勢力間目前已不單是「誰服誰」、「誰怕誰」、「誰決定誰」的問題了，它已惡化至「誰鬥誰」的相互撕殺層次，已墮落至「誰是我們的人，誰是他們的人」的敵我矛盾層次，未來的發展情況說不定更糟，想來真是悲哀！

以筆者之見而論，民國七十年的黨外「推薦團」雖曾留下若干後遺症，但此種由上而下的決定方式，大體上還能服人，並沒引起黨外內部太多的爭論；但如今某些黨外所提出的「後援團」，由於其「提名」方式是由下而上（有人懷疑少數新生代想藉此「奪權」），甚至還牽涉新人、舊人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如果分配不公，未來黨外陣營勢必造成更大的分裂。目前「後援團」的情況是未蒙其利先見其弊，像台北市、高雄市黨外陣營之間的明爭暗鬥，已是公開的秘密，有識之士莫不引以為憾！此種惡質的發展，但願不會在全省其他地區出現，否則黨外間的內鬥像瘟疫一樣蔓延下去的話，屆時看笑話的，就只有國民黨了。

總的來說，「後援團」如果能成功組成，它就是黨外未來很好的戰鬥團，甚至是在野政團；如果搞不好，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話，不要說「後援」了，亂成一團、自砸陣腳都是可能的。最後，黨外熱心「後援團」事業的朋友不妨捫心自問：組「後援團」的主客觀條件是否已成熟了？如果尚未成熟，硬要組團的話，將來豈不會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譏？

甘地的啓示

■ 未名

電影「甘地」正在台北上演，感謝這部電影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甘地以堅強的忍耐，無比的毅力，高超的道德，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豎立了一個榜樣，指引了一條不抵抗的抵抗方式。他以殖民地上的一介布衣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絕不是偶然的。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曾在法文本的「甘地自敍」一書的序文中說：

甘地的政治可以脫胎換骨，不是屬於一黨或一國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公理與正義。這對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敵人們發生一種像迅電一般的效果。使這些

善於賭博的賭徒們不得不在印度人的騎士面前表示屈服了，雖則早先還是蔑視他們的。

甘地不但反抗英國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並且，強力反對印度固有的階級制度，他所要拯救的是整個印度，包括印度的「賤民」在內。一九一五年他創立阿斯蘭學院時，第一項規定就是否定賤民制度（或稱「不可接觸」），「賤民」或稱帕利亞人，他自己以聖雄之尊就收了一個七歲女孩的「賤民」為義女。並言：

我寧粉身碎骨而不願捨棄了我的被壓迫階級的弟兄，……假如我要再生，則我來世願作一個「不可接觸」的帕利亞人，以分擔加以他們的悲痛、侮辱和危難，使我能竭力奮鬥，使他們脫離了不幸的苦海。

「五四」所留下的

沉睡的神州因「五四」而甦醒！

衰老的中國因「五四」而新生！

時間消磨不了它的精神，也耗損不了它的青春！

專制鎮壓不了它的存在，也扼殺不了它的生機！

它每當道破謊神話，就是中國人精神遭受外患壓迫時，我們就民遭受到武器！壓迫時，主天就空揚誠，穿破謠言話，而露真言！

它每當中流汗時，就是中國人民遭受外患壓迫時，我們就民遭受到武器！壓迫時，主天就空揚誠，穿破謠言話，而露真言！

它每當科學黑暗時，就是中國人民遭受外患壓迫時，我們就民遭受到武器！壓迫時，主天就空揚誠，穿破謠言話，而露真言！

它每當每當它主天就空揚誠，穿破謠言話，而露真言！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詩歌朗誦暨演講會



演講

唐文標：我的「詩」生活

陳映真：讀馬奎茲的「百年孤寂」

尉天驥教授主持

時間：72年5月4日（晚上七時）

夏潮論壇社主辦

地點：耕莘文教院

「甘地」電影中重複甘地的一句話：「每當我絕望時，我便想起歷史的一個教訓：儘管殘暴與邪惡可能支配一時，但是真理與仁愛終必獲勝——絕無例外。」這也是中國「仁者無敵」的意思，却由甘地在印度實踐了。

甘地的不抵抗主義的基本哲學是承認人性中有善良的一面，不抵抗的抵抗絕不是怯懦，而是需要更大的勇氣。英國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了印度，甘地却以道德和仁愛征服了英國。雖然，人間有因權勢、錢財泯滅人性的人，如林家血案和陳文成案的屠夫，但我們相信道德和仁愛總有一天會迫使這些屠夫認罪的！

「甘地」的電影還給我們一項啟示。在現實政治中，英帝國主義被迫不能退却時，最後還挑撥印度教和回教互鬥。同是印度人，只是為了宗教信仰的不同

而受帝國主義挑撥，這是甘地最痛心的事。為了團結印度教和回教，甘地雖死於自己同胞之手，但甘地的精神永遠照耀印度，也永遠照耀全世界，人類的歷史有了甘地才顯現其光輝。

甘地是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的榜樣，也應該是今天台灣民主運動的榜樣。黨外人士應有甘地的精神，以真理、仁愛的道德去征服民主的逆流。大家應為台灣的民主而團結奮鬥，不可因一時現實的政治利益相互排擠而分裂。甘地擁抱的是整個印度，黨外人士也應有擁抱整個中國的胸襟和抱負。

以上是甘地給我們的啟示。

◎小啓◎

本期因稿擋，「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一文暫停一期，
敬請讀者原諒！
本社啓。

言論自由在台灣

—勞工的言論自由

■張曉春

四月十三日晚七時，台大「大新社」以「言論自由在台灣」為題，於該校綜合大禮堂舉辦一場演講會。參加演講者包括胡佛、黃越欽、張曉春與王曉波等四位國內知名教授、學者，為沈寂已久的校園言論風氣帶來熱絡的氣氛，以下是張曉春教授就勞工的言論自由所發表的談話，本刊為配合五一勞動節專輯，特予刊出！

如果台灣沒有言論自由，這次言論自由的座談會，便不能舉辦，但是言論自由是相對的，自由的範圍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淺，並不是人人都能充分、完全享受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本人對言論自由在台灣分作下面兩點來談：

勞工的言論自由

工業社會必然是多元社會，在多元社會存在著各種利益互異的團體，就是利益團體。利益團體採取各種方式、手段，透過各種能夠利用的途徑，謀求並保障其利益；言論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任何一個利益團體，不能享受言論自由，它的權利，利益自然不能得到保障。勞工在現代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利益團體，其權益也有賴於言論自由來加以保障，否則他們的利益遭受侵犯，就得不到伸張，也無法維護社會的正義與公平。

有人問我：去年勞基準法草案公佈之後，資方反對之聲如雷貫耳，報章雜誌頻頻競相刊載，却没有聽到勞方反應，是否勞方沒有意見。事實上勞方並不是沒有意見，只是沒有表現意見的機會，更沒有意見表示的地方。當時，有一重要工會準備舉辦「勞基法草案」座談會，邀請各界人士與學者參加（在座的黃越欽教授與本人亦受到邀請）還不是清一色的工會領袖與一般勞工，却因故不能舉行。這一關係勞工基本

權益的大憲章，都不准許勞工界座談、討論，其他可想而知。但是，聽不到勞工的心聲，並不是他們沒有意見，而是欲訴無門，沒有表示意見的管道。

再說讀者投書，應該是他們發表言論的一個途徑。可是這個途徑也不是暢行無阻。許多勞工朋友告訴我，他們向報章雜誌投書，幾乎都是石沉大海，一點迴響都激不起來。也許大眾傳播工具篇幅寶貴，容納不下，其實，傳播媒體若有社會責任感，應騰出版面容納投書。也許勞工的疾苦憂患，在大眾傳播工作者的眼中微不足道，或者惟恐刊登惹來麻煩。讀者投書既然是一死胡同，當然勞工就一片沈寂，成為真的「沈默」的群衆。

可能在座的人會說，要不然也可以向有關機關陳情。誠然，這是解決勞工問題的好辦法，然而陳情可能有效，也可能無用。例如，兩、三年以前，據自立晚報刊載，味王樹林廠長期每月加班二小時，超過工廠法規定四十六小時，該廠產業工會向主管機關陳情，經辦調查方承諾此後加班依法規定，但事後食言。屢次協調無一例外，該廠之工會乃依工會法規定執行職權，告示同僚今後未有工會通知，不必加班；而且每月加班最多四十六小時。（工會法、工廠法規定）。翌日，三位工會常務理事遭受非法集體解僱（工會法對常務理事有其保護的規定）他們家有妻子兒女，即陷於斷炊困境，於是向能夠陳情的地方（從中央到地方）陳情，都沒有得到結果，最後由於台灣省總工會表示，將發動全

台灣地區勞工們拒購味王一切產品，非法加班問題才得到解決，他們也都復職。要是陳情有效，味王的勞資糾紛，一開始就可以得到解決。

還有報紙未能充分讓讀者享受知的權利，又不能客觀地反應勞工的情況。例如，年初高雄縣有三家工廠，都各相繼解僱近百勞工，其中有一工廠勞工，携兒帶女到工廠門口靜坐，希望資方因看到他們失業家裡大小無法生活，良心發現給予復職的要求。這一件事，本人在台北市只看到有一家報紙報導。

這些事實都可說明，台灣的勞工從來就一直處在言論管道阻塞的情況，他們有話沒地方說，有問題無處申訴，他們絕非無意見的一群。由於言論管道阻塞，所以，他們的權益自然得不到充份保障。

言論自由 在社會發展的功能

言論自由的基礎在於民主，而且是衡量民主的指標。同時，佔台灣地區就業人口百分之四十二的勞工，若不能享受完全而充分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的權利，社會要健全發展，安和樂利社會要實現，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為了社會發展，要把台灣建設成爲一個更好的社會，必須要使人人都能享受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在社會發展的功能有：

1. 確固共識；台灣地區上下，全民要有共識，捨

言論自由那能共識，縱有共識，又怎能鞏固。而共識則是促進社會健全，合理發展的心理基礎。

2. 促進民主；我們的社會是民主社會，而衡量民主的主要指標之一則爲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生活絕不能缺乏的必要條件。再者，言論自由可讓執政者瞭解人民的需求，因而可據之以實施合乎人民需求的政策；同時，言論自由可使人民用以監督民意代表，是否真正爲民舌喉，替選民爭取福利。

3. 保護人權：言論自由質上也是基本人權之一，但可用於保護人民擁有的一切人權。人民的人權遭受侵犯、蹂躪，有了言論自由，則可揭發，以謀求解決而得到保障。

4. 維護人性尊嚴：人性尊嚴不容隨便而任意傷害，這也是基本人權之一，否則便失去人的價值。要充分維護人性尊嚴，言論自由是重要工具之一。

5. 發展潛能：人生而具有的潛能，只有在自由的環境包括言論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發展，言論不自由，怎能使學術充分交流，怎能無所顧忌表示意見；結果，所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可貴資源的潛能，只有侵蝕殆盡，與草木同腐。潛能在言論不自由的情境，猶如活魚在死水池裡，化歸於無。

總之，言論自由，有其功能也有其無法否認的重大作用，這不僅對個人，對社會，民族、國家都是如此，我們人人都應維護已有的言論自由，並且提昇言論自由的境界。

《上接第74頁》

。我只希望部份文藝界的人士，揚棄己見，不要以扼殺他人的成就，來穩固一己的地位。文學就像一個大花園，應該開各式各樣的花，只能開一種花，必然使花園聊無生氣。」

後 記

本專題策劃之初，原本打算分兩部份。第一部份訪問王默人先生，第二部份訪問日據時期工人作家柳塘先生，請他就當時的工人狀況發表看法。未料前去採訪時，柳塘先生表示當時他年紀還輕，並在較為保守的「新生報」工作，因而對工運之事所知甚少，經過一翻謙虛地再推辭之後，他熱心地幫忙打了幾通電話，

欲聯絡幾位較熟悉當時狀況的人，為本刊讀者談談日據下台灣勞工奮鬥，抗爭的事蹟。然而，幾通電話聯絡下來，柳塘先生很感慨地表示，這些朋友都很想帮忙，只是他們也同他一樣，對當時的狀況不是非常清楚。他在我臨走之前，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當時較瞭解勞工狀況的人，就我所知，大部份都過世了，你們年輕人有心做這段歷史的整理，非常難能可貴，不過恐怕會有困難……」聽完柳塘先生這句話，筆者心中有一個想法，盼望關心台灣前途，並對整理這段歷史有心的年輕人，多方匯聚心力、廣蒐資料，將這節被腰斬的根如實縫合起來！

王永慶 「愛心事業」 的另一面

一林口長庚醫院清潔工集體罷工事件始末

□陳莫愁

罷工的導火線

四月十六日上午，林口長庚醫院發生女清潔工集體罷工，強烈抗議院方管理人員刻薄態度，及長期的剝削她們的權益。這是繼去年夏天，長庚醫院交通車駕駛員集體罷工後，醫院員工再度發生怒吼！

這座台灣頭號資本家王永慶自喻為「愛心事業」的長庚醫院，以其嶄新龐大的建築，矗立在林口台地上。據悉，該醫院是近幾年來台灣醫療界矚目的焦點，外賓參觀、醫學觀摩幾乎終日不斷。

然而人們無法想像，在這美譽與榮耀的背後，在長庚醫院氣派的建築物裡，卻有一百四十餘名卑微的女清潔工，像虫蛆一樣活在沒有陽光的角落裡。這些人，王永慶看不到，外賓也看不到；因為每當王永慶駕臨，或是外賓來訪時，這些被稱作「阿嫂」的清潔工人均需迴避，醫院管理人員告誡她們，由於她們的外表衣着和低賤的工作，有礙整座醫院的觀瞻，因此，每當大人物來訪，她們就像老鼠躲貓一樣，急忙找個陰暗的角落藏起來。

她們這樣忍辱、卑微的工作，像台灣鄉下常見的

婦女一樣，懼怕權勢，沉默而老實。

可是這次，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她們忘記害怕，一改以往隱忍溫馴的性格，起來與依恃強權的醫院管理人員對抗呢？

一位「阿嫂」情緒激動的說：「我們忍受、積壓的怨氣，不只到了喉頭，而是淹過了鼻孔，簡直就是逼我們去死！」她們表示，引起集體罷工的導火線，主要是管理人員對她們工作調配不合理與不近人性！據悉，長庚醫院每層樓共分四個區域，由十個「阿嫂」負責打掃。但是管理人員認為她們工作量太輕，遂削減人員，輪調部份「阿嫂」到戶外從事男工做的種樹、鋪石等粗工，而使她們工作量激增，身心無法負荷。四月十五日，管理處更下了一道命令：自四月十六日起，每層樓由一個人負責送倒垃圾。阿嫂們表示，每層樓一天至少有三十袋以上的垃圾，每袋垃圾約三十公斤。以前管理處規定，每層樓可由四個人負責送垃圾到垃圾場，阿嫂們說，由四個人送倒，每個人平均要負責八大袋，二百多斤，大家已經疲憊不堪，尤其必須推過一段約五十多公尺的斜坡，常使一些體力較弱的阿嫂臉色發白，幾至昏倒。

但是，醫院管理人員卻說，那麼多人送垃圾下去

，浪費人力而且「給她們聊天摸魚的機會」，於是公佈自十六日起，每層樓只能由一個人去倒垃圾。如此一來，負責倒垃圾的阿嫂，必須獨自將一千斤的垃圾，推過五十公尺的斜坡！

這道命令終於使向來忍辱沉默的阿嫂們，爆發了強烈的抗議！她們說，這些管理人員是「坐着不知站的人苦」，根本是在壓榨勞工、虐待勞工。

長期的壓榨與凌辱

然而，倒垃圾事件只是導火線。長久以來，院方對她們的壓榨、予取予求，更不知凡幾。

據瞭解，林口長庚醫院裡的一百四十幾名清潔工，完全沒有勞保！而且三年前，將她們與醫院的僱傭關係，非法改為承攬包工制，也就是說，她們完全無法享有醫院員工的福利——包括退休金、資遣費，甚至是過年過節的香皂禮品。

另外，她們每月規定只可以公休四天，除此，國定假日不休息，請一天事假扣一千二百元，病假扣七百元，喪假很難獲得批准，而女性亦沒有請產假的權利。同時，管理人員對待這些阿嫂們，也極盡刻薄之能事，常常利用其職權，隨意調動工作，加重工作負荷，並且以扣錢扣分威嚇、打擊她們。

阿嫂們表示，她們每個月領薪水，總會發現被扣了三、四百元至七、八百元不等，扣錢理由從未書明，而她們也永遠無從得知為什麼被扣了錢？以及這些錢都到那裡去？

其他瑣碎零碎的規定，諸如上班時間塑膠手套必須連帶八個小時，否則視同偷懶，扣分處分。又如下班後不許在醫院洗工作服，上班時間內阿嫂不許說話、打招呼……。

這些關乎權益、自由、人情等等，阿嫂們並不懂得爭取，被剝奪了，她們也無可奈何的忍下來。然而，她們最不能忍受的，是院方管理人員不拿她們當人看，完全漠視她們的尊嚴，侮辱她們的人格！

她們特別指出，管理處總務課長蔡連福及蕭壽祿班長，簡直把她們當牛馬、奴隸看待。

蔡某、蕭某均是三十出頭年紀的年輕人，他們的行為、言詞，常使一些識字不多、年紀老大的阿嫂們百思不解：「伊書唸到那裡去？專學來對付我們這些老婦人？無用的人才這個樣子。」

據阿嫂們表示，蔡連福曾經明白的對她們說：「妳們做這些低賤工作，就自己認命吧。」他對這些清潔工的吆喝，就好比吆喝一條狗一樣，動輒就是「別說了，中午給我到辦公室來……」。而阿嫂們更親耳聽到他與蕭班長的對話：「走，好好操練她們，三天內把她們修理得亮晶晶的！」

——「我們真想問他究竟還有沒有一點人性？阿嫂們中年紀大得可以當他母親的多得是，他卻那樣傲慢和惡劣！」

即使在四月十六日，面對百多位阿嫂群情激憤，欲集體辭職之際，蔡連福仍高傲得不可一世，踏進會議室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有多少人不做了？不做，沒關係，我課長來做！」

聽阿嫂們陳述她們所遭受的種種欺壓、侮辱與剝削，真使人無法想像和忍受。但是，她們說：「為了護孩子多受點教育、多唸一些書，將來不再吃這種苦，我們才一直忍耐着，不然，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要受他這種凌辱？」

長庚醫院的安全系統，龐大而穩固





這一趟垃圾至少三十公斤，院方命令以後只許一個人推送，一天三十二趟，重量超過一千斤。

然而，她們還是忍無可忍，四月十六日的罷工事件，雖然不完全成功，但是，至少讓長庚醫院當局明白，把人民逼得沒有路可走時，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王氏企業爲富不仁

在採訪這個罷工事件過程中，我們發現幾個問題，不能不提出來檢討：一在王永慶的關係企業中，爲逃避將來勞動基準法的適用，改「僱用」爲「承攬」，已不只是內政部長林洋港說的，只是勞工之揣測而已。至少林口長庚醫院裡的一百四十幾名阿嫂，早在三年前就被神不知、鬼不覺的變更爲承攬工了。

惟將不定期契約工改爲承攬外包工，對勞工權益損害既深且鉅，前面提到長庚醫院的清潔工人沒有勞保，不能享有該院員工福利，將來沒有退休金等等，即是因爲她們的身份爲承攬工，而不是僱用的不定期契約工。

今年二月，台塑關係企業台灣化纖公司彰化廠，又企圖將一千二百多名不定期契約工改爲承攬外包工，經台化公司員工賈洪洲等人陳情，及立法委員蘇秋鎮之向行政院質詢，才使其計謀未能得逞。

然而，台化事件的受挫，並未終止王永慶設法改變僱傭關係的意願，就在四月十六日，林口長庚醫院洗綢課，又有兩位女士被強迫變更爲承攬工人。其目的與宗旨不變，但在手段上卻化整爲零，掩人耳目，台

化公司變更僱傭關係時，係大批作業，因人數衆多，群起喧然而致輿論重視，現在化整爲零，慢慢蠶食消化，而其意圖終究不變。

王永慶是台灣的頭號資本家，台塑關係企業工人將近三萬人，他爲了逃避將來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竟使出這等手段，欺壓勞工，其爲富不仁的心態可見一般！

林洋港助紂爲虐

除了對王永慶的聲討之外，我們同時要追究內政部長林洋港對立法院所作的不實答覆：

按，林洋港答覆立委蘇秋鎮質詢全文如下：「有關台塑企業彰化市台灣化學纖維公司員工賈洪洲等人陳情案，前經內政部以七十二、二、四，七十二台內勞字第一二八八二二號函請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查處，經彰化縣政府邀約該公司產業工會幹部，及洽詢該公司主要幹部得知該公司尚未發生有關解僱、資遣或改變僱傭契約之情形，僅係部份工人揣測之詞。內政部爲確保勞工權益，當督導當地主管機關繼續嚴加注意，督促該公司依照勞工法令有關規定辦理僱用、解僱、退休、資遣等事宜，避免發生勞資糾紛，藉以安定社會秩序。」

然而，早在林洋港答覆之前的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由台化公司林赫廣簽署如下的高階層告示

文：「為避免影響各公司契約工改為承攬工作業之進行（契約工全企業共一二六六名，一旦有發給資遣費之例，難免群起要求）擬在以下二條件下，准予發給慰問金：①離職後不得再予承攬工或其他身份入本企業工作。②發給時間儘量延後至契約工改為承攬工作業完成時。」

——這豈只是部份工人揣測之詞而已？對於林洋港這種事前不採民情，事後不做補救，又做不負責任的質詢答覆，我們一定要追究，怎可讓四百萬勞工的權益，讓他如此信口開河的放掉？

勞資關係的重大隱憂

其次必須檢討的是，處於資方與基層勞工之間的工廠行政人員，如課長級以上的職員等人，他們的立場和心態。

在林口長庚醫院阿嫂的罷工事件中，我們痛心的發現，這些坐在辦公室裡的行政人員——尤其他們普遍都是知識份子，並未意識到本身亦是受僱於資方，亦是廣義的勞工，他們非但不能公平地替勞工爭取權益，或以和善的態度相對待，反過來卻倚仗權勢，作威作福，欺壓工人，如蔡連福、蕭壽祿之流。——真

在洗滌課操作大型機器的婦女。



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此外，許多大資本家手下的高級知識份子，都絞盡腦汁替老闆設計剝削勞工的技倆，以為自身進階爬升之依據！（否則，將不定期契約工改為承攬外包工，是怎麼來的？）——我們希望這些知識份子，能夠盡量去影響資本家，使資本家重視勞工的權益，而不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不然，將來歷史算起賬來，這些知識份子當與為富不仁的資本家同罪。

第二，處理勞資糾紛的過程，應該有正常而健全的方式。——幾乎如出一轍，每次發生勞資糾紛事故，有關單位一定要把它渲染成政治治安之類的問題，這種情形，在王永慶的企業更形顯著而恐怖。以採訪「阿嫂」罷工事件為例，從我們踏進長庚醫院大門開始，安全人員即寸步不離的尾隨其後，而且每個角落、每個部門，均佈署着安全人員，使得採訪工作進行困難。我們可以感覺到，長庚的情治安全系統堅固而龐大！因此，整個罷工事件至最後便被瓦解分化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到王永慶企業經營的意識與心態，同樣也看到勞資關係重大隱憂；除非將勞工問題，還原至正常的型態與面貌，否則台灣的勞工永遠掙脫不了政治糾結的束縛與壓制。

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頁 !!

關心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歷史
的知識份子，不可不讀——

李南衡 編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 | | |
|------------|-----------|
| 1. 賴和先生全集 | 4. 詩選集 |
| 2. 小說選集(一) | 5. 文獻資料選集 |
| 3. 小說選集(二) | |

出版／明潭出版社
訂價／國內新台幣1250元
國外水陸美金50元
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國民黨的 「指導綱要」

■周明杰

一八八五年五月一日，美國全國工人為爭取三制，全部停工示威遊行，標語是這樣的：

「我們從今而後，無論那一個工人，不可再作八小時以上的工作！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

到了五月三日，又再度發生衝突，警察趕至工廠開槍射死不少工人，群情激憤。五月四日，聚集開會的罷工群衆又被炸彈和槍彈射殺許多，會中重要工運領袖慘遭逮捕，被判絞刑、終身監禁等。遇到絞刑命運的斯派哀思就刑前如是說：「我們在墳墓中沉默，比我們的演說更動人的時候到了。」另一位工運領袖派森就刑前的呼聲是：「讓民眾的呼聲，遍及人間！」

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議決，以五月一日為世界勞工紀念日。

一九八三年，近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國民黨的「五一勞動節指導綱要」這樣寫着：「宣揚本黨及政府實行三民主義勞工政策，健全工會組織，保障勞工權益之成就。」這又是國民黨的心態了！「本黨」甚至是比「政府」更優先重要的。而原本應由勞工自行組織、活動、慶祝的勞動節遂成為宣揚「黨」德政的方法之一。

慶祝原則第一條開宗明義寫着：「慶祝勞動節，各地公會本普遍、熱烈、節約原則，由有關黨政機關輔導舉行……」

事實上，這一份指導綱要本應是中央指示各級黨部的重要性文件而已，但是却也明晰地顯示出某種黨政不分的心態來。而且這綱要首先送及各縣、市和產職業各級黨部，再由此轉送各省、縣、市的各級工會，指導他們去進行。由此一指導途徑，即可見出黨控制工會的脈絡。

再看看模範勞工選拔辦法及籌備審查單位，其事實就更清楚了。

省的籌備單位計省議會等八個，而黨部卻已佔了

四個：省黨部、生產事業黨部、公路黨部及鐵路黨部。全國籌備會的指導單位則共計內政部等十二個，而黨部便佔了八個（佔三分之二），計有：國民黨中央社工會、北市黨部、高雄市黨部、救國團、警備總部，公路黨部、國民黨中央文公會、電信黨部。

至於審查單位，也約莫與此雷同，無太大差別。這樣的方式將會選拔出何種模範勞工便可想而知了。據傳每年的模範勞工都是極其乖順無言的辛勤勞工，這仍是值得欣慰的事。然而，當人們辛勤勞苦竟至於天天加班到十幾小時而不生怨言反抗時，其乖順是否值得稱為美德而加以褒揚，是頗令人懷疑的。有時太乖順了，甚至要任由老板加以壓制強迫而勞動得牛一般的辛苦沉默，那麼，以這些沉默的汗水和健康為代價，去換取模範勞工的那一紙獎狀，代價未免太大，太不值得。

從而也令人反省到：模範勞工應該是爭取三八制的工運領袖呢？還是那些沉默地操勞，任人役使的工人呢？作為選拔基礎的縣市各級工會既已飽受政治的控制，對模範勞工的定義自有一定的限制。雖說是「選拔」，然非經由工會會員來推舉的民主方式。是以，無論就工會的功能與目標，或就勞工權益之保障與爭取而言，推動工會之民主化、自主化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傳說一個母親在懷胎時，因補殺一隻穿山甲而生下了一個像穿山甲的女嬰……

「穿山甲人」

為您報導了-----

馬來西亞身罹絕症的華裔女子張四妹的傳奇故事，附有圖片八頁。

四季出版公司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定價：新台幣100元



礦工風波

——台陽煤礦「拒絕入坑」風波始末

■文・圖・穆無歡

今年三月下旬，我們終於在一下子國內，一下子國外，一下子談判，一下子妥協的紛爭喧鬧聲中，得到了一個令我們難以相信的事實——國內油價下跌了！

但是，正當我們在遭受好幾年經濟不景氣迫害之後，稍稍能舒口氣的當兒，卻有一群胼手胝足，生活得比我們更辛苦，却工作得比我們更勤奮的人，在這次「舉國騰歡」的事件中，不幸地扮演着悲劇的角色。

他們是一群礦工，在台灣成千上萬的礦工當中，他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屬於台陽礦業公司的菁桐、五坑、三坑、文山等礦場的礦工們。這幾個礦坑都位於台北縣平溪鄉；這個素有「煤礦之鄉」美譽的地方

，主要的煤都產自這幾個礦坑。其他像三功、新平溪、大革、台和、慶和等幾個坑的產量，規模都無法與之相比，甚至台、慶坑還因為產量太少而停採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適逢此次石油降價，國外進口燃煤也一樣降價，打擊最大的應該是那幾個私人小礦坑才對。但小礦坑沒做任何表示，屬於台陽大企業的幾個礦坑，卻利用這個機會剝削員工，順水推舟的減薪百分之二十，鬧得工人們人心惶惶，終於爆發「拒絕入坑」（不是罷工）的事件來。

事情發生在三月底，那天是三十號吧！菁桐煤礦的礦工們一大早趕到礦場，入坑之前許多人還在盤算着這兩天應該發薪了吧！

「幹伊娘！伊也真敢死，過新曆年到現在只發半個月薪水，這兩天若不再發，我就把老婆孩子都帶來，看經理怎麼辦？」有人開始發牢騷，這幾個月來，幾乎每次入坑前，都有人在發牢騷。

「幹！冤在那裏不滿，沒錢少跑兩趟『卡薩間仔』（妓女戶），不就成了。」有人調笑着。

大家你一句「幹」！我一句「操」的，還是高興興地向電氣室領了電池，戴上安全帽，搭着煤車入坑了。

他們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五、六個鐘頭，出坑時每個人全身都沾滿煤屑，筋疲力盡的只希望趕緊沖個熱水澡，突然有個人指着浴室入口處左側牆上的佈告欄咆哮着：

「幹死伊娘！這是什麼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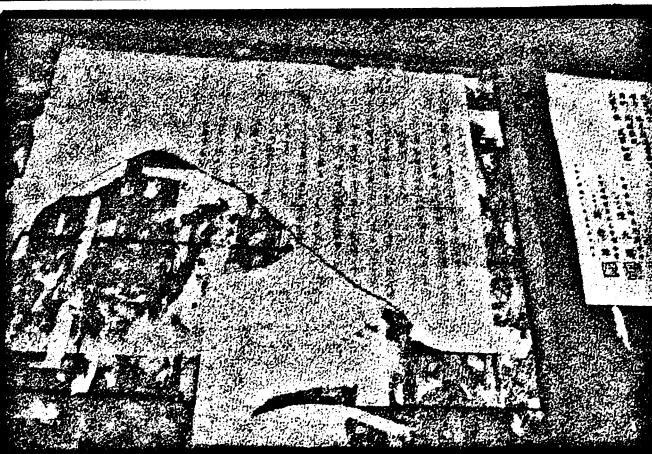
「怎麼啦？」許多人圍了上去。

「你看！你看！幹死伊娘的！三個月薪水沒發，現在竟然還要減薪，伊那些人的心肝都給狗呷去了！」

礦工們都圍了上來，搶着看佈告欄上的「通告」，大意是說：

由於世界油價下降，進口煤炭的價格也跟着下降，國內自產煤也準備在七月一日起降價，這樣才能跟進口煤競爭，公司為了生存，希望每個礦工們共體時艱，從四月一日起，工資減薪百分之二十………。

**拒絕入坑—
不是罷工的罷工**



被憤怒的工人撕毀的「減薪」通告。

這簡直是晴天霹靂，原來搶着洗澡的人也都紛紛跑了出來，大家呆站在一起。

「怎麼辦？」「怎麼辦？」

「幹伊娘的！賺一千元就要減二百，叫我們怎麼生活？」

大家亂哄哄吵成一團，不知所措。

「好啦！好啦！別吵了，咱現在要團結才對，我們要去找總經理談判！」有一位採礦指導員，也就是「領班」站出來說話。

「對對！我們派個人找總經理談判！」

他們很快的選出代表，到辦公室去找總經理，才發現總經理根本不在，他們澡也不想洗了，就污黑一身，站在辦公室外等總經理回來，結果等到辦公室裡的人都走光了，總經理都沒回來。

卅一日，他們雖然滿腹怨怒，仍然照常上工，總經理仍避不見面，工人們愈加激怒了，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協議第二天，也就是開始減薪的四月一日早上按時前來上班，但拒絕入坑工作。

第二天他們仍一早就來了，卻沒有人入坑工作，許多人都以為這一招必然奏效，結果總經理雖然來了，卻坐在辦公室，不肯出來向礦工們解釋「為什麼要減薪」。

「我覺得這個減薪的理由太荒唐了。」指導員之一的阿安仔說：「如果真要我們『共體時艱，以求自救』，那也不是現在啊！煤炭明明要到七月一日才降價，我們卻從四月一日就要減薪，這是什麼道理？我們只要求總經理出來向我們解釋為什麼？他卻不肯，我們誰還有心情工作？」

「伊根本就是欺負咱這些做工人嘛！明明就是欺負我們沒讀書，不能坐辦公室嘛！」另一位礦工阿和接着說：「要減薪每個人都減，我們也沒話說，那有只減我們這些拼性命，不知何時在坑內死的歹命人？」

反而那些坐在辦公室呷烟看報紙吹電風的人一毛都不減，他們明確是欺負我們嘛！我們連青桐、五坑、三坑、文山四個坑的生產工人全部加起來也只有一百多個，那些坐辦公室就有四百多個，伊們那些人每天呷烟看報紙，全部要我們養，公司當然不賺錢（其實賺不賺錢大家心理有數），現在我們減薪，他們不用減，天下那有這款欺負人的！」

四月二日，情況仍沒有改善，大家寧願靜坐，也不願入坑，有些人看丁字鎬銹了，忙着上油。

礦工的收入表面上看起來很多，每天一千多塊，許多人眼紅，但他們都沒想到礦工的艱苦。何況，就是不論艱不艱苦，每天做的錢也不能全部都領到，一下子扣勞保，一下子扣員工福利（但有誰看到員工有什麼福利？），另外還要扣充電的電費，再加上生產工具都要礦工自己買，一把丁字鎬五、六百塊，鑿子一把也要好幾百，這些都是消耗品，每個月扣東扣西的，所剩已不多了！

資方的陰謀

出了坑，趕緊洗個澡吧！



謝謝

臺灣教育基金會典藏

四月三日，礦工們繼續「拒絕入坑」，資方仍按兵不動，不過卻放出風聲說：如果覺得凍薪不合理的，可以離職。

「幹伊娘，伊們想得真妙，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把我們趕走，又不用發遣散費，更省掉一筆退休金，幹！天下那有那麼便宜的事？」另一位指導員罵着：「我早就看出來他們的『陰謀』，不久以前他們把工資的計算方法從一煤車多少錢改成挖一台尺多少錢，我就知道他們的『陰謀』了。像青桐這樣從日據時代開挖到現在的老坑，已經很不好挖了，偶爾給我們找到一塊蘊煤多一點的地方，多賺幾塊錢，他們就不高興，就要改成算台尺的，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只不過拼死我們這些做工仔！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只是拼命探坑，挖到好煤都不要，反正是算挖幾尺，又不算挖幾車煤，那損失的是誰呢？」

「不管怎麼說，減薪實在太過份了。」一位將近退休的老礦工也說：「這兩年經濟不景氣，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礦方就曾以這個理由屢次慢發薪水，到現在已經積壓了三個月了，今年的年連我們都不知道怎麼過的，大家也沒講什麼話，如今又要減薪，又要

我們走路，這算什麼？」

四月四日，勞資雙方都不讓步，雙方就同往日一樣堅持到太陽下山。

四月五日是清明節，往年礦工們大都是下了工才去掃墓，因為休息一天就一天沒有收入，誰也不願少賺一天的錢。但今年卻不同，許多人一大早就帶著家人掃墓去了。近中午時，礦坑前才出現一些掃完墓的人，他們開始憂慮起來了。因為這些日子一直都是陰雨綿綿，坑裡那麼多天沒人進去，很容易出問題，如果資方仍不肯讓步，一直堅持下去的話，堅持愈久，就愈沒人敢入坑，到最後每個人都失了業，家裡的老婆孩子怎麼辦？

四月六日，許多工人們的心意都動搖了，並不是他們不團結，或是向資方屈服，畢竟有許多礦工一家人都靠他上工，而且資方又放出風聲說：如果工人們不肯入坑，他們也不勉強，到最後只好棄坑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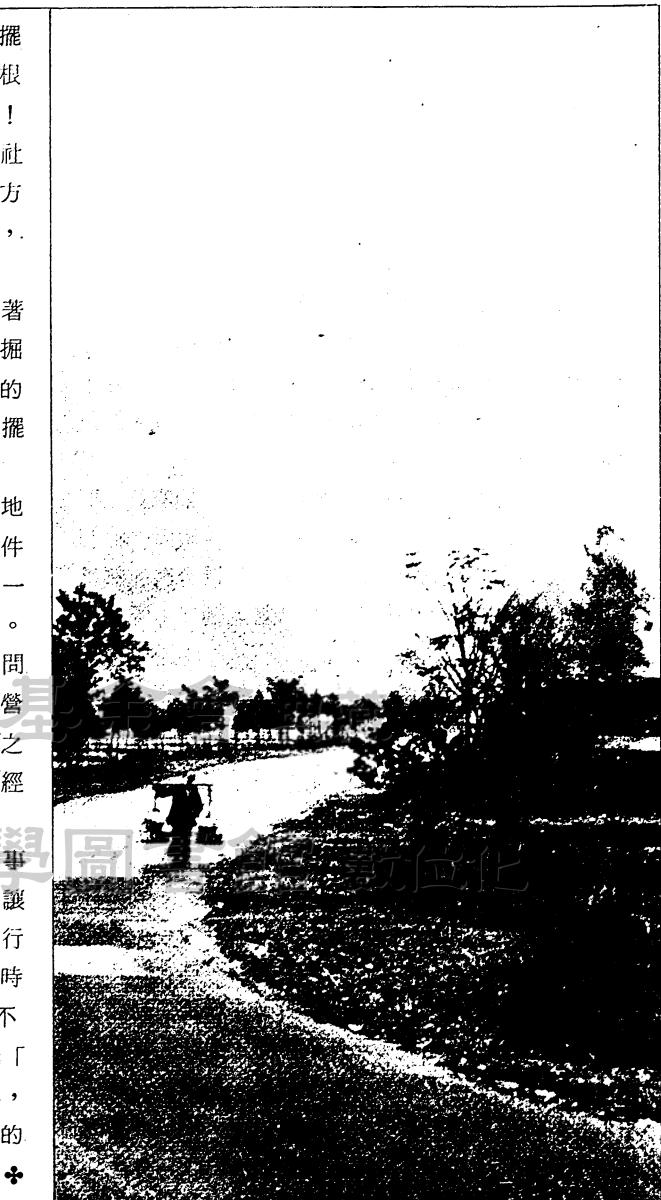
悄悄發生，無奈地落幕

工人們到了這個時候，幾乎無力抵抗了，唯一擺不下的就是「面子」，儘管他們輸了，也不能在礦方根本還沒出面，只放一些風聲的情形下就舉手投降吧！果然不久之後，平溪鄉鄉長、主任秘書、民衆服務社長、協調委員會會長都來到了。他們當然是代表資方意見，雖然仍是老一套，但總算給了礦工們下台階，大部份的人都點頭答應，明天一早準時入坑。

四月七日，礦工們回復往日的生活，他們埋怨著、憤怒著、但仍得再低著頭，屈著腰，胼手胝足的掘進，開採，運煤。他們仍冒著危險為不斷打擊他們的工作，就像一個悲劇英雄，永遠無法掙脫命運的擺弄一般……。

這場「拒絕入坑」的風波悄悄發生了，却無奈地落了幕。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報紙隻字不提這個事件。一直到了四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第七版才刊出一則專稿，裡面只提到台陽文山礦場發生了勞資糾紛。其實不只是文山而已，台陽所屬的每個礦場都出了問題。另外這篇專稿從頭到尾只提業者的「隱憂及經營上的苦衷」，不但不認真探究礦工們的困境，言下之意似乎還認定這次勞資糾紛的起因完全是業者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才出此下策……。

如果我們認真的思考，很容易就會發覺在這次事件中，無論礦方站在多麼「有利的」立場，仍很難讓礦工們諒解為什麼減薪的只是勞動生產者，而事務行政者卻絲毫不受影響。另外像礦工們「拒絕入坑」時，資方的態度，更是置工人們生活於不顧，不由得不讓人懷疑這中間每一個緊扣的環節，都是資方事先「設計」過的，而最終的目的不是要工人們自動離職，省下遣散費及退休金，就是要迫使工人們接受減薪的政策……。



沒你的夏天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為你也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為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 —陳映真

- 林華州／澳南悲歌／定價80元
- 詞澈／土地，請站起來說話／定價80元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戶口名簿／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 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海員的遭遇說明了什麼？

■ 王嘉生

在一些無視現實、專事作夢的騷人墨客筆下，水手生活真是浪漫到了極點，其漂泊海上、遠離妻兒，簡直成為天底下最美麗的事。可是現實的真像呢？至少台灣數以萬計的海員不是這樣的；他們擁有的絕不是浪漫情事，而是面對航海商剝削的殘酷事實，以及毫無保障的現實生活！

據瞭解，台灣的海員絕大部份屬於外僱船員。所謂「外僱船員」，即受僱於外國船公司；然而，他們與外國船公司的約僱關係，卻又完全透過台灣的航運公司牽線，由台灣各個航運商聯合組成的「外僱會」統籌辦理。

外國船公司與海員的約僱關係，僅限於船上，下了陸地之間毫無責任、義務可言，而台灣的航運商與外僱船員又無任何主僱關係，根本談不上保障他們的生活與權益！

有鑑於台灣海員面臨的困境，專為保障海員權益的「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簡稱 I T F），特別針對台灣的狀況，實行許多措施：譬如澳洲的 I T F 即硬性規定，凡台灣的商船航至澳洲停靠，每一航次必須扣留二百美金的航運費，做為船員的職工福利金。

自民國六十二年開始至今十年間，澳洲的 I T F 共為台灣船員爭取了七億元的福利金。這筆款額是由 I T F 直接匯給中華民國海員總工會，用以推動海員福利措施。依據理法，這筆經費由海員總工會管理運用；實則不然，為了管理這筆錢，有關單位特別成立「中華海員福利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其組織成員包括由台灣航商老闆組成的「外僱會」、中央黨部社工會、航運事業黨部、海員總工會等。而十年來，船員福利未見改善，七億款額也不知下文。

除了權益、福利毫無保障之外，台灣的船員更受盡航商的剝削。根據 I T F 的等級標準，台灣的商船船員每月薪資應為八百美元，但是，絕大部份的船員，每月領到的薪水卻僅在 I T F 標準的半數以下，約三、四百美元左右。

這種嚴重殘酷的剝削，使得船員非常憤怒，因此常有船員當船隻航行到工會組織較健全的國家（譬如澳洲）時，即向當地的 I T F 控告台灣的航商未依世界 I T F 的薪資標準規定給付船員薪資，嚴重剝削船員的工作報酬所得。I T F 在接到控訴以後，便通知船公司，指令船公司應在當地港口全部補足船員被剝削的薪資，否則由 I T F 向當地政府機關申請扣船作為抵押，不准繼續開航。

台灣的船公司接到 I T F 的通告之後，也只有用電匯將所欠薪資寄予當地的 I T F，再由 I T F 悉數發給船員。

然而，好戲在後頭，當這些船員拿回了應得的薪資興高采烈的回到基隆港、高雄港時，船老闆早已會同治安單位人員，在碼頭等候他們了。

當這些船商老闆將錢電匯出去的同時，他們亦即向治安單位告發這批船員違反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准工人罷工的規定！

於是，船員從 I T F 處爭取到的薪資一下船便又收回去了。而且每個參與控告船公司的船員，均被警備總部約談，然後「視情節輕重」，有的給予停航一年、二年、三年的處分，有的乾脆將其航行執照吊銷，一輩子不許他們再上船。

據悉，船員因控告船公司而被警總約談的事件，層出不窮！直至這一兩年才稍為減少，而減少的原因，不是船公司改善了，而是船員競爭太厲害，目前中共有一萬多名船員從事商船服務。因船員人力劇增，船員們為保住飯碗，再不敢冒着被砍頭的危險去爭取權益了。

然而，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水手生涯絕不浪漫，他們受盡剝削，毫無保障，他們的生活是辛酸血淚疊成的！

而從船員的遭遇裡，我們更看到了國民黨政府與資本家航商，如何緊密勾結，欺壓船員勞工！

工業升級與勞工權益

■陳芳

所謂「工業升級」，即是從勞力密集工業，變成資本技術密集工業。

台灣的經濟欲突破現階段發展的瓶頸，並從開發中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工業升級是非走不可的途徑。以往台灣的工業一直是勞力密集工業，諸如紡織業、塑膠業，以及大量的加工出口業等。這些工業曾經推動台灣五、六〇年代的經濟發展與繁榮。

然而，到七〇年代的今天，面對鄰近的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勞工密集工業的挑戰、競爭，台灣現階段的工業型態已然走向一個死胡同。

勞力密集工業的特點是工資低。而目前台灣的工資皆比韓國、中共、東南亞這些國家高。（工資高低的算法，係根據工人薪資與其功效率的折算，譬如同樣一天領二十元的薪資，甲可以生產十件成品，乙僅能生產八件，即表示乙的工資高於甲。台灣因工廠作業與管理問題，一般效率不如韓國、新加坡等，相對的工資即高於他們。）工資高，反應於成本，即無法與他國競爭市場，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

這個現象與一九五〇年代的日本情況相同。二次大戰後，日本採取勞力密集工業與資本技術密集工業均衡發展政策，然而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由於日本的工資高於台灣、韓國等競爭國家；於是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特別是五〇年代進入六〇年代期間，日本即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工業，而完成工業升級之目的。

據悉，近年來政府當局的政策，亦致力於完成工業升級；而有所謂發展「尖端工業」、「策略性工業」等口號與決策。

姑不論這個「尖端工業」、「策略性工業」究竟賣着什麼膏藥，及其對台灣經濟、工業發展所可能引發的正負面影響，然而，有一點我們必須特別提出來強調：當政府致力於追求工業升級的同時，不要忘記協助政府完成工業升級的數百萬勞工的權益！

學者們指出，工業升級面臨的三大問題是資本、技術及勞工權益。

就資本家而言，台灣大資本家不乏其人，問題在於其投資意願。因此鼓勵資本家投資，是工業升級中政府與資本家合作、溝通的重點；再不然，政府亦可

採行中鋼公司模式，發行公債累積民間資本，以解決資本來源的問題。

而技術問題之於台灣；亦不是困難之事，台灣目前的精密技術教育，足可應付工業升級的人才所需，同時，只要政府規劃完善，提供良好環境與就業機會，更可能吸收海外人才回國工作，因此，技術人才的缺乏不是影響台灣工業升級的關鍵。

真正會使台灣工業升級面臨考驗的，還是基層勞工技能教育的能否提昇。

過去由於台灣的工業型態係為勞力密集，勞工本身並無專長技術。因此，當工業型態由勞力密集轉至技術密集階段時，勞工技能的訓練與提昇，便成為工業升級成敗的關鍵所在。

而勞工技能如何提昇呢？以英國為例，二次大戰後，英國高速發展精密工業時，為提昇勞工技能，即全國辦理勞工技能教育，投注相當龐大的心血。反觀國內，當一片「工業升級」口號中，政府對勞工技能教育究竟做了多少配合與努力？

不重視勞工技能教育，而欲完成工業升級，有若緣木求魚，而這也顯示政府與資本家的短視，及其對勞工權益的冷漠。事實上，政府與資本家應該有此認知，勞動力的開發，才是真正促進工業升級的動力，而接受技能教育，亦是勞工應該擁有的基本權益。

因此，當朝野一致期盼工業升級的當時，我們呼籲政府重視勞工權益，別再犧牲勞工、以勞工血淚編織經濟成長的美夢！

我們希望政府與資本家做到以下幾點：

一、改變對待勞工的心態——勞工不是生產的工具，而是生產事業的伙伴，資本家有責任和義務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

二、在技術密集的工業社會裡，勞工的流動率將隨着技術專業化而降低，因此有關勞工法令的配合應儘速建立，以免勞工權益受損。三、我們希望隨著工業的升級，資本家們經營企業的觀念與道德亦能進步升級，確實防範環境公害的發生，不要把台灣搞得污煙瘴氣！這不僅是勞工必須擁有人身安全的工作場所，更是全體人民要求美好生活環境的權利。

工
會

滄
桑

史

■

葉知秋

「工會」在近代中國反殖、反帝的風潮中登上歷史舞台，扮演了轉變歷史的角色；但會幾何時，在今日台灣，它已淪為政治、經濟壟斷勢力的工具。
一部工會滄桑史，
正是一段中國人民的滄桑史！

前　　言

八一年歲暮，世界人權日剛過不久，十二月十三日却傳出波共當局大肆逮捕波蘭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等人，並悍然實行戒嚴，禁止罷工怠工，軍隊接管一切。消息傳來，舉世為之震驚。此間的報紙也大幅地報導團結工聯的組織及其工會運動的歷程。從而生活於此間的人們才開始了解到幾個事實：（一）工人們團結起來並組織工會所形成的力量竟有如此之大，大得令獨裁政權必須以軍隊來大肆鎮壓。（二）波蘭共產黨也僅是戒嚴了一年多，即已引起舉世輿論的攻擊，而此間號稱民主國家的中華民國竟已戒嚴了三十幾年；（三）若能將工人結合起來，其力量必能在民主運動中成為主導力量，沛然莫之能禦。

然而人們也開始懷疑起來了，為什麼生存在蘇聯波共黨政軍諸種壓力下的團結工聯能夠向共產政權發出如此巨大的怒吼反抗，而生活於此間的工會竟而一事無成，無法動彈？波蘭能，我們為什麼不能呢？

事實上，三十幾年的戒嚴體制下，既已禁止工人罷工怠工，等於是削去了工人與資方對抗談判的任何資格與條件，換言之，戒嚴令己然使工會失去力量，工人除了定死在資本家的機器之前外，毫無辦法可言；若有，也只不過是從這架機器移到另一資本家的機器上，否則只有餓死一途。

然而削去了工會的力量之後，台灣仍然籌組了名義上的工會，一來可以對勞工有所交待，亦對世界潮流有所交待，二來可透過對工會的控制，全盤地控制工人的任何組織與活動，並藉此禁止人民籌組工會之可能。也因此使得台灣的工人成為世界上最溫馴最廉價的勞工，從而諦造了「經濟起飛」的「奇蹟」。

為了瞭解工會在此地受控制的情況，及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以下我們準備透過幾個角度來加以探討：（一）工會的功能與目的。（二）國民黨對工會態度的幾個歷史階段。（三）國民黨是如何控制目前台灣工會

工會的功能與目的

工會的起源相當早，可遠溯至羅馬時代乃至於古代的工人組織。但中世紀的同業公會却絕不是工會，那畢竟是僱主們的組織，其性質應類如今天的商業公

會等，是屬於僱主的。

今日的工會，確切地說係源自於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之後。「勞工運動之目的在於解決因產業革命而生的勞工問題，運動者必須壯大其力量，健全其組織，故以組織工會為先務。」（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一般說來，工人之所以必須組成工會，其原因有如下數端：

(1) (1)資本家可以擁有雄財厚資坐以等待，但勞動者不能，他像是一個急於出售商品的商人，而他唯一的商品就是他的勞力。勞力無法出售，即無工資，一家人便無法得到溫飽。

(2)如果工人是單獨一個與老闆交涉，極易處於不利的情況，他既不能自衛，甚至無法與老闆商討其工資與工時，他只有遵從或者走開；走開就是挨餓，挨餓就只有投降，忍受不合理。企業家很容易不要工人，但工人不能不要老闆。企業家可隨時隨地找工人，甚至轉至外國僱來，或以機器代替。但工人要另外找個老闆却不那麼容易，他既不能從國外運個老闆來，也無法以機器當老闆，因為他只有尋求出售勞力，換取工資。

(3)企業家對市場情況瞭解較多，對市場需求及行銷有一套方法，與其它企業家、政治家更極易結合一氣，作成對工人不利的行動與限制，工人則像散沙一盤，其地位極為不利。

然而工人若組織起來成為工會，則情勢將要因此大大的改觀。因為他將以團體去對抗資本家，其談判條件容或可以稍稍地平等一些：

(1)組成團體後，工人便有了拒絕工作的辦法，即在罷工期間，可由於同伴之協助捐助，維持生活。甚至團體若有充足之經費，更可設立失業基金，使因飢餓而投降的情況得以免除。

(2)將同一工業的工人結合起來，團結起來，一齊行動，將可迫使資本家所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工人，而是全體，在談判交涉的條件上較為有利。並且不再有個人工資的契約（那是毫無保障的虛有形式），而是團體的「集體契約」，其力量自然較大。

(3)對於經濟情況的了解，市場的了解，以及行動的步驟將可透過工會的集體討論，甚至聘請經驗豐富的專家作為諮詢的顧問等方式，而使得工人的行動，較少犯錯而慘遭消滅，且力量亦較準確有效。

以上僅就勞資雙方的關係，簡單地陳述工會的必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在北京居仁堂自稱皇帝，改元洪憲。

要性及其功能。至若工會的力量，如何可能轉變為政治力，並廣泛深入地參與政治活動，最終達成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目的，史有明証，無庸贅言，波蘭便是最近的例証。

工會行動的目標

至若工會行動的目標，除了立即的效果之外，亦有長遠的目標，略舉其荦荦大要者如下：

- (1) 諸使資本家承認，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一切關係裡，以及集體協定的簽字，工會是唯一的代理人。
- (2) 維持一種最低工資，即所謂「工會準則」。僱主不得支付低於比率的工資，而工人也不得妥協接受低於比率的工資。
- (3) 強制工人加入工會，對不肯加入工會者，加以抵制；尤其脫離工會的叛徒，更要受到制裁，以維護工會之集體力量。
- (4) 積極的目的：是廢除工資制度及僱主階級，「勞工」將掌握一切的經濟管理。

（以上工會資料，大抵援引自 Charles Gide 著，吳克剛譯，「政治經濟學原理」，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就勞資双方而言，資方擁有資金、土地及機器等，而勞工方面則只有勞力。資方以工資來購買勞力，以生產商品，而勞方只有勞力急於出售。因此勞方與

資方對立時，所唯一擁有的資本就只有勞力了。是以罷工、怠工等方式，便是工人以其唯一的本錢—勞力與資方談判解決問題。

然而罷工却不是最終目的，最後的目的在於獲取工作時間，工做環境，安全設施，工資……等的改善，並改進勞資双方的關係。又因為罷工的同時，双方同將蒙受損失，因此罷工總是最後的強迫性的手段。以波蘭為例，罷工便是要換取經濟與政治環境之改善，而非使社會癱瘓，換言之是一項不得已的強迫性辦法，也是工會可以執行的少數幾個手段之一。

罷工之合法性，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獲得普遍的承認。其功勞或可歸諸當時的自由學派經濟學者（如亞當斯密即是）。他們認為，罷工固然破壞了社會關係，但是既然沒有勞資糾紛的法庭，勞工階層唯有以其自身的力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了。再其次則是法律之緣故。因為僱主們要聯合一氣行動，只要在某人家裡或大飯店房間商量即可採取聯合行動，降低所有工人的工資，但法律却毫無阻止的辦法，政治力亦伸手不及。但工人却需透過團體行動，如召開集會、集體討論、甚至示威遊行等，其行動全部在法律控制之下進行。由此可見勞資双方之不公平。因而西方經濟學者，莫不同意罷工之合法性、合理性。

以上既已分析了工會的功能與目的，亦陳述了工會手段（罷工、怠工等）之合法合理性。以下我們逐一陳述工會在台灣的情況及其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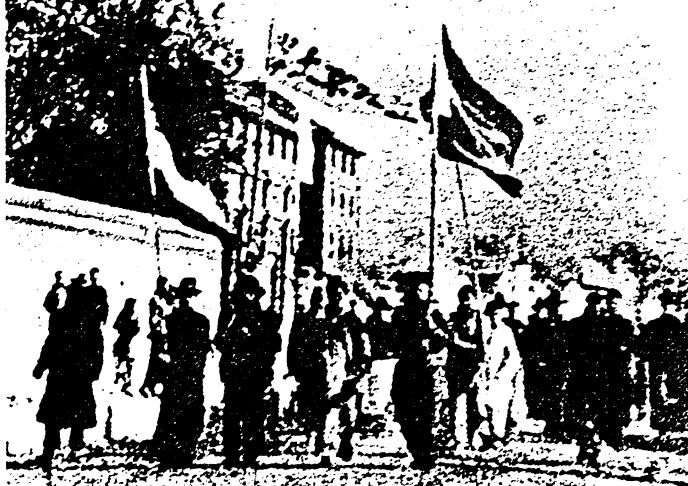
台灣的工會既然備受執政黨的輔佐與控制，因而有必要先說明中國勞工運動的幾個歷史階段，再由此觀察現今對工會所採取的態度，從而了解其控制之方法與途徑。

中國工運的背景與性質

帝國主義的壓迫與 工運的政治化

中國之有真正的受薪階級而本身又不具備生產工具，僅能受僱於資本家的「勞工」，當始於清末鴉片戰爭之後。

鴉片戰爭後，中國陸續因戰敗而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歐美諸資本主義大國正在蓬勃興起，而中國正是其掠取勞力與原料，並大量傾銷的好市場，是以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喊出了「外抗強敵，內除國賊」的口號。

面地齊集在中國的土地上，作諸種侵略。

不平等條約中的賠償與債款，使得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民生經濟為之衰竭凋蔽，因而大量無以為生的人只得走向城市，成為外商工廠內的工人。而「關稅協定權」的設定，「通商口岸」及「最惠國待遇」影響中國經濟更大。關稅協定迫使關稅操之於外人之手，外國遂得以將民生物資大量且廉價地傾入中國市場，而擊潰了中國的手工業、民族小資產階級等。

「通商口岸」則任由外人將機器工廠設於中國境內，任由它榨取中國的廉價勞力，以降低其生產成本，從而更有力量打倒中國的原本經濟，再將貨物全力傾銷於中國這廣大的市場。中國經濟一垮，帝國主義更能控制中國的市場，並且迫使中國農工，毫無選擇地任由其壓榨迫害。而帝國主義恰好在其中獲取巨利，更形壯大。而中國也在這過程中，惡性循環下去，終而淪為次殖民地。

然而帝國主義若光靠經濟力是不夠的，為了壓抑隨時起而反抗的工人，它還需結合政治力（即當地的政權），以互相利用，政權保護其利益，而帝國主義供給它槍砲彈藥以維護政權。

由此種背景看來，中國的勞工運動，本來就迥異乎西方的工運。西方的工人本身只需要對抗本國資本家，但中國的工人却需對抗外國資本家，本國的帝國主義走狗（如軍閥等），以及整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

若欲對抗外國資本家，非解決其背後的帝國主義不可，否則不平等條約無法廢除，中國將永受壓迫。若欲解決不平等條約中國非强大不可；中國欲要强大，則非消滅軍閥割據局面，統一中國不可。因而中國

的勞工運動便面臨三大敵人：外國資本家、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這三者互相勾結，互相利用。

因而，我們不得不說，中國的工運，一開始就飽含極強的民族主義性格，亦含有極強的政治目的。

工運與國民革命

由此種背景與性格延伸而出，中國工運必然地要步上政治的舞台，並在近代史上扮演一轉變歷史的角色。

民國元年元月二十一日，朱志堯、徐企文等人具名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工黨」，並設籌備事務所於上海小西門內中華共和憲政黨內。當時世界各國（包括英國）都尚未有工黨之名，其標誌甚是新穎。其組織係以工人為主，但性質上則仍未脫幫會之性質。後來據其自稱會員達四十萬人，分佈達十六省之廣，但因無明確色彩與號召，終屬枉然，倒喪失敗後便煙消雲散，難以恢復了。

民國元年至七年，雖有鐵路、海運工人之拒運日貨及抵制日貨，以示對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和約的抗議，規模終是極小，不足釀成氣氛。根據民國七年的統計，此年中罷工總數二十五次，而上海佔二十二次。可見在外貿通商口岸，工人已因生活之艱困而開始覺醒起來。

「五四」運動後，新思潮大量輸入中國。社會主義亦以其同情貧苦人民及弱小民族為號召，立時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矚目認同，從而共產主義大量地移植進入中國，並展開介入工會運動之中。

工會在諸種新思潮的衝擊下，紛紛成立，慢慢形成軍閥之外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孫中山先生目睹此一現象，乃有將之化入國民革命力量之思想，亦因此有「聯俄容共」之舉。此一時期（自民八至民十六年），國民黨對工會的態度是積極肯定的，並且極力支持，冀圖將之化為國民革命的力量。

上海婦女在街上舉行示威遊行。



聯俄容共之後的國民黨，大力地從事工人教育，工人運動。當時的工人部長廖仲愷即是社會主義者，亦是聯俄容共的策劃者兼執行者，他甚是同情共產黨，是以其手下如馮菊波、彭湃等人皆是共產黨員。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內的共黨宣布「中華鐵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成立（彼時北京尚在軍閥手中），又組織「廣州工人代表會」。是年五月一日，國父在五一勞動節紀念會中發表相當長的演講，題為「工人救國的途徑」，其中聲言：「中國工人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要提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要脫離外國經濟化的資本家，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只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資，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現場——上海南京路英巡捕房大門。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對工運的認識與態度。

然而隨著廖仲愷的被刺身亡，胡漢民被蔣中正先生派赴日本，國民黨內部亦呈現權力結構的轉變，而蔣中正先生亦在此時，掌握黃埔軍校，而成爲實力派的軍人。此一時期，工會運動亦在全國各地打著「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旗幟，如火如荼地展開。此一時期，是國共合作相當密切的時期，也是工運大肆發展的時期，也是國民黨將工會視為國民革命力量的時期。此期之大事略記如下：

高潮迭起的工運

民國十一年底，京漢鐵路各站成立了十六個「工人俱樂部」，義務秘書均為共黨份子。十二年初，各

上海各界總示威。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領導上海二十萬市民舉行示威，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十七條件。



站代表集會於鄭州，決定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詎料二月一日開會時遭吳佩孚警察衝入會場，工會代表亦遭監視，群情乃大為激憤，遂決定四日起罷工，要求撤換鐵路局長及鄭州警察廳長，賠償損失及改善待遇等。於是罷工令下，事態轉趨嚴重。七日，吳佩孚下令進攻長辛店、鄭州及江岸各工會，長辛店及江岸死三十九人，傷數百人，被捕工人代表二十四人，事後並開除員工數百人。是為「二七慘案」。

民國十四年五一勞動節，於廣州召開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與工人大會合併舉行，號稱有十萬人參與示威遊行。歷時七日的勞動大會議決幾個工運的重要議案如：「工人階級最迫切的要求是：規定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反對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勞動保險與社會保險，取消包工制」，「工人階級應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及普選等自由」，「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直到工人階級自己掌握政權」。這些議案中，尤以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影響最大，它使得工運能夠在組織系統下，互相連作，互相齊助扶持，形成團結的力量。而發起組織總工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香港工會發動罷工；因為在珠江水面上巡邏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

會是國民黨工人部，然工人部之為國民黨左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了。

從上述第二次勞動大會起，中國工人幾乎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脫不開關係，而個中又皆是共產黨人，遂使得共產黨得以在與國民黨的互相運用中，逐漸壯大。此一勞動大會的系統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組織，往後雖經寧漢分裂、清黨、乃至中共據有大陸，却仍繼續維持不變，可見其運動及影響之長遠深鉅。往後的「五卅慘案」及「省港大罷工」，總工會及國民黨工人部亦負起重大的任務。

「五卅慘案」發生於十四年的上海。當時的日本僅在上海即有二十一家紗廠，工人五萬八千人。工人大多為女工及童工，待遇低，工時長，並時有毆打工人之事，不滿情緒已積壓甚久。十四年上海工人乃陸續發動罷工，欲籌組工會，但終於被官方鎮壓逮捕，甚至或槍殺而死。這時激憤的學生意欲援助工人乃進入租界演講，又被捕，於是國民黨乃決定於五月卅日發動市民、工人、學生於九畝地開群衆大會，到會者十餘萬人，聲援被捕工人及學生。而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則分途出發到上海南京路老闆捕房群集，要求釋放被捕的南洋大學學生三百餘人，捕房開槍，斃死四人，重傷二十多人，被捕五十餘人，後重傷而死的又多九人。這就是「五卅慘案」。五卅之後，上海於翌日起發動罷市、罷工、罷課。英日當局則宣布戒嚴，終而在英日的淫威橫行之下，民衆慘遭槍殺者有六十餘人；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的中國人民的生命幾乎不保了。

「五三慘案」之後的工運

然而五卅之後，反帝國主義的怒潮亦達到了最高點，六月一日起，上海工人總罷工，上海租界商人罷市，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上海罷工人數據稱有三十幾

萬人，可說是東亞地區歷史上最大最鉅的罷工。

國民革命的呼聲響徹全國，反帝反殖的怒吼遍及中國，工人群起團結，自覺地組織起來，運動起來，為往後的北伐統一，預鋪了道路。

當時普遍地認為，這次慘案，不是偶發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直言之，即是工人運動，工會運動之在中國並不僅是要求工時工資的運動而已，而是民族的革命，治政的反軍閥的革命！這就是五卅慘案的本質：起於工運而遍及民族與政治之革命。

往後的「省港大罷工」，則起自香港，延及廣州。為響應五卅慘案，香港、澳門、廣州之海員於六月十八日開始罷工，又得國民黨之援助，於是各界工會隨之相繼響應。當時的工人部長廖仲愷及汪兆銘、孫科等亦多蒞會演講。此次罷工歷時一年有餘，香港經濟遭此致命打擊，幾乎為之癱瘓。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稱：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為一億五千萬金鎊，可見英國損失之慘鉅。

由上述兩項運動，我們可清楚地看見工運是如何由自發性的爭取權益，轉而朝向自覺的民族革命的道路上前進。

蔣中正先生於十五年的第三次勞動大會上亦曾表示道：「我們看一看全國的工農運動；這兩年以來工農群衆，本已一天一天的覺悟團結起來，到去年五卅運動的時候，職工運動的發展，幾達於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度。……全國各地重要地方，都是罷起工來，帝國主義者知道中國人民已經覺悟了。」

五卅慘案的發生，確實不是法律的、經濟的，而是政治的。它明顯地昭示一件事實：英日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唯有壓迫，鐵血政策的壓迫與屠殺；中國的唯一道路就是反抗到底，戰鬥到底。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取消，中國人民將永無生命的保障。北京政府的交涉只不過是和帝國主義妥協調和，毫無力量可言。唯有靠全中國的人民奮起戰鬥，中國才能真正達於平等自由。

此項運動，如前所述，國民黨極力予以物質及精神上的援助。各省市民眾亦開始覺醒，紛紛成立「滬案後援會」，先後在北京、鎮江、漢口、九江、長沙、天津、青島、重慶、廣東等，因援助滬案而發生慘案，上海於此際亦成立「上海總工會」。其中領袖地位，大抵為中共所把持。然而孫中山先生所一貫倡言的國民革命力量亦因此為之高漲。北伐之時，工會組

織及其罷工行動，往往能撻滅軍伐的經濟力量，同時也為北伐軍作了敵後的情報工作，否則，北伐是無法這麼順利迅速的。



省港大罷工的工人糾察隊。

國民黨對工運態度之轉變

然而，因著工會漸為共產黨所把持，共產黨勢力逐漸在群衆中得到基礎而擴大，故國民黨的右派及西山會議派對工會深感頭痛。國共分裂而至於清黨之後，國民黨首先撲滅的便是「上海總工會」，各地工會亦於此時逐一被繳械封閉了，而工運人物亦多遭「嚴厲之制裁」。

分共清黨後的國民黨於是頒發了初步的「指導」，在其中，我們可約略看到往後國民黨勞工政策的一貫性格：「本黨負有完成革命之重大使命，對於共產黨陰謀破壞，已有嚴厲之制裁；對於工人群衆，自當嚴密監督……」，「會同當地黨部，嚴密工人團體之組織，嚴防共產黨之破壞，使一切工會，皆成為真正工人的健全的國民黨化的工會。」

此一文件於民國十六年頒布，却彷彿是五十五年後今日台灣工會的部份側顏。

國民黨對工會的態度，亦伴隨自身之逐步取得軍事實力，而逐漸加強控制。以工會法為例，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十三年提出「工會法條例」，其中第五條：「工會在其範圍內，有言論、出版及辦理教育事務之自由」。等到十六年勞工局擬定的「工會組織草案」則加以限制成「為增進會員之知識技能而組織之職業教育，通俗教育、勞工教育、演講班、研究所、圖書館，及其它定期不定期之出版物。」

國父的「言論、出版自由」受了限制仍然只是小轉變罷了。等到民國十七年，則更公然倡言組織工會，必須「經當地黨部認可後，才可以向地方官署立案」，而職員之履歷上，更必須填寫黨員或非黨員的身份。黨的控制工會行動在此更加確立起來，這就是「工會組織暫行條例」。

民國十八年，工會法正式制定前夕，於呈報立法院時曾有十六條審查案；其中有兩條是這樣的：「工會之指導機關為該地方之最高黨部，其監督機關為其所在地方省市縣政府及特別市政府」，及「同一職業工人或同一產業工人應設一個工會，各該地方仍未有此職業或產業工會之設立，而該地主管行政機關認為有設立之必要時，得請該地方最高黨部依據工會法之規定指導組織之。」

這兩條條文恰好為往後之黨團控制工會，奠定了絕佳的基礎。

從這些具體條文，我們明顯地看見國民黨全力抓緊工會的緊張模樣。在以上所述之勞工運動史中，國民黨因著工會運動的挫敗，遂將工會視為是反安定的，反秩序的，是共產黨的玩意兒，是經濟的破壞者，是問題的製造者。就這樣，沿襲而下，以迄於今。而國民黨對於工會的處理也一直是政治性處理居多，而非勞資的、經濟的處理。

工會既經黨的「指導」，便失去其原本組織的性質——即由工人自助發起組織，也失去其應有的功能，而無法獨立自主地成為代表工人的工會。以下，我們便要由台灣工會的現實情況，逐一分析探討，並可相對地印証此一歷史性格。

當前台灣工會狀況

受盡打擊牽制的工會

組織工會，依照現行工會法的規定：同一區域同一產業同一職業的工人，年滿二十歲人數在五十人以上或三十人以上，即可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業。產業工會即是以工廠為單位而組成的工會，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資方的阻擾。因為資方深怕工人團結起來，便有集體力量去同他對抗，是以常常千方百計加以打擊，使之無法順利進行。手段之較常用者如：藉故解僱工會組織者，使之解體；或如控告他思想有問題，使之化為政治問題（此點最狠最毒）；或任意調職使之流離吃苦，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其次，組織工會須向各地縣市政府申請立案，而由縣市政府之社會局審核處理。然而資方既然財大勢大，加以台灣的政治常與金錢勢力結合，故資方自有辦法在縣市政府中發揮影響力，是以工會之成立偶而

龐大的產業軍何去何從？

（高雄加工出口區上下班情況）

（或常常罷！）會有「礙礙照辦」的答覆。

如果工會能順利成立，大抵是因資方在可以控制的情況下較有可能，所以此種工會較為溫馴，而工會代表亦常常由資方加以選擇，以便傳達資方的旨意並控制工會。此種代表本身的立場就屬於資方，故能否確實為工人效勞爭取權益，便頗有待商榷了。其次則是代表的選定，有時亦不免夾雜黨員或非黨員身份的認定在內，此點是縣市政府在審核時可加以控制的。

工會選出來的工會代表可參與縣市總工會的理事、監事的選舉，按道理說，理事與監事的選舉應在代表中推舉而出，但是，台灣的工會却非如此，凡是工會會員即可參與。故時常有工會代表根本不曾看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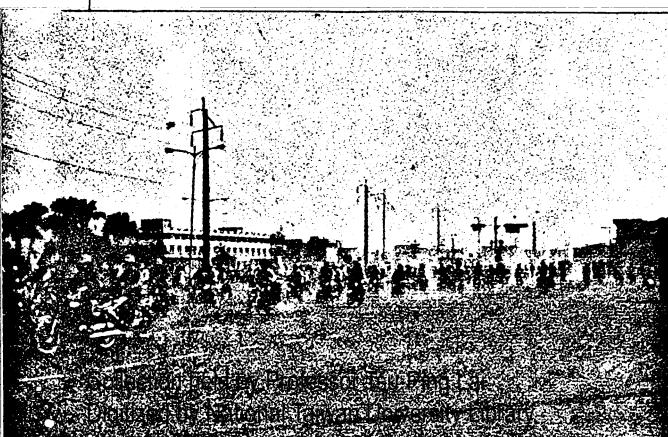


台灣的女工是最受壓迫的一群。

名字出現在名單上。而黨部亦於此時展開指導作用——提名。又因代表大多為黨員，故提名作業可說是極為順暢，嚴密地控制住了。

選舉過程中，無類乎「政見」的發表，是以理、監事之人格與能力頗難被人了解，且開會時間過短代表無法逐一認識。如此，黨的指導難免成為最高的指令。而參與理、監事選舉者亦無需具備群眾基礎，只需往黨部或上級努力去拉攏巴結，即可平步青雲，超乎代表之上了。

理、監事中，又得互相推選出常務理、監事，其名額佔理、監事名額的三分之一。此中亦是黨部提名作業為主。而且可說一直控制得很好。直到最近，基隆、宜蘭兩地始傳出有人因不滿提名而喊出「黨內民主」的響亮口號來，可算是工會改革的第一聲，雖然



那只是悶悶無力的輕響，但總算聊勝於無了。

縣市總工會照例也是開會的。開會前，也與立法院、省議會的黨部會議類似。在黨團幹事會議中，由縣市黨部主委或副主委蒞臨指導，傳達黨的指示與命令，然後將決議案送入總工會的開會中。照例也是以表決部隊方式通過，少有例外。在各縣市總工會如此，在省總工會中更是如此。

國民黨化的工會

也與政治情況形貌相似地，中華民國的全國總工會也是一個「萬年國會」的典型，即工會中人素稱的「萬年工會」。全國總工會自三十八年遷台後，理、監事一直不會改選或增補名額，一直由大陸遷台的人士佔著「萬年工會」的位置。直到六十五年，才開始有增補選，省總工會才有人進入全國總工會理、監事之中。這也是工運史上值得一書的妙事。

由縣市總工會盤昇而上，乃進入省總工會。省總可說是踏向政治舞台的階梯。而競選省總理事長的人，也莫不是帶著政治的權力慾望而來的。就目前曾任省總理事長而全國總工會理事長者有吳必恩、陳錫淇，前者走上國大代表，後者成為立法委員。二人皆是生產事業黨部出身。生產事業黨部又稱「頭家黨部」，即是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如此，可見控制之嚴密，絕無疏漏了。

由基層工會之組織，到省總工會，全國總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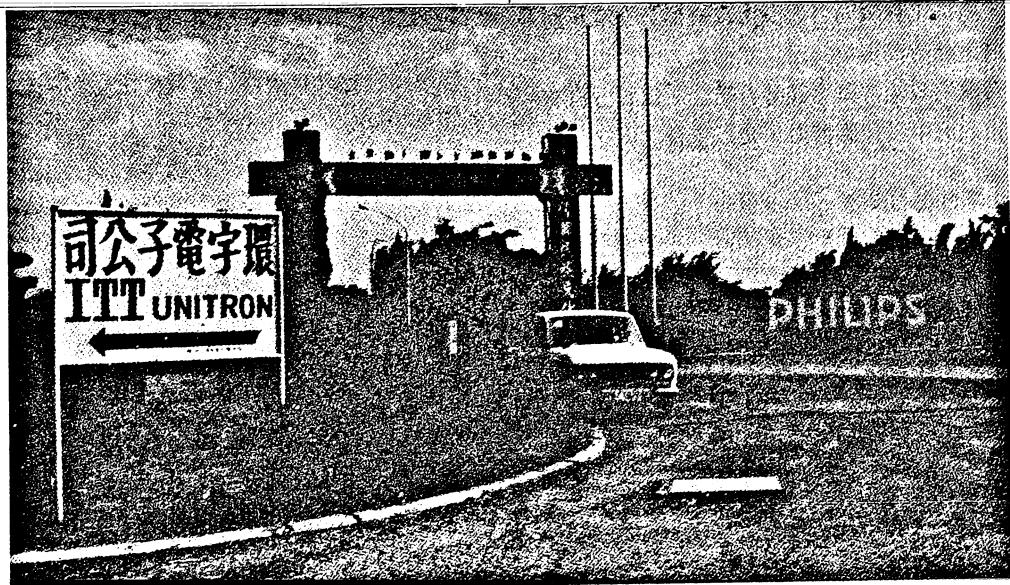
一層層的控制之下，愈往高層則控制愈嚴，終而形成一個「國民黨化的工會」。從此，工會失去了它代表工人的立場，也失去其獨立性、自主性，終而淪為黨的工具，政治的工具。

再加以戒嚴法規定，台灣因政治情況特殊，不得罷工、怠工，因而時常有資方藉故指控工人罷工、怠工，冀圖透過政治力以壓抑勞工，從而獲得剝削的利益。在正常的情況下，勞力若無法賣出，即無法獲得溫飽。一個工人不賣，對資方而言不算什麼；但若全體工人（即工會）集體不賣，以求改善工資、工時、工做環境等，那就好像，全台北市的麵包店都不賣一般的嚴重。如此才有向資方談判協商的條件。然而，台灣的政治既然特殊，則工會便無工具或條件，自然失去其功能了。

工會也開始要求民主

然而，背負著歷史格局的限制和黨部之嚴密控制的工會，最近也開始要求民主了。在宜蘭和基隆兩地，常務理、監事的選舉中，黨提名者而能順利當選者如今也只剩三分之一了。由此可見工會的改革，必然要來自基層工會的改革，而基層工會則需要所有的工人自覺自主地加入工會運動與選舉中，方能帶動工會的革新。我們謹盼望工會不僅要求「黨內民主」而已，更期待真正的工人的，民主的工會早日到臨。 ♣

絕不罷工的台灣，是外國投資者的樂園。



在鐵拳之下，我又能如何？

■ 湯鳳娥

編按：陳鼓應教授的夫人湯鳳娥女士於三月廿六日在美自殺未遂，消息傳出，在台親友震驚之餘均表關切，本刊上期曾登出一群朋友致湯女士的慰問信，最近本刊接到湯女士的回信，特予刊出。

親愛的朋友們：

連日來大家對我的關心，帶給我的溫暖，正如給一棵缺少泥土的小草，以無限的養份。

在人生的路上，我確實感到累倦，所以覺得需要長期的休息。我向來沒有什麼欲求，孩子們也已漸漸長大，沒有什麼好顧慮的。鼓應嘛，反正就是這麼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唯一不能放下心的是我媽媽，而她也已有七十的高齡了，她這一生本來就是這麼的坎坷悲苦。

其實，我一直是很平靜的。只是深深感到在這鐵拳之下，我又能如何？唯一剩下可以使用的便是用自己殘餘的生命來對不合理的權勢做最後的抗議！

一九七九年秋我回台後，透過一位教授與當時負責溝通的重要人士會面。那時傳說紛紛，已經有人說讓鼓應出國是變相放逐。我就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鼓應選舉時所發表的『宣言』不當，當局很不能諒解。」我說：「在選舉時候的一般言論，都會比平常要高。參加選舉一部份原因也是被逼出來的，鼓應多次希望能回到學校教書都沒有結果，等到他登記競選，蔡主任找他說可以在政大教書，如果你想回台大教書也可以。鼓應表示這雖是他的心願，但他不是一個拿競選去搓湯圓的人，既然決定了，就不好再因這個原因而更改，如果真有誠意，回學校教課的事，等選後再談。」………我們談了好一會，大家都覺得過去的這些帳，要算是算不完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希望鼓應在國外呆個一、二年，讓事情平息下去再回來。我覺得這提議也很合情合理。

由於這次的談話，既然認為以前的事讓它過去，有了這樣的了解，因此從這以後，我便過問

鼓應的言論。在這以前，連他發表的文章，我也很少去看，也許是因為同一件，常常聽上好幾遍，都聽膩了。

結婚後我和一般的主婦一樣，大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但由於自己和許多週遭事情的發生，看到這些彼此有著不同意見、不同做法的朋友，互相關心，彼此溫暖，也因為這樣我才開始關心家裡以外的人群遭遇。後來我參加社會服務工作，也是由這些事想到，人多麼需要互相溫暖。由於社會工作而接觸到現實許多問題，覺得雖然好些有心人想為社會做些事，但畢竟太有限了。同時使我也認識到，如果不能從制度上改進的話，只是個別點滴滴滴的補洞，則收效太低，自己有了這樣一點粗淺的想法，所以七八年我也支持鼓應參加選舉。我雖介入，但他所發的文稿，我還是沒有過目。一直到七九年我回台北，經黨政負責人和我溝通以後，我才開始過問鼓應的言論。

但其結果，最後得到的是什麼呢？我對鼓應怎麼交代？我是太純，太蠢了，原來他們只是要安撫我，直到讓發言者完全無聲無息為止。然後在某一個他們需要的時刻，又給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他們的政策是這樣地反覆無常，這樣的不講原則。而他們給人罪名是這麼的輕易，而要彌補他們自己所造出來的錯誤又是這麼的困難。

在這個大悲劇的時代裡，多少人受到波及！我從小就生長在因政治所造成的悲劇裡，在我四歲那年，我們全家來到台灣，同年父親被調往前線，從此音訊斷隔。前些日子在這裡看「牧馬人」的影片，主角的年齡與我相若，自小離開父親，三十年後父子重聚，雖恍如隔世，而我是父親唯一的孩子，即使在他臨終之前，也無法見最後一面。而母親對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常在她身邊，如今又是海隔天遙，相見困難。想起家國多艱，思潮起伏……

就此擱筆，遙祝大家平安。

珊瑚 敬上 4-6-83





編按：王義雄律師是台灣高雄縣人，民國廿八年生，省立高雄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台大法律系，後留學日本、歐洲，曾先後獲得日本明治大學碩士及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並曾在英國倫敦大學及加拿大某大學進行研究。王律師學成歸國後，在民國六十二年至六十四年間曾任輔仁大學法律系系主任，目前除了任教輔大法律系以外，還在高雄擔任開業律師。在政治活動方面，王律師曾參與六十七年及六十九年的立委選舉，並於六十九年十月在高雄創辦海潮雜誌。「海潮」甫出刊便遭遇停刊一年的命運，七十一年二月復刊之後，在七十一一年六月又再度遭到停刊的處分。據王律師說，海潮將在今年九月再度復刊。王律師除了執教輔大並擔任開業律師以外，還積極從事平民法律服務的社會工作，今年年底的立委選舉他也將是高雄市最受矚目的候選人之一。

是改革，不是革命

——訪王義雄律師

□ 金 豐

主張和平改革

王律師，在台灣這樣的環境裏，您如何產生從政的意念？

從高中開始，我就非常關懷政治，而有參與政治的意念，也十幾年了。關懷社會可以從很多方面來實踐，譬如社會慈善工作、學術研究、或者走政論方式，並不是非實際從政才能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然而，在從事法律工作中我發現許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而應該給予幫助的一一就律師工作而言，這些幫助只是個案；如果能進入立法院，從事法律上、政治上的改革，那我所幫助的就不只是個案中的幾個人，而是一千八百萬人民。

此外，我認為在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不但亟需要有人出來為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謀福利，同時也必須找出一條路來——即台灣應該走怎樣的路線？

關於路線，您有沒有較明晰的概念？

我認為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就是對我們所處的客觀政治環境，有敏銳的觀察及正確的認識。而路線必須因應社會形態和國際局勢，才真正對人民有利益。我所採取的路線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和平改革」路線。

我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我認為目前台灣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可能不是我們內部的問題，而是國際情勢問題。我們必須以時間來爭取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瞭解執政黨的基本個性。

以國民黨的特性而言，她雖然以民主政治來號召，但是本質上她並無誠意建立民主政治的體系。既然國民黨沒有誠意在短時間內建立民主體系，在此情況下，她必會鞏固一黨獨攬政權的局面，這種心態強烈存在，她就不會讓反對勢力太過龐大，換句話說，她就不會讓你組黨。一旦強而有力的反對勢力形成時，必然會遭到打擊；譬如黨外強行組黨的話，國民黨定

會採取強硬措施，而導致激烈的對立。而在台灣目前環境上，激烈的對立於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絕對沒有好處。因為台灣問題，並不是本身內部就能解決的，它的解決一定牽涉到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由於激烈的內部對立，可能會產生國際上巨大的干擾；不管這干擾來自那裡，就現況的台灣環境而言，絕對是不利的。

台灣以往所謂的最大危機，如退出聯合國、與日本、美國斷交等，都過去了，人們對這類危機也已經習以為常。短暫的將來，台灣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繼承人問題。

台灣的政治並非法治，繼承危機如何來渡過？這可能是國民黨和黨外人士必須全力思考的問題。

繼承危機可能導致如下三種結果：一、文人下台，軍政府起來。二、國民黨內部分成許多體系，每個體系都無法完全掌握局面，政權奪來奪去。三、如果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派，則可能引起中共強烈的武力干涉。

無論那種可能性，這三種情況對台灣人民都是不利的。不幸成真，將會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那麼該如何做才會對台灣有利？我認為在繼承危機的階段裡，最好各方面都能比較理性一點，不要認為這是千載難逢，利用此時造成混亂局面出來。對於現在社會上的不平現象，如果我們施以國民黨很大的壓力，可能造成她很大惶恐，無形中採取強硬對策。因此，我強烈呼籲，在繼承危機的階段裡，大家要訴諸理性，共同渡過台灣最危機的時刻。讓文人繼續執政，不要產生意外的變化來，這是我最關懷的一點。

您的意思是說，在繼承危機的階段裏，黨外從事政治、社會改革，態度必須溫和點？那您認為這段期間，黨外能夠做些什麼？

沉穩一點可能是比較好的路線。因為渡過這個危機，國民黨就比較有信心，黨外再施加壓力，她比較承受得了。因繼承危機是國民黨最弱的一環，壓力太大會使她充滿危機感，而有過度的反應，不論對黨外或國民黨本身都不好。所以這期間，基於關懷一千八百萬人民，一方面出之於良心，一方面訴諸理性，最好的辦法即是沉穩下來。

黨外應對台灣 作總體性的檢討

您創辦「海潮」雜誌，是基於什麼想法，及抱持怎樣的宗旨？

辦海潮唯一的目的是想對台灣做整體性的總檢討，讓各方面真正的來認識台灣，來檢查、解剖台灣。我發現，過去台灣發生的一些不幸，主要是對台灣存在問題的認識不清所致。倘若有完整的資料能夠提供給大家，很客觀的去分析這些問題，讓他們根據這些客觀的資料分析，而歸納出來的結果，總是會比較正確。可惜當年我辦海潮時，因限於人力，一直無法完成這個目標。這需動員許多人力，不是一個人或幾個朋友就能夠做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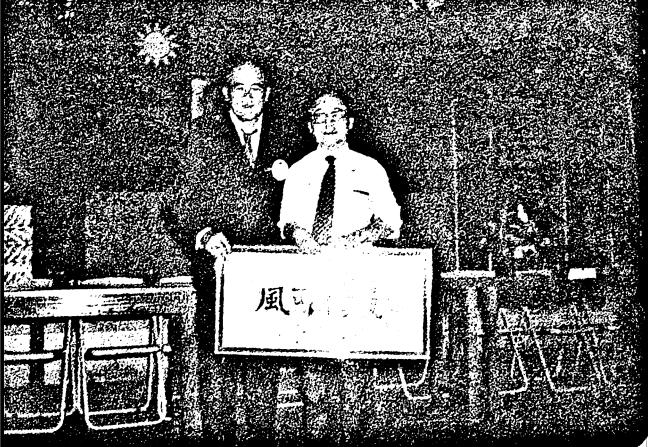
您剛才說辦「海潮」主要是對台灣問題的總檢討，是不是談談台灣存在了那些重大問題？

我想我們都同意，台灣前途問題是台灣的重大問題之一。如前所述，台灣問題是在國際局勢籠罩之下。但是，台灣在變化，國際局勢也在變化，與台灣統結在一起的各種問題，也都在變化。民主運動應該以時間爭取空間，等到台灣的社會環境能夠與重大改革相配合時，如果發生重大變化，對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一定也比較不會產生適應上的痛苦，或適應上的敵意。

此外，以往三十年的資本累積，已經達到一個段落了，政府應該把眼光從高樓大廈，移到被社會遺忘的一群人身上，譬如勞工、船員、農民等等。雖然資本家與勞工權益的平衡非常重要，但是以往三十年，政府一直是照顧資本家，現在有必要多照顧勞工，儘快的訂立健全的勞工法，以保障勞工權益。然而我們也都知道，國民黨與資本家過度結合，即漠視勞工權益，那麼黨外該怎麼做？

我們知道，國民黨的弱點就是為了圖生存，如果黨外把勞工這種不平現象攤開來，一定會造成勞工的憤怒情緒，無形中勞動者就會脫離國民黨，而勞工群衆的脫離勢必會影響國民黨的生存，那麼她為了本身的生存，就必須要改善勞工生活、保障其權益，使勞工群衆再度向其政權靠攏！

所以黨外的工作就是把群衆帶離國民黨，國民黨為了生存，就必須再使群衆附合，惟一手段就是改善人民生活。等這種改善又面臨另一種瓶頸和不平等，黨外又把群衆帶離，讓國民黨再去拉攏群衆，改善人民生活，如此發展下去，把社會往前帶動。



參加高雄市營造業職業工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接受常務理事張正先生頒贈「義行可風」匾額。

永遠和民衆站在一起

第二個迫切要做的是全民健康保險體系。醫療問題對於中產階級，也許不是問題，但對中下階層人民，即可能因經濟匱乏而造成健康上的威脅，基本上這是不公平的，因此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應儘速建立。這種制度是以互惠為原則，制度完善並不見得會增加政府負擔；縱然是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如果能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認為也是應該的。

第三個是吏治改良問題。國民黨今天被罵得半死，和官吏的貪污舞弊有相當大的關係。國民黨的官僚制度已經根深蒂固，她要生存必須與那些官僚結合在一起，因此如何整頓吏治，國民黨應該拿出魄力來。

我認為要整頓吏治，唯一辦法就是制定反貪污條例，實施財產登記！假設今年選舉人民沒有摒棄我，立委三年內，我絕對會自己起草「反貪污條例」草案。

第四點是人權問題的重視。譬如緊急逮捕權、流氓取締條例，這些法律所造成的問題非常嚴重，嚴重到一個警察機關隨便就可以剝奪人民的自由，這非常明顯的侵犯到憲法賦予人民的權益。同時，警察機關的權力太大，要是抓錯了人或是整肅異己，在目前法律上並沒有補救的程序，這應該要儘速改善。

另一方面，在我辦案的過程中，我發覺我國的司法案件中，冤獄和刑求特別多。關於刑求，因為王迎先命案已經被公開討論了，至於造成冤獄的原因，整體看來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法官辦案太多，無法仔細查証，比較草率。二、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及現行階段司法所採取的態度；被起訴、被告者先被假設有罪，必須自己去找證據，來洗刷罪嫌，而不像英美國家，是檢察官去找證據來證明被告有罪。——證明有罪

，比證明無罪來得容易，因此在司法上，這種「先假設被告有罪」的觀念和態度應大大改革的。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事實上只是一句口號，由於經濟上的不平等經常造成法律上的不平等，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貧富懸殊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有沒有對策來改善這種現象？

我們是可以透過立法程序來達到均富的目的。譬如稅務法制最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美國是透過所得稅來達到財富上的平均，台灣也應該走這條路。可是台灣目前所得稅徵收，倒是徵收到窮人，像醫師、律師等高所得的人，根本沒有辦法徵收到他們身上去。這並不是所得稅制度的缺陷，而是它附帶要達到所得稅公開徵收的基礎上的缺陷，而所謂基礎上的缺陷，譬如說它根本沒有正確資料來課稅，如何來建立這個資料，我認為財產權的總歸戶是極需做的。——以現在電腦時代，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的財產總歸戶，相信不到兩年就可以建立起來，也就可以透過所得稅法來達到平衡財富差距的功能。

另外，我建立實施失業保險，及前面提過的全民健康保險，因為這兩個帶有很大的社會作用，失業、病痛都有保障，再多的財富也失去意義。所以，我認為透過所得稅制、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即有可能達到社會均富的目的。

我倒並不敢期望人人財富上的完全平均，因為財富完全均等，也可能帶給一個社會反作用——「大家坐着，不必努力了」——反而帶給社會退化的負面影響。人類總是有自私的弱點，一個政策若能考慮人的自私心理，這個政策才有積極性，社會才會有進步。

黨外需要自我檢討

對於目前的民主運動，以您親身參與的經驗，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加強或檢討？

黨外的確是要有所檢討。譬如說，黨外一方面逼使國民黨提昇民主素養，但在國民黨缺乏誠意的氣氛下，黨外的民主素養也有待加強。

另外，黨外的民主運動應該以民衆的利益為前提。但是，「與民衆在一起」並不只是一個口號！這一點黨外也要有些警惕。

早期的黨外歷史我較不清楚，但是近年來我也深深感覺到黨外沒有真正和民衆在一起。就以選舉來講，黨外都是打宣傳戰，所謂宣傳戰，即是採取宣傳花

樣，和激烈攻擊，來激發民衆情緒而得票。然而黨外有沒有真正瞭解到，如果一直採取這種方式，黨外的得票率要突破目前的百分之三十非常困難？惟一的辦法就是踏入群衆，真正去替人民做一些事，和他們建立關係。但是，黨外究竟有幾個人是真正踏入群衆的？這一點值得黨外人士檢討。關懷人民不是口頭上的工作，而是真實的去發覺他們的痛苦，疏發他們的痛苦，解決他們的痛苦。同時關懷人民不是為了選舉，而是真正為了關懷。

還有，我們要鼓勵更多的黨外人士出來競選，培養更多的政治家。以目前的社會狀況而言，黨外即使在立法院多增加一百席，仍然無法與國民黨抗衡！事實上也無法選上那麼多，既然現況無法改變，我們毋寧要培養下一代，培養更多的政治家，培養更多關懷社會的人。而不要把眼光放在今天爭得的席位，因為今天黨外多得一席，對國民黨根本無關痛癢。

此外，我認為今天黨外還應該站在不同的崗位上來教育民衆，教育他們民主政治的知識，教育他們不

要聽天由命，激發他們奮鬥的精神！我們這個社會有許多問題，但急也沒有用。任何社會也都一樣。

我引用老作家楊逵的一句話；這句話我經常給那些自以為站起來妖魔鬼怪就跑掉的人當做一個警惕。楊老先生說，當年他從日本留學回來，滿懷熱情，認為只要他舉鞭一揮，妖魔鬼怪就全跑掉了。但是，三十年後他回想起來說：「社會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它是慢慢演進的。我們應該瞭解到這一點，人類是經過幾世紀才有今天的社會，我們怎麼能夠期望一朝一夕，就把整個社會的弊病完全剔除掉呢！」

所以，我們呼籲更多的人來關心這個社會，因為這個社會如果關心的人超過不關心的人，那這個社會可能就更容易上軌道了。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住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

博觀叢書

住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

誰能不談政治？誰能不碰上國民黨，誰能不搞選舉？誰能不做黨外？誰能不拼命？

解剖國民黨萎縮的外交，解剖成立反對黨的共識，堅持言論自由，堅持基本人權，這是做一個「博觀人」的天生本能，在台灣哪能不拼命？不被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博觀不死，又來了！博觀將帶領你們到自由正義的國度裡。

追求政治正義的朋友，到我們叢書來！



編 著／林濁水、劉一德
章學含、尤 宏
出版者／尤 宏

郵政劃撥／594949號
地 址／台北市泰順街40巷29號4樓
電 話／(02)341-0122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與海外友人論「中國之春」

■ 王曉波

有一位在美國的朋友，看了我寫的「民主大家來」（「前進」第一期）及「評『中國之春』論民主統一」（「夏潮」第二期）後，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告訴我「中國之春」許多令人失望之處，所以有許多華人（包括他自己）由原來的支持的態度轉變成耻與爲伍。也許是我年事漸長，不復當年少年時的急躁，所以我還是表示「與人爲善」，再觀察一段時間再下結論。公佈此信也是公開表示我對「中國之春」的態度。以下是我的回信。

——作者識

接到您的來信，謝謝您的指教。

您來信中一再強調「中國之春」這批人「不誠懇」及爲投合國民黨而轉變說法，這些問題似乎都涉及到「中國之春」諸人的主觀問題，是「人」而非「事」。雖然，遠隔重洋，我却在台灣聽到一些關於「中國之春」的「事」，希望能向您求證一二。

- (1) 「中國之春」乃是一批大陸留學生爲尋求日後政治庇護，以便定居美國而發起的。
- (2) 「中國之春」是中情局在幕後策動的，錢是中情局給的，像以前支持台獨一樣，抓中共一個小辮子，以便運用。
- (3) 「中國之春」是國民黨策動的，拿國民黨的錢。
- (4) 「中國之春」是中共運用的，作爲對台灣留學生統戰之用的。
- (5) 「中國之春」不過是改良主義，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一個海外延長，對中共有幻想。
- (6) 「中國之春」批評國民黨太過份了，並且分散國民黨海外華僑反共力量，要不得。
- (7) 「中國之春」已經分裂有三派，王炳章、李林、黃立，其中有一派受中情局控制。
- (8) 這批人根本是騙子，利用「北京之春」在海外騙點錢，然後，回大陸，或投向國民黨。

以上的這些傳說，不知海外是否也聽說了？裡面

有些話李林在「中國之春」第二期答覆了，有些則無答覆。老實說，我認爲李林的答覆，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年輕人忍不住激將，一刺就跳起來。李林能要任何方面出具證明，證明「中國之春」與國民黨、中共、中情局無關嗎？即使有證明書，人家不會認爲這是欲蓋彌彰嗎？其次，主觀的動機問題，李林能把心掏出來讓人看嗎？即使能，心上也沒刻字。因此，在內容上，李林的答覆顯得瑣碎、無聊而沒有說服力，反擊「中報」更顯得小器。中國民主的道路艱險得很，爲一、二株路旁的小刺而駐足不前，喋喋不休，太沒有大將之風了。

李林雖有辯解，但老實說，以上八種疑慮並不因辯解而消失。「中國之春」要贏得大家的信任，必須要在鍛鍊中展現自己。「真金不怕火燒」、「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而不必汲汲於表白自己。如果「中國之春」經不起考驗，今日的表白不過是明日的笑料。以上愚見，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對現在第三世界的情形，我想不必那麼悲觀，看看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史好了。「法國大革命」應該是人類民主奮鬥史上的巨大標誌吧？但據 Le Bon 「革命心理學」的研究，其領導人多貪婪、自私、冷酷、爭權奪利。以美國革命而言，別的不說，杰佛遜有未能解放黑奴的遺憾，華盛頓家的黑奴更多。世上的事務總是由無變成有，由壞變成好，好又會變成壞，然後又會更好，這個道理，老子懂，黑格爾也懂。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之春」就可以用民主的招牌爲非作歹，而是說，對一個民主運動應從大處着眼，也應有春秋責賢之義。所以，凡是有一定民主理想的人，我總是願意「與人爲善」，採取鼓勵的態度（鼓勵包括批評），若事與願違，到「自作孽不可活」，那也沒有辦法，但是，從一種團結的善良的願望出發，總比一開始就用心刻毒要好得多。所以，我認爲能鼓勵「中國之春」成爲一股中國民主的力量，總比咒

詛他們要好些。若他們果真發展到「自作孽不可活」的地步，正義的力量當然要消滅他們。鼓勵人，與人為善，又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事，不必看得那麼嚴重吧？

十幾年前，我曾在給陳鼓應的信中武斷的攻擊過一個朋友陳平景，後來因我有一批信件所託非人，在未經我同意下被公佈，但時間證明了那件事並不是不可原諒的，也證明了我是武斷的，然而，他所受到的傷害已不是我所能彌補的。由這個教訓，我總覺得，玩筆桿的朋友應有所謹慎，忠厚留餘總比較好點，放過了一個有惡人之嫌的人，以後還有機會；殺錯了一個好人，傷痕永遠存在。一句話，「容小過，除大奸」，我們的路才能越走越寬。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您說：「如果以肯定中國之春作為一種策略，以為國民黨也能肯定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那不冤一廂情願。」您真以為我還能時光倒流的回到「一廂情願」的少年時期嗎？您又說：「如果最後証明幫國民黨推波助瀾肯定的貨色，竟是如此不堪，那也是羞辱自己。」說來痛心，亂世書生苟全性命，那一天不生活在羞辱之中？所以才巴望中國的春天啊！

雖與先生緣慳一面，然諒先生必為少年英雄，意氣風發，可敬可佩，以上芻蕘之見，想必有教於我，敢不承教。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哲學經濟學

四〇〇頁／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備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侯立朝
著

《上接第54頁》

機構，以便集中公害防治事權：目前中央方面雖已成立環境保護局，但省及縣級仍在籌設中，應儘速成立，期收環境保護宏效。

一政府對於公害損害農漁業案件之處理，已具有相當之基礎，惟尚有部份案件因工廠不願補償，最後經常須循法律途徑解決，一般農民法律常識較為缺乏，欲與有組織有財力的工廠訴訟，自然問題嚴重。且農民在沒有收成又須負擔可觀訴訟費的情況下，精神與金錢上往往遭受很大損失；又法律訴訟一般並不能在短暫的時間得到解決，甚至有拖延多年而未能解決者，也造成農民莫大困擾，因此對於簡化訴訟手續、縮短訴訟時間等，有待進一步立法，以加強保護農民權益。

—我國十大建設之一的高雄縣林園石化工業區，近年來，發生重大公害事件時有所聞，迄今仍無法作有效防治，而均於案發後進行協調賠償了事，實非永久之策。除應請經濟部工業局加強輔導廠商做好防治設備外，並應由經濟部徹底檢討工業區的公害防治設施，進而集中處理公害問題，以減少公害案件的發生及降低公害防治成本。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台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

台灣可以追隨 「日本模式」 嗎？

□章雲



貴刊第二期在社論中論及台灣資本家的性質，並用到一些名詞，如「政治寄生性的壟斷資本家」等，名詞雖新，但是意義卻不甚清楚，是政治還是經濟因素在決定他們的性質？台灣的「壟斷資本家」和歐美的「壟斷資本家」有什麼異同？……這些問題是值得研究的。

近年來，台灣資本主義是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這發展的性質如何，是個需要大家分析研究的問題。在這裡，我只要簡單談一談一個大家常問的問題，即「台灣是否能成為另外一個日本？」對這個問題，有些人可能會喊口號的說是，有些人可能會祈禱式的說是，有些人可能簡單的搖搖頭。但是說是與否的依據是什麼？

台灣、南韓等「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s）被西方經濟發展學家當作經濟奇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榜樣。但是他們其中幾乎沒有人更進一步去認真的考慮或擔憂是否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會成為另一個日本，贊揚之詞是為了意識形態上的宣傳，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擔憂？

日本是如何發展成今天這「已發展」的狀態呢？台灣經濟是否類似早期的日本呢？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有人膚淺的認為日本是以外貿起家的，至今

仍靠外貿生存，而台灣也是靠外貿起家，所以道路是相同的。其實說日本以外貿起家，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我們只能說日本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成功的運用了外貿來幫助其自身的發展，但更主要的動力是其自身的發展。

日本和其他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同樣具有下列兩個特點：(1)經濟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前並沒有附屬於其他經濟，即非殖民地（實質意義上的殖民地）。(2)其資本主義主要是以本國當地經濟為主要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外貿和殖民侵略是其延伸而不是主要的。

從 1853 年被迫開關到 1868 年明治維新，只有 15 年時間，殖民地經濟對日本只有極膚淺的影響，殖民者的逼關反而像導火線般觸發了資本主義的改革（維新）的來臨。最主要的是，在開關之前，日本社會各處都可見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跡象，就像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一般。也就是這社會經濟的條件才使維新有可能產生並且成功。稍知中國歷史的人，也知道社會「維新」不是靠一些人的意志力和適當的政策就可以成功的。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初期就很重外貿，因為在世界各資本主義經濟競爭之下，它必須盡力追趕。進口西方的機器和技術是極為必要的。要進口就要能出口來負擔進口，但是這種外貿是

爲了本國經濟本身的成長，本國經濟是主要的市場。而工農各業也由本國市場而緊密的連結在一起互相聯繫著。

在今天雖然說日本仍需進口能源和農工原料，來供給其工商業之需，但其外銷之成就更表現了今日資本的國際化，及各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互相聯繫整合的程度（互奪市場）。這不是我們在此文要討論的題目，但仍可強調的是日本工業仍是以日本國內市場爲主，並且這市場已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了。日本外銷雖受人矚目，但是占其國民所得的比例少於 15 %。

台灣像早期的日本嗎？相像處實在不多。台灣近年的工業化是由外銷促進，很多工廠的設立是爲了滿足美國消費者的需要，而日本工業則向來是以本國市場爲主。台灣工業既是外銷占多數，其互相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也無法互相帶動更進一步的發展，而日本工業則是互相聯繫互相帶動著一起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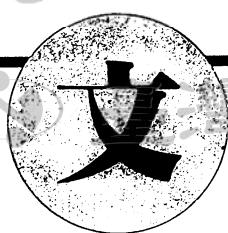
近年來，資本國際化是普遍的趨勢，整個生

產線已國際化，不同的國家在生產同一最後產品的不同部分。而台灣、南韓、香港等地則是因勞力的價廉和質優，被選用來作勞力密集的生產，所以整個台灣工業像個大加工廠，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皆進口，用勞力加工後再出口，主要就是出賣廉價的勞力罷了。

日本紡織品確曾替日本賺了不少外匯，但和台灣紡織業相比，相同處也僅止於此而已。不像今日的台灣紡織業，昔日日本的紡織業，只是向國外進口最基本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皆是由日本自己生產，也就是說有關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是和紡織業一起發展的。

有人曾比喻說「新興工業化國家」會像有些礦城或淘金城一樣，等礦產採盡後，人都走了，城也荒了！當台灣勞力比其他更新興之國昂貴時，外銷訂單是否會轉移他地？屆時爲美國市場而建立起來的工廠是否會形如廢鐵？

台灣能成爲另一個日本嗎？以現在的經濟型態，條件是不存在的。



復刊了！

七十年代初，《文季》是前進的民族文學光榮的旗手，無論在創作上、理論建設上，都作出了具有文學思想史上重大意義的貢獻。

今天，《文季》所有的老同仁再度聚合起來，決心同年輕一代新銳的文學工作者一道，爲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學的建設，作勤勞、謙虛的努力。

復刊第一期《文季》業已出版。有胡秋原、楊達、台靜農的文章；有何欣、唐文標、郭楓、葉笛、許達然、齊益壽、尉天驥的散文；有蔣勳、吳晟、余文、詹澈、李魁賢、呂嘉行、非馬的詩；有陳映真、王禎和、奚淞、楊渡的小說，和王小隸的劇本等精彩作品。全省各大書報攤有售，每本 90 元。

社 址：台北市木柵指南路 2 段
45 巷 24 弄 18 號 2 樓

歡迎訂閱：

全年國內 450 元

港澳水運 14 美元

航空 21 美元

亞洲大洋洲航空 24 美元

歐美水運 16 美元

航空 28 美元

電 話：7001080～1
郵撥帳號：577000

台灣沒有 真正的企業家

■侯立朝

戰後的美國，為了要與蘇聯作制度競賽，就想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改變一個名稱，一以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面貌，一以否決馬克斯的預言「資本主義產生它自己的掘墓人」。於是，歷史學家薩瓦多利（M. Salvadore）認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應該叫做「新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或「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韓木（G.N. Halm）認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應該叫做「私有企業經濟」或「個人企業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但也未曾統一。

依附於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和「媒介帝國主義」輿論之驟尾的台灣經濟學界和壟資派輿論界，就跟着向美國學樣，避免使用「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這些適切的名詞，改用「民營企業」和「企業家」這些超速的名詞，並且以為使用「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這些名詞的人，就是「共產黨」！就是「左傾份子」！他們用「紅帽子」來武裝資本主義保衛資本家，任意地亂向別人拋射，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現實上是違憲的，在思想上是反中山先生的主義的，在行為上是與「馬列主義」和「新階級」一樣壞，壞到無法無天的程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論任何制度，如果只准一個階級放火，而不准其他階級點燈的話，這個制度必不能持久！美國經濟制度中有勞資制衡，即有「對抗權力」（Counter-vailing Power），決不是像台灣這樣一面倒向資本家的。

現在台灣壟資派的輿論，和偽經濟學家的言

論，慣於替壟斷資本家做超現實的化裝打扮，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民營企業創造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企業家」是今天台灣社會的「領導角色」；而毫不知羞、毫不害臊的壟斷資本家，也自我標榜自我表揚地說，他們賺取高額的利潤，就是馬雪爾（Marshall）所謂「管理的利潤」，就是賴特（Knight）所謂「風險的利潤」，就是熊彼德（Schumpeter）所謂「創新的利潤」！這樣一唱一和，既壟盡了台灣的財富，又占盡了天下的真理。可是，當有人說他們是「白手起家」，而又能自我判斷何者利潤該賺會賺，而不必由政府以強制社會的權力來幫助他們創造利潤，或便於他們作「五鬼搬運」的時候，他們却以惡言相加，粗暴無禮地憤而退席，充份表現出「流氓資本主義」（Parir Kapitalismus）的習性。這樣的「企業家」是不是「流氓資本家」？我們相信看過去年八月那一場經濟討論會電視轉播鏡頭的人民，「心裡有數」，會有自己的判斷。

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屬量的「奇蹟」（高成長率），根本不是他們所謂「民營企業」或「企業家」創造的，而是農民、工人、腦力勞動者、全社會共同努力創造的結果。五十年代「農業培養工業」，農民貢獻最大；六十年代「廉價勞工吸引外資」，工人貢獻最大；只有到七十年代「通貨膨脹助長投機」，才造成屬質的「畸形」，即「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壟斷資本家所有的壟斷大企業。以前主持過全國

經濟政策的兩位經濟部長（尹仲容、李國鼎），都不承認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是由「民營企業」創造的，也不認為台灣有真正的「企業家」！他們分別說過：「台灣經濟發展，政府始終是站在領導的地位，策劃、推動、獎勵、扶植、保護。政府擔任推動人，政府供應原料收購成品，政府擔任代管人，政府是冒最大風險的貸款人，政府擔任資源探勘工作……」所以，他們認為台灣沒有企業家：「①缺乏企業精神，台灣企業界所最缺乏的是冒險犯難的創業精神，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氣。②缺乏合作態度，企業的組織方式，大都限於獨資經營，或家族合股方式。③缺乏新的商業道德及商業實務，阻碍了新的交易方式的發展，支票不能大量流通，訂貨不能如期交貨。④炫耀式的消費和投資，如盛大慶典和修築祠堂、廟宇、祖墓等，不利於生產性資本的累積。」這是他們的經驗之談，可信度很高。

但是，台灣的壟斷資本家，也有一個狡猾的專技，即「政治寄生」和「投機壟斷」的專技，一面要求政府獎勵、保護、扶植等政策，來發展他們壟斷資本；一面要求政府壓低三率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來倍增他們壟斷資產的價值，以超過他們對銀行負債的總額，實行「五鬼搬運」；同時又在通貨膨脹中，再大做其投機炒做土地的買賣，加大他們壟斷資本的累積。台灣目前所謂「十大企業」或「百大企業」，都是在七十年代通貨膨脹浩劫的十年中，「火中取栗」成長起來，其基礎也都不是依靠那三種利潤形式成長起來的。這樣的「資本家」，就是「古典資本主義」時代的「原形資本家」（寄生的、剝削的、所有權與管理權合一的資本家），還不是美國「新資本主義」時代的「企業家」。

從企業家的職能上分類，經濟學家丹荷夫（C. Danhof）把企業家分為四種類型：

- ①創新的企業家（innovating entrepreneurship），是指具有搜集經濟新情報，研究新因素實行新組合，投入生產經營的人。
- ②模仿的企業家（imitating entrepreneurship），是指模仿創新的企業家，迅速採用創新成功的新例，從事經營的人。
- ③保守的企業家（Fabian entrepreneur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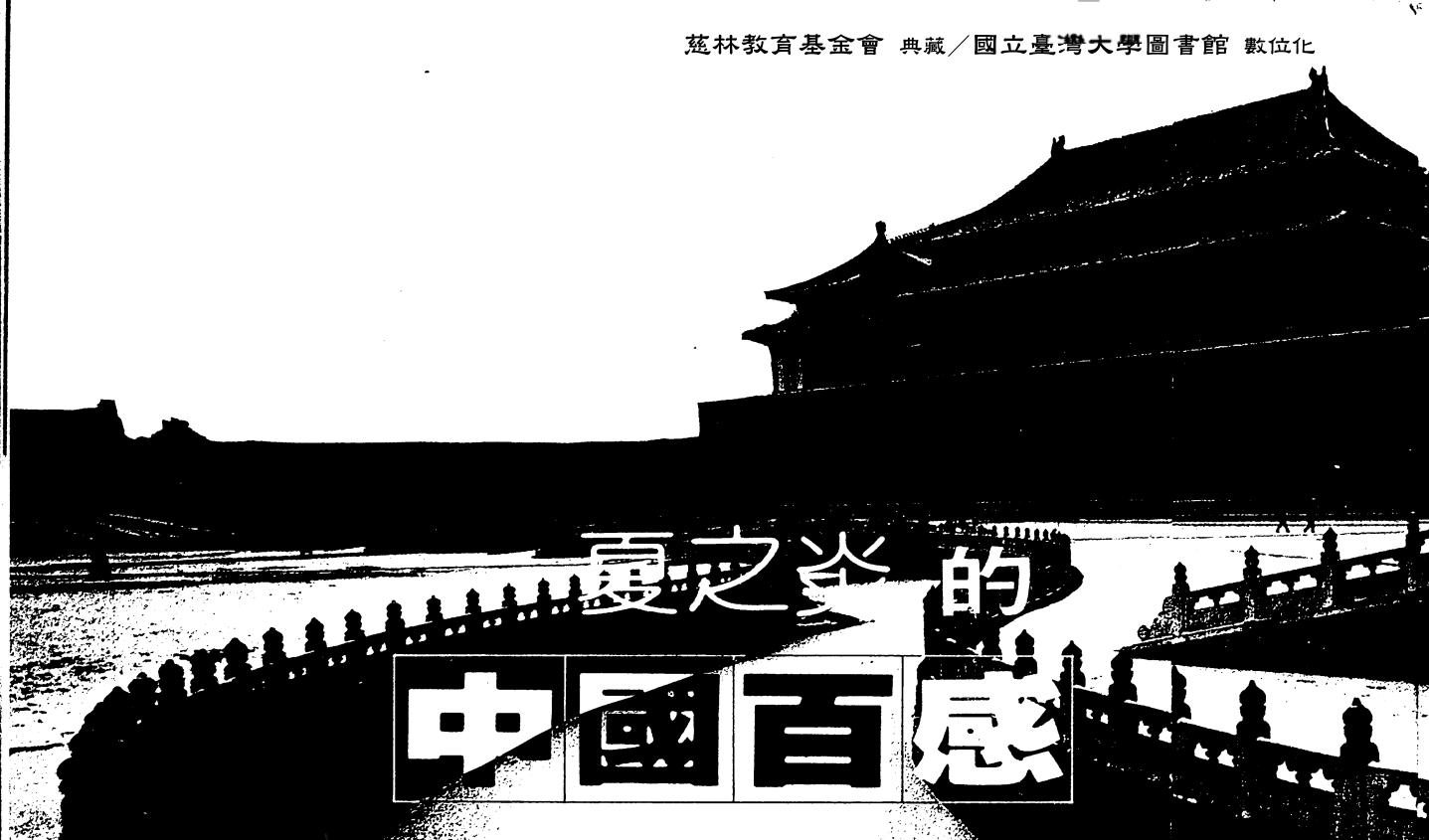
），是指像古羅馬的大將費比阿斯與漢尼拔作戰的方式那樣謹慎保守，不到萬不得已不去改變經營的人。

④頑固的企業家（Drone entrepreneurship），是指在改變生產方式之後，將和其他生產者一樣會降低生產成本，他也不願改變的人。

前兩個類型是「高定義」的企業家，是真正的企業家；後兩個類型是「低定義」的企業家，基本上還不能稱為企業家。現在台灣的「企業家」，把「加工裝配」當作創新，把「盜印仿冒」當作模仿，這這裡配稱為「企業家」！而當前整個社會氣氛，是「投資意願低落」、「五鬼搬運猖獗」、「工業升級困難」、「紓解工商困境」、「大呼政府救命」、「再要降低利率」，這些也不是真正企業家所要求的事，而是那些假企業家所造成的問題，再由偽經濟學家齊聲幫腔，形成整個氣氛就變成了一種非企業精神和反企業精神的氣氛，失去了自由、冒險、創新、獨立開拓的精神。

不僅此也，從長期看，壟斷資本家下一代的繼承者，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因為他們沒有新人渴望成功的驅策力，又不受積極創新和迅速模仿創起者的壓力，就特別缺乏「高定義」的企業家的特質；他們又只想憑藉現有的財勢，在其他方面獲得地位，如政治選舉、聲色狗馬、加州別墅、美國綠卡等等，來炫耀自己，結果，不是政治賄選，就是經濟犯罪。所以，現在經濟部長趙耀東所提倡「企業父子班」，不僅不能培養出「企業家」，而且會使台灣壟斷資本主義更加封建化，成為十足的封建資本主義。

給企業家作職能定位的熊彼德，對於企業家沒有一句高聲讚美之詞，相反地他認為企業家要對「經濟循環」負責，要對「資本主義的不穩定」負責，因為當他們「創新」成功之後，就不再是一個創辦企業的企業家，而只是一個保有企業的企業家。所以，真正的企業家，就不可能在既存的壟斷資本家及其壟斷企業底下誕生，而必須改變經濟制度、社會氣氛、政府財政支援的對象等等，鼓勵創新者出頭，不受壟斷資本家和政經公權力的壓制才行。沒有自由民主的環境，創新的新一代是很難出頭的。



夏之炎的 中國百感

徐代德／譯



詩人和 女攝影師

傻瓜年輕時候，很喜歡踢足球。但空閒時，有時也會看看家中的藏書。尤其是三國誌、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或是鏡花緣等，簡直就百看不厭，甚至把文中的詩句都可以背誦起來。

想起中學時代傻瓜對文學的愛好，現在也還會覺得很好笑。白天在學校，勉強地學習莎翁的英文詩，到了晚上，便浸淫在李後主的詩詞所散發的感傷氣氛中。這可能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青年人的思想或感情所使然的罷。

唐、宋以來，中國詩人為數衆多，遺留名詩不下萬首。有憂國憂民的、頌讚祖國河山的、也有描繪一己之哀歎以反映時代的，或是讚美愛情，有許多許多。這些詩，都為人民大眾衷心所愛好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中國開始有新文化運動，詩歌被改作白話體。而在幾位詩人的摸索與創造下，終於產生一種新形式，可以充分表現具有美感與富有含蓄的詩意。

「新中國」成立後，決定文化方面也必須走工、農、兵的大眾路線，使白話詩深深融入大眾之中。無論任何人，若是寫了舊式律詩，必然馬上就會被扣上「反對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帽子。

傻瓜也很喜歡現代的幾位詩人，如田漢、艾青、李廣田等的好作品。這些作品，水準高，富有詩意。這些人是使中國的白話詩歌大眾化的功臣。

可是意外地，最近十年來，文言文的律詩又大行其道起來，不僅完全蔑視「延安文藝座談會」所發表「文藝必須融入大眾」的原則，甚且無懼於國務院中持有棍子的兇猛的監察官。不僅如此，這位律師作家的詩，經常被大大地刊載在報章雜誌上。

在傻瓜看來，這種狀態，很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味道。

這位詩人，不僅會寫詩，而且擅長填詞。他的



才華勝過歷代帝王。因此，他鄙視漢高祖、成吉斯汗、唐高宗等人，至於亡國的李後主，或是素愛遊山玩水，略能作一些詩的清乾隆君，根本就不放在眼裏了。

從他的詩所具有的豪放、磊落的風格，或是高昂的革命氣概、樂觀的鬥爭態度等方面看來，他早期的作品，確實是成功的作品，會流傳於後世。

可是傻瓜所不瞭解的事情是，這位詩人把夫婦閨房之樂趣的春詩發表出來了。

這首詩，是他同攝影狂的夫人同登中國南方避暑勝地廬山之時，看到女攝影狂所攝一枚「廬山仙人洞」的照片，一時詩興大作而譜成的。詩云：

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女攝影師跟隨詩人數十年，耳濡目染的也能寫些詩，於是寫了一首打油詩回覆道：

江上有奇峯 鎮在煙霧中
尋常看不見 偶爾露峥嵘

從表面上的字句看來，一首詩是在描寫仙人洞的險峻景色和雄壯氣魄。另一首也不過是在描繪廣西桂林山水的秀麗風景而已。

傻瓜在思春期，也曾看過幾本春書或色情故事

書，由之所知道的中國色情文學，既有異於禁書的「金瓶梅詞話」，也不同於日本青年所愛讀的川上宗藏所寫的官能文學，從外表上看來，富有道德倫理，全無異樣，但從某方面看去，却是極具淫靡之能事。這就是中國的色情文學了。

當傻瓜看到詩人與女攝影師的這兩首詩時，不由的大吃一驚。這顯然是二人相互讚美對方的性器特徵，描寫閨房樂趣的作品。這種作品為什麼要公開發表呢？

那位詩人所要表示的本意，是說對方已是四十出頭的人，但依舊那麼喜歡性戲，驅使高度技術，給人以強烈的刺激。因此，他是在讚美對方與生俱來的絕妙性器。

另一方面，女攝影師是在讚賞詩人的魁偉體格，但很遺憾的，不是經常地，而只是時爾露出那個而已，然而却是非常可觀。

詩人如此沉溺於那與生俱來的具有高度技巧的仙人洞，忽略了同甘共苦數十載的老戰友們，難怪臨終時都得不到安寧了。

詩人可能不會想到，以往有多少人在這仙人洞玩過的事情。傻瓜屈指算來，詩人已是第七位了。

地震時，這個仙人洞可能會震動得很厲害，詩人因這一震動而失盡很好的主義，所剩的僅只櫻內主義而已。

更奇怪的是，這春詩不僅被公開發表，而且還處處加以引用。女攝影師把部分詩句更改後，把它編入模範京戲中，到處宣傳起來。在電影「燃燒的一代」中，黨書記更高聲朗誦「無限風光在險峰」，活像十世紀左右，太陽教徒在讚美皇后一般。

啊——，傻瓜幾乎要嘔吐了。

再查一查看，詩人與女攝影師寫春詩，是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九日。這時期，正是中國遭遇「天災人禍」的最痛苦的第三年。

北方的人民，飢餓之餘，採雜草或將玉米梗的蕊拿來磨粉吃。許多農民，突破軍隊或警察的封鎖線，潛入城市尋求生存的機會。南方的農民則捨棄一切，大舉逃亡到香港。整個國家都陷入飢餓與混亂之中。工業停頓了，農村疲憊至極，正是非常的一個時期，然而詩人同女攝影師二人，却……

啊，傻瓜實在是太天真太不懂事了。



生意人 和傻瓜

到橫濱的山下町去訪問朋友而未遇，於是在傍晚冬天的雨水淅瀝聲中，轉身走向中華街。

走在路上，瀏覽兩旁餐廳樹窗中所掛廣東「燒烤名品」的烤鴨、臘肉、臘肚、臘腸、叉燒等等，不由的食指大動，很想喝一杯。於是尋找一家普通店面而可以吃到真正中國味的小店，喝了一大杯茅台酒。

酒醉飯飽，再度走上細雨霏霏中的街道，夜幕低垂，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或店門口耀眼的灯光，照得狹窄的中華街閃閃明亮。路上人影稀疏。有四、五位食客，大聲嚷着不知說些什麼，搖搖幌幌的走出餐廳，以歡樂的步伐，很快的走過去，路上於是又恢復先前的寧靜。店門口的遮陽板上，有少量逐漸匯集而來的水滴，滴滴搭搭地滴在人行道的石板上面。只有這滴滴搭搭的水聲，在這雨夜裏，融入寧靜的、單調的氣氛中。

雨水漸漸變大，我為沒有帶雨傘出來而感到後悔。這一帶或許有人賣廉價雨傘也不一定。上星期因感冒而發燒的苦澀經驗，又浮現我腦際，還是購買一把比較妥當。

不料，忽然有一家灯火煌煌的貿易公司映入眼中。推開大門走入店內，繞了一圈看看。傘子是有了，但價錢太貴，是油紙作的。這種貨，可能專為美國老人觀光客作的，讓他們買作旅遊日本的紀念。我是一個笨手笨腳的人，拿着這種東西，只要搭上一次電車，馬上就會被揉壞，丟入垃圾箱中。

我沒有買它，推開大門就要出去的剎那，忽的發現店內的一個角落裏，有一排的書架。這個店舖也賣書？一向喜歡看書的我，不勝其誘惑，信步走過去。

我看書架上的書。看着看着，那些書變得全是一卷縮着的毒蛇了。我難道真的醉了？

這家店舖是貿易公司，並不是書店，但所陳列的圖書，却是種類繁多，數量可觀。科學技術、文藝小說、文學史、政治等，幾乎應有盡有。從

內容方面看來，同「神保町」那裏專門銷售中國圖書大賺其錢的新、舊三店舖比較，也毫不遜色，全都是來自偉大中國的書籍。

在中華街買書的人，大部分一定是長期在海上生活的人，或是遠離祖國而在海外奮鬥着的華僑。此外，或許還有熱愛中國人民，為中日友好而努力學習中國話的日本人也不一定。

他們誰也沒有過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就像白紙一樣的清白。他們為追求知識，付出高價購買這些書籍回去，一句一句的開始研究，改變他們的世界觀與思考方法。這會大大的影響他們的行動與前途。

可是，那裏所排著的書籍……

那些書一定是前幾年所出版的。因為這些書的思想或內容，正有下記結論所指斥的問題，那就是去年（一九七六）十二月二十五日，「新主席」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結論所指的思想和內容。即：



廬山·龍首崖的廬山松

「四人幫曾長期掌握輿論的陣地，大事宣揚修正主義的荒唐論調，為所欲為的蹂躪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原理，篡改或歪曲「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種方針、各種政策，導致形而上學猖狂、觀念論橫行。許多正確的事情都被他們說成錯的。他們顛倒是非，把黑的說成白的，擾亂了人們的思想。」

四人幫有保護者支持他們的那個時候，他們任意閹割馬克思主義、曲解社會主義、蹂躪民主主



廬山遠景

義，控制全國所有的宣傳機構，掌握文化與出版機構。

隨便舉出一個例子，也都可以充分瞭解他們所散佈的毒素，是何等的驚人。一九七四年，僅僅三月的一個月，新華書店所發行的「批林批孔」一書，就多達兩億冊之多（北京周報報導）。這真是驚人的數字。這是僅僅一個月的事情。但這四條毒蛇所橫行的並不是僅僅的這一個月。他們橫行了多久？他們散佈了多少毒素？這實在是難以數計。而且，這些毒蛇不僅長期迫害國內人民，今天還在國外的日本中華街繼續長期散佈其毒素。

在鮮花和毒草混淆不清的那個時期，商人只求利益的想法，還有可以原諒的餘地。可是，是非既已很明白的今天，商人却依舊把那些毒素堂堂的擺放出售。

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任何思想都可以自由發表。可是這些商人，嘴裏說是進步的，要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却至今還在出售毒素。

說不定，這些商人至今還在支持四人幫也不一定。否則為什麼要把四人幫的理論書籍擺在書架正中央？為什麼要把高喊四人幫萬歲的海報，張貼在最令人矚目的地方呢？

大概這些自命為革命的商人，是想徹底支持反對「毛主席」、「華主席」，反對中國人民所熱愛的「周總理」等一夥人了。不然的話，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要把反對那些主席的正確理論、抨擊「周總理」的宣傳品擺在書店中？

這些自以為進步的商人們，似乎在反對着馬列主義。否則為什麼在四人幫醜態已完全暴露的兩個月後，還要出售明知是錯誤的、表面上比托派更左傾，實質是右傾的宣傳品呢？

或許，自稱為中國人民之友的商人們，內心却在反對中國人民也不一定。否則，為什麼還要出售那些令中國人民長期來；「看在眼裏，恨在心裏」的宦官佞臣們無恥的言論集或「假批判真散毒」的宣傳品呢？

聰明的人們或許會說，這些商人資本少，銀行債務多，若要像中國的中華書店那樣，一下子把幾十億有毒素的書籍收回，一齊燒掉，可能立刻就要破產了。

然而，明知有毒還要出售是不對的。那同販賣嗎啡的人，在本質上是毫無差異的。

為圖自己不受損，繼續獲利，那就完全未把朋友、革命家等放在眼內了。（待續）





抓「蟲」聲中論 台灣農業的 產銷弊端

◎ 臺灣大學圖

卷 吳 數位化

■ 季二

產銷問題是癥結所在

「蕉虫案」、「葱虫案」，近半個月來在國內報紙社會版上吵得喧天嘵轡，在檢舉人與當事者一答一辯的新聞處理下，熱鬧有餘，真相却始終無法澄清，讀者在一片抓虫聲中，全落入了報紙炒新聞的假象中，忽視了問題癥結所在。

其實退一步看，這兩件案子的弊端皆是出在產銷問題上，但可惜的是却不見有任何一家報紙能正視這個問題，因此恐怕在「蕉虫」、「葱虫」結案後，農業產銷制度仍將依然故我，受害的還是全省農民。

台灣目前農業產銷問題的嚴重性，可從近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中得到證明：

一民國六十七年本省毛豬產量過剩，導致豬肉價格跌到四斤一百元的慘狀，養豬戶自宰毛豬沿街叫賣。

一民國六十八年鳳梨生產過剩，產量超過契作面積產量一倍，價格大幅滑落。

一民國七十年臺南縣玉井鄉芒果大量滯銷，由農會收購丟入曾文溪。

一民國七十一年二、三月國貿局准許濃縮果汁大量進口，致使桶柑產生前所未有的滯銷狀況；四、五月恆春半島洋蔥滯銷多達四十餘萬袋，屏鵝公路兩旁堆滿棄置洋蔥；五至七月高屏地區香蕉生產過剩，四千公噸的香蕉被運到楠梓仙旗尾溪拋棄。

而今年，根據青果社企劃生產人員統計，香蕉將滯銷至少在八十五萬箱以上；農發會在年初時也曾預測，今年台灣毛豬極可能重蹈民國六十七年生產過剩的覆轍，只是這些事實全被「抓虫」的聲音給掩埋了。

四種產銷體系

台灣現有農產品產銷體系可分成四類，第一類是有健全的產銷體系，而執行也相當澈底的產品，計有菸葉、釀酒用葡萄及甘蔗三種，此等產品均由公營機構獨家收購加工，一切按照契約產量保價收購，績效尚好。

第二類是以外銷為主之加工原料用農產品，包括洋菇、蘆筍及竹筍三種。這些產品係由省農會與台灣區礮頭公會，每年視國內外市場需要，共同擬定生產目標後，分配給各鄉鎮農戶生產，並按保證價格收購。

第三類是以內銷為主，尚未建立健全產銷體系之農

產品，計有稻米、雜糧、毛豬、鮮乳以及大部份的青果蔬菜。這些產品的特色是，農民可在政府生產目標下自由生產及銷售，不易做好計劃產銷。

第四類是內外銷兼有，但僅有外銷部份建有產銷體系的農產品，香蕉、洋蔥即屬此類。它的產銷方式是由公營機構分別和農民訂合約生產（即契作），按照保證價格收購，但是超過外銷數量的部分則由農民自行處理。

因此從制度上來看，香蕉和洋蔥的產銷方式基本上並無差異，唯一不同之處是前者由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負責產銷，後者却由省、縣市、地方三級農會管理，而此次「抓虫」事件所針對的焦點即在這兩個由省政府督導的單位。

青果社的派系傾軋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目前共有九萬八千餘名社員，總社之下設有七個分社。根據合作社法，由蕉農選出的理事會為實際決策、執行單位，並有權聘任總經理擔任行政管理職務，而此次「蕉虫」事件的檢舉人即為該社身兼立法委員的理事陳瑞斌，被檢舉者是現任總經理陳儒景。

青果社負責督導外銷的主要農產品為香蕉及柑橘，而又以香蕉為大宗。由於本省香蕉及柑橘的產區及產量不一，因此各地蕉農所選出的理事即常為「利益團體」立場不同，而相互傾軋，形成了所謂的「高雄派」、「嘉南派」及「台中派」。其中又因高雄旗山香蕉產量佔全省總產量百分之六十以上，使得「高雄派」在青果社舉足輕重。

其實陳瑞斌、陳儒景二人皆為高雄地區出身，早年也同屬高雄縣地方派系的「白派」，但是陳瑞斌在擔任旗山鎮農會理事長時，曾將陳儒景的表哥柯文仲（時任農會辦事處主任）移送法辦，二人因而結怨。自此陳瑞斌逐漸傾向「黑派」，陳儒景轉而與「紅派」接觸，而目前青果社的副總經理黃承城即為「紅派」。

這種複雜的背景，不但形成理事與行政主管間的矛盾，更使合作社功能大打折扣。像此次陳瑞斌在中日蕉貿會議一波三折期間，提出「插花」檢舉，不僅造成日方商社懷疑我方談判代表的合法性，更貽誤了商機。因為姑且不論是否屬實，談判終究涉及全省兩萬戶蕉農的利益，同時蕉農產期有限，拖延談判時間，

將會造成更多香蕉熟爛，而無法處理。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青果社產銷秩序無法維持，內部派系鬥爭也必須負相當大的責任。

青果社未做好產銷計劃

其次，青果社目前實施的契作制度也必須檢討。據了解，青果社目前契作係由蕉農自由申報，事先並未對市場需求進行估算，待中日香蕉貿易談判有結果後，再分配外銷數量，剩下的自然成為內銷。而這種不依照市場導向的生產方式，在目前年年都須經過談判始得決定外銷數量的情況下，極易造成內銷供過於求的現象。

根據台大教授許文富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本省香蕉成長已至飽和，絕不可再輕言推廣。但是青果社在去年香蕉生產過剩及外銷市場又逐年誤判的雙重事實下，竟然在一年之中又增加了一千八百公頃的種植面積，動機何在，令人費解。

此外，青果社總經理陳儒景在去年創下銷日五百万箱，每箱九・三五美元的高價格後，曾預測今年至少可以每箱八美元價格，銷日六百万箱，結果今年談判交易數目只有四百四十萬箱，每箱六美元。這種冒然、樂觀的假設，不但沒有根據，同時也暴露了青果社未澈底做好產銷計劃。

省合管處處長陳伯村去年在了解青果社派系林立的現象後，即表示要整頓內部人事傾軋現象，但一年下來，却愈演愈烈，難道這些事非得由立法院、監察院、調查局出面才辦得通嗎？假如今年「蕉虫」案未被抖出，合管處又將如何？

農林廳長余玉賢在去年香蕉過剩巡視旗山時，也曾向蕉農及省議員提出「依據內外銷需要量確實實施計劃生產」等七項改進辦法，雖然辦法很好，但是今年再度滯銷也是事實。

「葱蟲案」也暴露了產銷問題

至於四月十九日爆發的「葱虫」案，基本上和「蕉虫」案很類似，問題都是出在主管單位失職。

台灣外銷洋蔥係實施計畫性產銷，收成後由各地農

會負責收購，並於取得省農會供葱證明後，再由台灣區蔬菜輸出同業公會辦理外銷。在此過程中，省農會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而在中日洋蔥談判中，省農會亦有重要的影響。

而此次葱農「抓虫」檢舉行動的原因，在於省農會一直不將向葱農徵收各項規費的帳目公開，同時在外銷市場高價時，農會却以低價向葱農收購，因此引起葱農懷疑省農會從中剝削。

洋蔥和香蕉一樣，均採契作方式生產，形式上是做到了產銷一元化，但執行階段却不理想。因為洋蔥也是採先行栽培方式，等到作物快收成，才和日方展開數量及價格談判，由於我方產量已呈固定，但外銷數量却屬未知，情勢被動，對談判不利。

以今年中日洋蔥談判為例，由於省農會提報今年省產洋蔥數量在七十萬袋左右，以致誤導我方談判代表將外銷數量列為第一爭取目標，價格則被置為其次。不料事後證明今年省產洋蔥可供輸日數量不過卅八萬袋，日方開出的信用狀省農會根本無法供應，使葱農利益損失極大。

這種連基本生產情形都無法掌握的一團混亂現象，自然使得年年向省農會繳交「產銷改進費」、「市場調查費」的葱農們，怨氣中生。

國內由於工商經濟高速的成長，農業收入逐漸相對的偏低，形成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商業發展的跛形現象。而為了提高農民收益，農產品交易法已於去年九月一日公佈實施，不過從青果社「蕉虫」、省農會「葱虫」兩案看來，農產運銷並不僅是設備與制度的問題，它同時也涉及了人和決心兩項決定性的變數。

因此農業當局若不能將此次「蕉虫、葱虫」實案中，所呈現出的產銷弊端，通盤澈底檢討，那麼，農業產銷將永遠是我國農業經濟的嚴重痼疾，「虫」也將抓不勝抓。

公害日誌

□編輯部

林園石化工業區又見毒氣外洩

林園石化工業區群隆現代企業公司於三月二十三日晚由於儲氣槽液位自動開關失靈加以操作不當，發生嚴重氯氣外洩事件，造成六名員工中毒受傷，並有三次爆炸，附近村民被迫疏散，警方漏夜實施交通管制，極力搶救，情況才見緩和。但附近14戶養殖業者均已遭受毒氣污染，不少魚蝦因而暴斃死亡，正向廠方要求賠償，由於雙方所提補償費差額仍談不攏，目前正在協調之中。

高雄市的環境品質差矣！

市議員蔡慶源在質詢中指出，高雄市環境污染已經到了嚴重的地步，尤其前鎮區幾個公營事業，如中化公司高雄廠、台灣鹹業公司、台肥公司高雄廠等，因生產而造成的各種公害，前鎮區民意代表的再三力陳應予遷離本市，以保障市民身心健康，迄今毫無動靜，真叫人擔憂，希望市政府要拿出魄力，立即改善。

免洗餐具的後遺症

台灣的新流行病——市面上到處使用免洗餐具所帶來的垃圾問題，已使得推廣這項運動才一個月的衛生署大為煩惱。由於餐廳的廢棄物屬於事業性廢棄物，必須自行處理，而免洗餐具原料是發泡聚苯乙烯，燃燒後會冒大量濃煙造成空氣污染，如果掩埋在土裏又不易分解，而且體積龐大運載不便。現在有些地區的垃圾車已經拒收免洗餐具，使用者才發現這種廢棄物處理的困擾，紛紛向衛生署抱怨。希望當初不能未雨綢繆的衛生單位，能即時亡羊補牢，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否則原有的衛生問題尚未能解決，卻已徒然增加社會的垃圾負擔，重新添加一個衛生問題！

台灣森林的危機—— 盜伐加上濫墾

據省府官員表示，台灣森林的盜伐雖已降低，但因與林班標售制度有關，迄未絕跡，其中最嚴重的68年，經航空測量出被盜伐材積高達八千三百立方公尺，其中以一級檜木最多，計損失十餘億元。所以希望能改變此一標售制度。

公害糾紛的協調

頭份鎮蘆竹里於三月七日再度召開公害賠償協調會，參加的廠商有中苗公司、台灣聚乙烯公司、恒誼化學公司，及縣府官員及受害農民十餘人，協調結果廠商以每台斤十塊五毛的糧物價格照價賠償才達成協議。

何處再有覓安寧居所？

根據師範大學衛教系58年和68年所作的北市國小及國中學生高頻率聽力障礙率從1.5%升至3.8%，可見都市噪音品質之惡化，環保局曾對台灣地區噪音作一評估，台北市和高市吵雜地方佔了三分之一以上，台中地區較好只有13%。目前北市交通要道的噪音平均值為85分貝，已超出警戒標準，值得大家加以重視了。

小心你的口舌——

蔬菜的農藥殘留量過於偏高

據台灣植物保護中心主任李國欽的專題研究指出，全省各地蔬菜殘留農藥量皆過於偏高，其中豆菜類的含藥量超過標準的達25%，其餘蔬菜也多高達20%以上，對於消費者的衛生及健康威脅過大，農林廳已在全省主要蔬菜產地設置殘留農藥測定站27處，負責抽測。並決定有效取締偽劣農藥，以提高農藥品質，降低售價，並減少農藥對消費者的危害性。我們期待過些時候大家都能夠吃到安全衛生的蔬果——即使被蟲兒咬過也無所謂。

雲淡風清終不再

—檢視高雄縣的污染問題

□李 田

日趨嚴重的污染情況

高雄縣是一個以農、漁業生產為主的農業縣，但因鄰近全省第一大工業城市的高雄市，因此縣內滿佈衛星工業據點，尤其仁武鄉、大社鄉、林園鄉及大寮鄉等石化工業區所排放的工業廢棄物，經常發生公害事件，使得高雄縣成為污染頗為嚴重的縣份之一。

雖然縣政府每年都編列一筆預算實施公害防治計劃，但根據高雄縣政府發表的一份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從民國六十年到七十一年，縣內所發生的各種公害污染損害農、漁業面積及損害金額不但未見減少，反而逐年增加：

以上統計數字，尚未包括各鄉鎮市自行處理的公害糾紛案件，以去年為例，光是縣政府受理農漁業生產環境遭受污染的糾紛案件即有二百六十五件，幾乎每三天就有二件公害事件的發生，顯見高雄縣公害問題的嚴重。

空氣污染最受抱怨

空氣污染對縣民生活環境與健康影響極大。根據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與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及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合作，選定高雄縣空氣污染較嚴重的林園石化工業區、污染狀況稍輕的路竹、以及較無空氣污染的旗山所作的訪視調查及居民健康檢查，發現污染區（林園

高雄縣歷年各種污染損害農漁業面積統計表

年 度	60	61	62	63	64	65	總 計 1238.1734 1429 52,880,588
受 害 面 積(公頃)	1.600	2.2854	4.6300	9.5900	1.1700	688.7525	
受 害 農 戶 數	1	6	12	23	7	400	
損 失 金 額(元)	7,000	34,500	230,500	313,685	5,200	19,663,940	
	66	67	68	69	70		
	16.0084	268.2332	70.5630	104.1170	63.7448		
	47	268	210	275	180		
Collection held by Professor Tsu-Ping Lai Digitiz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215,745	18,947,047	2,776,268	5,599,843	5,086,860		

與路竹合併)居民在包括十八項症狀的疾病檢驗項目中，有十項(口腔粘膜炎、頸部淋巴結節、貧血、鞏膜充血、眼屎、手足皮膚病、手、足感覺麻痺、手、足運動障礙)的罹患率高於控制區(旗山)，只有在喉頭發炎、牙齦發炎、心臟異常、眼結膜發炎、黃疸及手足皮膚異常等項目低於控制區。其中尤以高血壓的罹患率，以林園污染區最高，路竹污染區次之，旗山控制區最少。

報告中指稱，污染區居民在口腔粘膜潰瘍、頸部淋巴結節、眼結膜、眼鞏膜充血、手足皮膚病及手足感覺麻木與運動性障礙等罹患率有高於控制區的現象，證明這幾個健康項目較易受到空氣中有害污染物如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刺激。

另據調查報告中有關公害被害感的調查研究顯示，空氣污染是最受縣民抱怨的一個公害問題。

空氣污染大多來自仁武、大社、及林園三個石化工業區，附近居民每天提心吊膽，不知何時何日，會有毒氣飄出，以下是幾個大家餘悸猶存的記憶：

重大公害案件

□大社石化工業區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廿四日上午三時卅分排洩多量氯化物，致該工業區員工及高雄市楠梓地區居民五百多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家畜農作物受害賠償達一百餘萬元。

□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仁武工業區，台塑公司仁武碱廠，由於液氯壓送機故障，排出多量氯氣，致仁武地區八卦村村民五十人中毒，廢氣更隨風飄向高雄市及鳳山市，一股惡臭瞬時彌漫高雄縣市，居民聞此刺激性的惡臭，無不涕泗縱橫，咳嗽難過，欲避無處去，嚇壞了高雄縣、市民。該次公害事件也損害農田卅一公頃，賠償金額計達三百八十五萬八千元。

□林園鄉石化工業區的中美和石化公司於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上午七時許，因機器故障發生鍋爐跳車情事，致使燃料油不完全燃燒，排放出濃濃黑煙，造成汕尾地區東汕、西汕、北汕等三村二千多戶住家、卅餘甲五十戶草蝦魚塭遭殃，住家染上一層黑煙土，魚塭或蝦相繼大量死

亡，計賠償損失七百卅四萬元

□林園鄉中國合成公司碳煙廠於七十一年七月廿七日因排放黑煙，污染環境，使北汕村民深受其害，經與該廠理論時，村民情緒憤怒，致手持木棒搗毀該廠門窗等設備一公害在高雄嚴重至此，而政府的制裁及賠償措施又遲遲其行，於是，人民開始運用私力而不是依恃公法力，來保護自己。

除了空氣污染外，水污染也是一項嚴重的問題，林園鄉汕尾地區村民的飲水均已造成了重大污染。據一位北汕村劉姓村民指出，過去林園石化工業區未設立前，他們所使用的水均為地面水，但如今却必須裝設馬達抽取地下水，每月須負擔抽水電費，而且由於空氣污染及水污染，危害村民健康，使村民們甚為痛苦，甚至有些發生公害的工廠，口口聲聲要加改善，但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製造公害，危害村民。

除比較大的公害案件外，其他尚有為數不少的大小公害案件，例如路竹鄉和信興公司養豬場排放養豬廢水，造成興達港內海養殖漁類大量死亡的公害糾紛，環球水泥大湖廠毀損農作物事件，大寮鄉泰銘實業公司，大社嘉岱冶金公司，鳳山海洋食品公司，嘉新水泥岡山廠，大寮福陽工業公司等公害事件，均造成附近農作物損害及污染居民生活環境，雖經高雄縣公害防治會報逐一查估鑑定，協調賠償，但仍有層出不窮的公害案件，因賠償協調或要求改善未獲圓滿解決，造成縣民金錢、時間與精神上莫大損失，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阿米諾酸廠的污染— 居民被迫使用暴力

高雄縣民以暴力來防治公害，其中最引人注目且影響深遠者，應數林園鄉中門村阿米諾酸廠公害案。

阿米諾酸工廠在製造「氨基酸」過程中所排放出來的惡臭、廢氣和廢水，長期以來已嚴重地污染村民的生活環境和危害健康，村民們於民國六十四年即開始向有關單位陳情改善或遷廠，但有關單位始終拿不出解決辦法，因循推拖達七年之久未能獲得實質結果，終於逼使該村村民三百

餘人於去年三月廿八日衝進該公司，以石頭、木棍搗毀辦公室與實驗室儀器，這場雷雨般的暴力行動，使廠方損失一百多萬元，震驚全國。也因此創下了民衆以暴力對抗公害的一個先例，咸認將對各方面發生深遠的影響。例如林園鄉中國合成公司其後於七十一年七月廿七日因排放黑煙，遭北汕村民手持木棒搗毀該廠門窗，未嘗不是受阿米諾酸暴力事件所影響。

阿米諾酸廠公害暴力事件發生後，久受為害的村民並未因此而罷休，繼續以暴力對抗阿米諾酸廠，手持磚頭木棍等原始武器的人民，限令工廠老板在未改善公害防治設備前，不得開工生產，製造惡臭。不料該公司於去年五月十日以為人民武力不足為懼，悍然復工生產，又產生充鼻難聞的惡臭，致群情激動的中門村民三百多人再度湧進工廠，搗毀廠房的石棉瓦和辦公室的玻璃，並將新造的五百多斤重大鐵門，抬到大水溝丟棄。

該暴力事件，經由該廠向警方提出告訴，並由高雄地檢處檢查官將為首的該村村長林本源、村民李國輝等五人依毀損、妨害秩序、妨害自由等罪起訴，但高雄地方法院僅將林本源等五名被告分別依毀損罪各處罰金五百元了事，其餘妨害自由及妨害秩序部份均判決無罪。這項判例十分珍貴，這是法官對人民以私人對公害行使自衛權利的一項承認。

但是，阿米諾酸公害糾紛並未因法院的宣判確定而終止。去年十月六日凌晨，該廠突起無名火，燒毀該廠堆放鴨毛、牛角的原料倉庫，損失達三百萬元，起火人迄今仍未查明；十一月十日該公司進貨大卡車又遭憤怒的村民擋駕，不允許開進工廠卸貨；此外，發生公害糾紛期間，該廠部份高級職員及董事長曾被憤怒的村民毆打及欲推去喝污水，工廠也不時遭到零星村民以石塊丟擊，破壞門窗。

該廠抵不住難犯的衆怒，已經元氣大傷，終於決定提早遷廠，於七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拆除廠房機器，遷往嘉義縣嘉太工業區，使得暴力事件發生後八個月來引發許多糾紛的阿米諾酸事件終告一段落，林園鄉中門村三千多位村民也拱手稱慶終於脫離了七年多來終日籠罩在惡臭味下的苦痛，而戰勝了公害。

檢討這一場阿米諾酸公害事件，中門村民訴諸暴力，固屬違犯法律，但村民們忍受了長達七年的苦痛，而有關單位却以推、拖、拉的方式逃避責任，未予解決，遂使村民認為政府對公害管制無力，乃轉而以行動阻止工廠繼續開工，終釀成暴力事件，包括工廠、村民及政府有關單位都難辭其咎，而有關公害的法令規章及制度本身存在缺失，更有待進一步研究修正及立法。

防治公害應採取的對策

工業的發達，雖然提高了國人的物質生活水準，但對於伴隨而來的所有公害問題，在觀念上，包括資本家與政府有關單位，應確認「生命第一、健康優先」的觀念，不可存著「生產第一、工業優先、利潤為重」的觀念，並對今後公害防治及處理採取以下對策，以減輕日趨嚴重的公害問題：

一徹底執行管制作業，以杜公害之發生：依據法令，凡產生空氣污染或水污染工廠，應在設廠之初，要求其安裝確實有效的污染防治設備；建廠完成試車時，必須由工業主管部門會同空氣污染防治或水污染防治主管單位檢查合格後始准登記開工。惟工廠對於防污設備管理操作不甚注重或防污染設備故障而不修復，致使生產過程中，不斷排出污染物，產生公害，如此情況，雖經主管機關頻頻告發處罰仍不改善時，請上級政府准予依據工廠設立登記規則第六條五款規定：「足以構成水污染或空氣污染或噪音等嚴重公害而無妥善處理設施者不得許可設立」，暨同規則第十九條之規定，予以勒令停止營業，俟改善後經複查符合規定後始准予復工。

一嚴格執行土地分區使用：目前縣內或國內工廠，尚有散置於住宅區或農業區者為數甚多，排出的污染物容易造成傷害人體健康及農作物生長，業者雖有部份願意改善，但由於資本短缺及廠房老舊，不易改善而形成公害糾紛無法解決，如能將工廠集中設置於工業區內，則不易直接損害人體及農作物，對於新設置工業區則應妥為規劃，遠離住宅區及農業區，將可減少公害糾紛案件。

一應儘速在中央、省、縣各成立環境保護
《下接第39頁》

國防與國民經濟

聽美國「和平運動」

人士演講記錄

□何萍



前　　言

前天被一位朋友邀去聽一位致力於美國「和平運動」人士的演講。正是那天美國雷根總統剛公佈了美國將要發展一套新的核子武器防禦系統。當我們踏進講堂時，大家正在熱烈的討論這條新聞。我們坐定後又來了十幾個人，一間不小的講堂滿滿的坐着一百多個人。

一位滿頭銀髮的男士上台，經過介紹後知道這位瓊斯先生是位退休的經濟學教授，現在全心致力於美國的「和平運動」。據介紹瓊斯先生的那位年青人說，現今美國的反核子武器擴張的「和平運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們各處演講教育民衆，並經常去華盛頓遊說美國國會議員，希望議員們支持凍結核子武器。

瓊斯先生說他要講的不是核子戰爭一旦發生會給人類帶來多大的禍害，他要講的是美蘇兩霸的軍事競賽如何給全世界帶來資源的浪費，以及美國國防的開支對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美蘇兩霸是大軍火商

他說在 1980 年時全世界的核子武器存量的摧毀能力已經相當於當初丟到廣島的原子彈的 100 萬倍。但是美蘇兩霸每一天還繼續投入 100 萬美元在發展更新的核子武器上。他認為用如此龐大的財力與資源在發展殺人的武器上，卻對世界上的飢餓、疾病、文盲置之不顧是很不人道的事。他介紹給大家一本書叫 North-South; Program for Survival 是幾個曾在聯合國作過事

的人所著，在 1980 年出版。這本書估計只要用一年軍事費用中的半天（亦即 730 分之 1）的花費即足夠消滅全世界上的瘧疾。只要用每年軍事費用的百分之零點五就可以買足夠的農具使第三世界的人可以求得糧食的自給自足。一部坦克車的成本可以蓋 14 間學校，足以容納 3 萬個學童。美國前任副國務卿曾指出，第三世界非產油國家的平均個人所得，在 1979 年僅是 670 美元，而在 1970 年到 1979 年中間總共耗費了 640 億美元向外國購買武器。以 1978 年為例，這些國家所購買的武器百分之七十來自美蘇（美：39%，蘇：30%）。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本來可以用來發展經濟的資源卻花費在武器上，並因此高舉外債，美蘇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商人，他們以外銷過了時的武器所賺的錢來發展新武器。

對美國本國來說，每年軍事費用要用掉 GNP 的百分之六。在雷根總統加速擴大國防開支之下，國防支出已經自 1981 年聯邦政府總支出（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與公債利息兩項）的百分之五十四，將增加到 1986 年的百分之七十九。他認為在目前經濟蕭條，失業增加到百分之十點四的情況下，許多人無家可歸，流浪街頭，雷根大量削減社會福利的開支，卻大量增加國防開支是叫人不能忍受的事。他估計在未來的五年中，國防總支出將達 17,000 億美元（每分鐘 3,800 萬美元），合計每個付稅者五年中將為國防開支出兩萬美元。

戰爭不利於經濟

他說一般人有一個誤解，他們因為看到二次世界大戰將美國自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中解救出來，就以為戰爭是有利於經濟的。事實上美國參加越戰對本國經濟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害。他說，越戰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到今天還不能解決。他又介紹一本由一位保守派的經濟學家 Eliot Janeway 所寫的書，書名是 *The Economics of Crisis*。這本書述說美國以前的戰爭雖帶來災害，但也附帶來一些經濟上的好處。他舉美國南北戰爭為例，在內戰以前美國的鐵路都是一段一段建起來的，每段的鐵軌因為規格不同，所以不能連接起來，鐵路不能全國通車。南北戰爭時為了補給軍隊就必須將鐵路連接起來，戰後美國的火車可以全國通行。書中還舉另一個例子，即是美國的成衣工業也是在南北戰爭時發展起來的。因為給軍人作軍服，因此必須將尺寸規格化，才發展出來成衣的大小號碼。可是 Janeway 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戰爭不再對經濟有什麼好處了。

軍事開支導致經濟蕭條

瓊斯先生接着說軍事開支是造成今日美國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說因為資源用來生產武器就不能用來生產消費物資與投資物資（像機器、廠房）。武器生產了被儲藏起來，因此並沒有與人民生產而得到的所得相應的消費品的供給，這是軍事支出助長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武器製成後的成本往往比大公司與五角大廈合同中所規定的價格高上一倍或更多。對失業來說，軍事支出與別項

支出相比所造成的就業效果是最少，因為武器製造屬資本密集，而且所僱用人員也都是高技能的工程師。目前這些高技能工程師並無失業現象反而是超過了充份就業。再多的軍事支付更使得各大公司高薪爭用這些人，而對失業問題幫助很小。他又說明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發展費用的百分之八十是同軍事有關。他說如果這樣大筆的研究費用可以用在研究其他的技術上，美國的製造業的生產力一定比現在強很多，不至於像今天樣樣落在日本後面。

他又介紹聽眾一本書叫 *The Iron Triangle* 是 Gordon Adams 所著由 Council in Economic Priorities 出版的。這本書中說明美國軍事支出是由一個鐵的三角支持着。五角大廈是三角中的一角，另外一角是最大的一百個武器製造公司，再一角是美國國會中的軍事委員會。這三個角彼此支持着，用納稅人的錢來擴張軍備。瓊斯先生認為這樣無止境的擴張並不會使美國更安全。他說只有靠公民用投票的方式來表示反對這樣的擴張。他最後引了美國前總統愛森豪在 1956 年講的一段話來作結束。愛森豪說：“有一天將到來，那時再沒有可以打得勝的戰爭。戰爭變成了一種競賽，到那時只有我們與敵人同歸於盡。到那時我們與別人力量相比到底誰的更大已經變得不重要，而我們離開這一天愈來愈近。”這一天已經到來。二十多年前這段話出自一個作了一輩子軍人的退休將領。他的忠告不得不發人深省。



誰說癌是絕症？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了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

遇到癌症病人，她往往以自己的例子來鼓勵他們。而且，還以自己的經驗為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為緯，陸續寫下數十篇防癌、抗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心病」三大部分，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李豐醫師

出版／健康世界雜誌社

定價／八十元

郵撥／106474 號

傍觀日本地方選舉

■ 黃順興

櫻花與選舉

我這次來日有三個目的，一參加妮娜與佐藤君的婚宴；二考察日本農村的變遷；三公害問題和有機農業的發展。沒想到一踏進日本國境就捲進了選舉的氣氛裡。日本全國四十四道府縣和九大市議會以及東京、大阪、北海道、福岡等十三個都府縣首長統一選舉在三月底公告，四月十日舉行投票，我的日本朋友們或多或少都為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奔走著。就這樣很自然地我也被拖了進去。雖然這是在行程計劃之外，但是想到這個與台灣關係素來密切的鄰國，其內政的發展多少會影響到外交、貿易等對外政策，個人藉此偶然的機會，能夠仔細的觀察一下全國性的大選舉亦屬難能可貴。在分析選情以前，我必須先說明「四月」份在日本的季節背景。

櫻花是大和民族的象徵，也是春到人間的報信花。我到名古屋時還是含苞待放，可是四月初一訪問九州當日正值春光普照花瓣盛開的好時光。成群的賞花人都換上輕鬆的春衣，喜氣洋洋地圍坐於臨時鋪在櫻花樹下的草蓆上，喝酒啃「壽司」。特別是都市人家更會利用這季節的假日全家遠足，來一次賞花兼團圓，一舉數得，難怪日本庶民數千年來一直樂此不疲，一些公司行號的老闆也會利用這季節為員工舉辦觀花會（御花兒會），連絡情誼慰勞員工。尤其當此選舉時際，部份候選人會透過老闆們贈送酒肴，暗地打點吩咐爭取支持。也因此今年的花季增加了熱鬧的氣氛不少。

這次地方選舉在四十四道府縣議會方面要選出二、六六〇名議員和九大市議會的六六五名議員，至候選人登記結果，前者有四五五五人，後者有九〇九人辦妥手續。這些候選人係由自民、社會、公明、民社、共產、自俱、社民連、革新連、無所屬（無黨派）各政黨推出。從三月卅日起開始正式活動。每日活動時間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十七時，候選人的宣傳車在

市區和鄉村各角落穿梭不停，懇請賜票的尖叫聲給人不快的感覺。因此儘管有部份候選人利用上班時間一大早就站立在車站前向路人打躬作揖，殷勤拜托，卻遭遇冷淡的反應，很少受到禮貌相待。甚至到了最後兩天進入衝刺時刻，在都市鬧區的街頭演講場合，這種近乎無神經的冷靜場面仍然未稍改變。這情況與十二年前（也是地方選舉）我所看到的有相當大的退化，真叫我感到意外。

選前民意測驗

日本中部的一份報紙在投票前以電話訪問選民，寫了一篇報導。下面簡介報導內容：

- 一 一般選民的態度：哼！又要選舉嗎？
 - 二 很多都市主婦到了投票前一～二天還不知道究竟要選什麼舉，何日要投票，
被問到
 - 一 你認為選舉會改善你的生活嗎？
 - A 答：不會變 78%
 - B 會好些 13%
 - C 會更壞 9%
 - 二 認為不會改變的理由
 - 1 誰當選都一樣，若說選舉會改善生活，以前不知已選過多少次了，怎沒改變？
 - 2 祇要金權政治存在一天，永遠不會改變。
 - 3 政治結構依舊，則不會改變。
 - 人民要求政府做些什麼？
 - 1 抑止物價上漲 29%
 - 2 加強公共建設 22%
 - 3 加強福利設施 18%
 - 4 改善教育問題 17%
 - 5 改善醫療設施 5%
 - 6 振作「經濟景氣」 4%
 - 7 改革政府機構及其他 5%
- 註：1 要求抑止物價以家庭主婦佔多數。

- 2 福利問題以希望加強老人福利佔最多。
 3 教育問題，全都指家庭及學校教育的荒廢以及
 少年暴行事件的對策刻不容緩。

三、憑什麼標準去選擇候選人？

1 人格品行	64 %
2 政黨	15 %
3. 政策承諾	9 %
4. 朋友的推薦	9 %
5. 其他	3 %

據報紙的選情分析，從這項大選候選人登記的結果看，同額候選（無投票當選）的選區顯著減少。也就是說搓圓仔湯的風氣有了改善，而這應歸功於革新系及無黨派新生代人士不計成敗的參選。在登記截止前報紙連日刊載地方消息，年輕的知識份子對地方政治的長期被少數人把持（用協調方式造成不競而當選）的局面已感覺不耐。他們憤怒地指出，這種無投票當選的事實即是民主政治的反動，也是地方的耻辱，年輕人絕不可容許下去，應該勇敢地站出來挑戰。因此到最後幾分鐘才在不少地區打破了同額候選的局面。

選舉結果

選舉結果顯示執政的自民黨與上屆相較，無論在議席或得票數都有進展，但道府廳道首長選舉中却失去了把持17—20年的北海道和福岡兩大縣道，而落入無黨派新人手中。北海道有近四百萬張選票，福岡也近三百萬張，在黨爭中的地位僅次於東京都。社會黨在登記時公開表明支持此兩道縣的無黨派候選人遂氣勢猛漲，進而使自民黨大受挫折，自民黨內反對派無不同聲譴責此係中曾根的聲望所致。中曾根本人顯然也有所警覺，因此當新聞界問他：「是否仍然準備解散國會，提早舉行兩院議員選舉」時，他竟然一反先前的說法，答說：「國會的任期明年才屆滿，當然兩院的改選也是明年的事。」藉此閃避這個不利的局面。另外日本最大在野黨—社會黨—也緊跟著一反先前反對解散的態度，在選舉揭曉次日搶著聲明該黨將連繫其他在野黨共同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自民黨解散國會，以便趁著中曾根聲望低落的機會打擊自民黨，增加在野政黨的議席。

造成中曾根聲望低落的原因有三，(1)美國之行誇口日本為太平洋上不沉的母艦；(2)聽從美國雷根總統

的勸告答允從下個會計年度增加國防預算，實行擴軍；(3)幕後支持者一田中角榮被起訴，且拒不接受自動辭職的勸告。

其中擴大軍事預算一節已在國內引起很大的震撼，主要在野黨及無黨籍革新派也針對這問題在此次競選中提出強烈的抨擊，福岡和北海道的失利多少受到這問題的影響。

美國與日本國內的軍火大企業對自民黨不斷施加壓力，自民黨乃有意逐漸擴軍，但是一般民眾的懼戰心理並未稍減。電影製片家一再重拍二次大戰中的慘劇，輿論媒介也不斷提醒戰敗的教訓，一些和平運動團體對自民黨所造成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綠黨」在日本出現

以保護環境提倡和平為宗旨的一群青年在德國創立「綠黨」，並在議會中取得議席，已受到其他國家政治運動者的廣泛注意，尤其在這組黨自由的國度，智識階層早在醞釀組織「綠黨」的計劃。據N H K電視報導，在全國基層選舉（市所村長及議員）中已出現一個由廿來歲青年領導，並以創立「綠黨」為號召的小團體。該團體雖然推出人選參加競選，但由於黨綱內容不甚充實，口號尚欠明確，在這次選舉成績並不甚理想。



日本公設選舉專用海報板。

卷之三

五

新
華
社

林波·賈林詩 拉丁美洲的呼聲

海
通

三

「愛與戰爭」一書是報導也是歷史，是見證，也是史詩。它敘述了廿多年來自瓜地馬拉和古巴，南迄智利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血淚辛酸史。

作者愛德瓦多·賈林諾生於烏拉圭，是一位記者、作家，也是位政治活動份子，由於他的信仰和活動，而數度遭到拉丁美洲獨裁國家驅逐出境。在這本書裏，作者以抒情的筆法記錄下個人旅遊拉丁美洲各地的見聞，不但生動地呈現了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人民由希望到絕望，由歡樂到憤怒的轉變歷程，同時也見證了拉丁美洲人民，為了締造更美好、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世界，所進行的絕不妥協的鬥爭——他們堅信唯有透過鬥爭，才可能改變惡劣的現況；在這一場似乎永無休止的戰爭裏雖然包含了無數的悲慘，却已埋下了勝利的種子。為了讓國內讀者進一步了解拉丁美洲的現況，本刊特將「愛與戰爭」一書摘出四萬多字，分數期連載，敬請讀者注意。

閉上眼睛便在深海中

在布誼諾斯艾利斯我丟掉了不少東西。由於時潮或由於惡運，沒有一個人知道何時命終。我帶了幾件衣服和一捲紙，離開了。

我沒有抱怨。這麼多人喪失了性命，而我若為東西哭泣，那是對於痛苦缺乏敬意。

吉普賽生活，許多東西原是伸手可得，但轉瞬復又消失。夜裡我擁有它們，白天失去。我不是東西的俘虜；東西並不能決定什麼。

當我跟格麗絲拉分手的時候，我一塵不動的離開了蒙特維多的房子。古巴海貝、中國寶劍、瓜地馬拉掛毯、唱片、書和一切。拿走任何東西，都會是對情感的欺弄。一切都是她的；共度的時光，那我為之感謝的時光。而現在我出發，走向未知，無情無欠一身輕。

我的回憶會把一切值得保留的保留下來。我的回憶比我自己更知道我自己；凡是值得存留的，它都不會失去。

內在的熾熱，城市與人民，在我的記憶中漂浮，漂向我；我出生之地，我的童年，我的孩子，那充漲著我的靈魂的男男女女。

十年前我看過

這齣戲的彩排

1

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會從他們家裡被人拖出去，丟在荒野中，背後有一排槍洞？

有多少人會被殘割、被炸碎、被燒焦？

恐怖從陰影中伸出手來，攻擊，然後又返回黑暗之中。一雙女人猩紅的眼睛，一把空無人坐的椅子，一扇碎裂的門，一個不會再回來的人：一九六七年的瓜地馬拉，一九七七年的阿根廷。

那一年，瓜地馬拉公開宣佈是「和平年」。但在瓜蘭城的城外沒有人打漁，因為漁網會拉上屍體來。今天，潮水則會把普拉達河岸的屍體殘肢沖上來。十年前，屍體在莫塔瓜河中出現，或者是在清晨，被人在山溝或路邊水溝中發現，面貌全非而無法辨認的屍體。先是威脅，然後是綁架、攻擊、折磨、暗殺。「新反共組織」(NOA—New Anticommunist Organization)宣佈跟「瓜地馬拉光榮的軍隊合作」，把它的敵人們的舌頭拉出來，切斷他們的左手。「民主反共運動組織」(MANO—Organized Nationalist Anticommunist Movement)則跟警察聯手，把他們要殘害的人門上畫上黑十字。

阿根廷考杜巴省的聖洛克湖中，用石頭沈在湖底的屍體現在慢慢浮起來了，正如瓜地馬拉的農夫們在巴卡牙火山周圍，發現了一片萬人塚，滿是腐爛的屍體和白骨。

2

在行刑室中，行刑者在受刑人的面前吃飯。他們向孩子們榨問他們父母的所在，又把父母們綁起來施以電刑，讓他們供出孩子的所在。報紙新聞：「一批穿便服的人，臉上蒙著黑布……坐著四輛福特小鷹型汽車來到……他們攜帶手槍、機槍和伊塔卡……屠殺之後一個小時，始有警察到達。」囚犯們從監獄裡被拖出來，在一場跟軍隊的戰鬥中，「因企圖逃命」而遭擊斃，軍隊則



據報導無人傷亡。布謐諾斯艾利斯的民情低沈：「阿根廷人，」他們說，「可以分為四種，一種是嚇壞了的，一種是關起來的，一種是埋起來的，還有一種是放逐國外的。」一九七六年年中，死刑列入刑法中，但在這個國家裡天天有人被殺，却既未審也未判。大部份被殺的人是沒有屍體的。智利的獨裁集團見這個辦法行之有效，立即模仿。正式的死刑只要有一宗，就可以引起國際的醜聞；但上千的人失蹤，却總只是留個疑問而已。在瓜地馬拉，親戚朋友們冒險從一個監牢到一個監牢，從一個拘留營到一個拘留營去尋訪，徒勞無益，而屍體則爛在叢林和垃圾堆裡。「失蹤」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既不必宣佈有囚犯，也讓人民無從有殉難者可以追悼。土地把人吞噬了，而政府則洗手表示清白。既沒有罪惡可以譴責，也不須有解釋需要提供。每一個死都在你心中反而復始的死過許多次，而最後，你靈魂中唯一留下的便是一片恐怖與不安的迷霧。

3

但大幅度實行這種「骯髒戰爭」，瓜地馬拉還只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個實驗場。由美國訓練、裝備和引導的人，徹底執行了這種滅絕計畫。一九六七年是一個冗長的巴托羅繆大屠殺之夜①。

其實，若干年前暴力已在瓜地馬拉開始，那便是—九五四年六月的某一天午後，當卡斯提羅·阿馬斯的 P—47 飛滿天空的時候。不久以後，土

地就還給了「聯合水果公司」，而新的石油法也由英文翻譯過來，獲得了通過。

在阿根廷，三 A 黨 (Argentin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阿根廷反共聯盟) 於一九七三年首次公開露面。瓜地馬拉的「骯髒戰爭」可以說是起於農業改革，而終於達到窮兇惡極的地步，把農業改革的本身敉平，掩殺了沒有土地的農民心中的希望；在阿根廷，恐怖統治始於朱安·多明尼哥·裴龍在長期放逐之後的重獲政權；長期的放逐使他在人民心中樹立起希望，而重新得權却又把這希望粉碎。布謐諾斯艾利斯的民情低沈：「權力，」他們說，「就像提琴。用左手抓，用右手玩。」其後，在一九七六年夏末，總統府重掌軍權，而工資則已只是原先的一半。失業人口大增，罷工遭禁。大學返回黑暗時代。大的多元企業公司獲得燃料分配、銀行存款、肉類與穀類銷售的控制權。新的立法允許跨國公司和阿根廷之間的法律訴訟得以在外國法庭進行。外國投資法被取消，跨國公司可以拿走任何它們想拿的東西。

阿芝特克②式的祭典在阿根廷舉行了。這樣的血要獻給那一個神？在拉丁美洲組織最佳的工人運動中加上這一個節目，豈能一天不付五具屍體為代價？

①指一五七二年聖巴托羅繆紀念日之夜對法蘭西新教領袖的大屠殺。

②Aztec，十六世紀初西班牙人初侵墨西哥時的土著之一，有相當高的文化，但有殺人祭神之習。

那時我在山中 遇見的小伙子們 可還有一個活著？

1

他們非常年輕。城市的學生，和來自鄉鎮的農夫，在那裡一升牛奶要兩天工資。軍隊在尾隨他們，他們說著骯髒的笑話，縱聲大笑。

我跟他們共渡過幾天。我們吃沒有發酵的玉米餅。夜間，在瓜地馬拉高地的叢林中非常寒冷。我們睡在地上，擠成一團，以便保持體溫，不致被凌晨的寒霜凍斃。

2

這一隊游擊隊中有不少印第安人。而敵人的士兵則幾乎都是印第安人。在節慶的時候，陸軍把他們抓了來。酒精的力量過後，他們已穿上了軍裝，扛上了槍。然後他們向山中進軍，去殺那

些為他們而死的人。

3

有一天晚上，這些小伙子們告訴了我一個故事：卡斯提羅·阿馬斯如何除掉一個具有危險性的助手。這個人或許會奪權，也或許會奪他的女人，為了防止這種事，卡斯提羅·阿馬斯派他送一封密信到馬那瓜。他帶著一封封好的信前往馬那瓜見獨裁者蘇莫扎。蘇莫扎在宮殿接見他。當著他的面把信打開，把信看完，然後說：

「你總統的希望即將達成。」

他們一起喝酒。

歡談甚久，然後，蘇莫扎送他到門口。突然，卡斯提羅·阿馬斯的使者發現自己獨自一人，門已在後方關起。

行刑隊業已列隊等候，槍手同時開槍。

4

那些日子的話——或者是我聽到的，或者是我想像出來的：

「從此岸到彼岸的革命。全國皆兵。我要親眼看看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

「會不會一切一切都改變呢？」

「連根。」

「那我們不再平白的工作了？」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當然。」
「也不再被人家當豬狗看待？」
「沒有人再是別人的主人了。」
「那富人呢？」
「不再有富人。」
「那誰給窮人穀子錢？」
「也不再有窮人。你不明白嗎？」
「沒富人，沒窮人。」
「沒窮人，沒富人。」
「但那樣瓜地馬拉就沒有人了。因為，你知道，這裡除了富人就只有窮人。」

5

副總統名叫克里門特·馬洛昆·羅雅斯；他辦了一家不知報紙為何物的報紙，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有兩個肥壯的人端著機關槍做守衛。馬洛昆·羅雅斯用擁抱來迎接我。他給我咖啡，拍我的背，溫和的看著我。

我，這個上星期才跟山上的游擊隊共處過的人，感到糊塗。「這是陷阱？」我想，又因感到自己重要，而頗為有趣。然後馬洛昆·羅雅斯解釋說，阿根廷著名的領航員的弟弟紐柏利，是他年輕時的好朋友，而我則跟他像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他忘了他面前的這個人是新聞記者。我既被變成了紐柏利，就聽著他破口大罵美國人，因為美國人事事做得不得當。一隊美國飛機，由美國飛行員駕駛，從巴拿馬起飛，在瓜地馬拉山中丢了凝固汽油彈。馬洛昆·羅雅斯非常生氣，因為那些飛機竟然沒有沾一沾瓜地馬拉的土地，就返航巴拿馬了。

「至少他們該落一落，是不是？」他問，我點頭。

「至少他們該著陸一下，這是至少的。」

6

我聽游擊隊說過。

好幾次他們看到凝固汽油彈在鄰近的山中上空爆炸。他們常常可以看到那紅熱的痕跡，樹木連根烤焦，動物捲成一團，岩石焦黑。

7

一九五四年年中，美國把阮文紹放在西貢的寶座上，又使卡斯提羅·阿馬斯勝利進入瓜地馬拉。



一舉之下，援救「聯合水果公司」的遠征軍，便把農業改革一刀兩斷，這改革，曾經將該公司未墾植的土地征收，分發給沒有土地的農民。

我這一代是額頭上戴著這樣的徵記開始其政治生涯的：時而義憤填膺，時而無力……我記得那個肥胖的演說家，用他清明的聲音對我們說話，而同時口中却噴發著火焰，那是一個在蒙特維多憤怒的呼喊與標語的夜晚。「我們來，是為譴責罪惡……。」

說話者是朱安·朱斯·阿瑞瓦羅。我那時十四歲，而這一刻給我的衝擊永不衰謝。

在瓜地馬拉，阿瑞瓦羅起創社會改革，而後雅各伯·阿班茲加以擴大，卡斯提羅·阿馬斯則將之溺斃在血液中。他告訴我們，在他當政期間，敉平三十二次政變。

若干年以後，阿瑞瓦羅變成了一個政府官員。危險的一種，即悔罪者。阿瑞瓦羅在阿蘭納將軍的政府下成為大使，而阿蘭納將軍乃封建地主



在巴拿馬的美國軍事學校，美國軍官正在訓練來自拉丁美洲各國的部隊。這些部隊的任務是追剿游击队，和鎮壓不滿份子的群眾性運動。

，瓜地馬拉的殖民行政官，屠殺集團的組織者。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我早已經不是天真的人了，但仍舊感覺到像小孩一樣被欺騙。

一九六七年在瓜地馬拉我結識米揚戈。他在他家中接待我，一個問題都沒有提，而我是從山中來到這個城市。

他喜歡唱歌，喜歡美酒，喜歡擁抱生活。他的腿已不能跳舞，但是他會拍掌，以增加舞會的氣氛。

稍後，當阿瑞瓦羅任大使的時候，阿道弗·米揚戈是國會議員。

有一天下午，米揚戈譴責國會中的一件欺詐案。漢納礦業公司，曾經顛覆過巴西的兩個政府，現在則使它的一個公司職員成為瓜地馬拉經濟部部長。於是，不久就簽署了合同，漢納公司跟瓜地馬拉政府合作，獨攬伊扎巴湖邊的鎳、鈷、銅與鉻的礦藏。依照合同，漢納公司為了政府的幫助，給予小費，而公司本身則獲得十億美金以上的利益。漢納公司既為國家伙伴，便免繳所得稅，同時以半價運用港口。

米揚戈大聲疾呼的反對。

不久以後，當他要進入他的「標緻」汽車時，一排子彈打進了他背部。他從輪椅上跌下來，身上滿是子彈。

躲在郊區的一個店舖裡，我等待瓜地馬拉憲兵隊追得最緊的一個人。他的名字是魯安諾·潘聰，他也是憲兵，或者說，也曾經是憲兵。

「看這牆！跳，能嗎？」

我歪著脖子。店舖後邊的牆好深好深。

「不能？」我說。

「但如果他們來，你跳不跳？」

沒有他路可走，如果他們來，我會飛。恐慌可以使任何人變成奧林匹克的冠軍。

但他們沒有來。魯安諾·潘聰那天晚上來了，我得以跟他長談。他穿著一件黑皮夾克，他的緊張使他的眼睛閃爍。魯安諾·潘聰做了逃兵。

在大選的前夕，二十名政治領袖被屠殺，而他是目擊者中唯一留下來的人。

事情發生在馬塔摩洛斯拘留營中。四個人抬又大又沉重的袋子，抬到卡車上。他注意到情況不對，因為他的袖子沾滿了血。在奧洛拉機場，他們把袋子裝進空軍五〇〇型飛機中。然後他們把那些袋子拋到大西洋。

他曾經看到他們來到拘留營，已經被打得不堪，然後他親眼看到國防部長親自指令屠殺。

搬袋子的四個人中魯安諾·潘聰是唯一剩下來的。有一個有一天早晨被人發現躺在拉·波撒達公寓中的床上，胸中插著一把刀。另一個在扎卡帕的酒店中，從背後被人槍殺，還有一個則在中央火車站後面的酒店中被人射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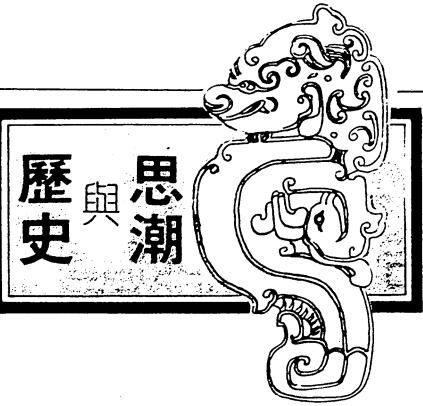
「五卅」事件引起的世界反響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對一千多位手無寸鐵的中國民衆開槍射擊，頓時死傷枕籍，造成十餘人死亡，二十餘人重傷的慘案。這場大屠殺即震動世界的「五卅事件」。「五卅事件」，不僅是中國人民波瀾壯闊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重要一環，也曾引起世界各國的廣泛注目。

「五卅」事件發生後，外國報紙派駐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地的幾位通訊記者把「五卅」及繼「五卅」之後在各大城市展開的抗議，示威運動報導成排外的暴動，指中國學生完全赤化了，甚至說中國要把所有的洋鬼子拋到海裏去 (Dive all the foreign devils into the sea.)。美國各報無日不載謬譖中國的言論，每天用頭號標題，斥責中國學生為暴動為叛徒，大如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小而至於一城一鎮之報，莫不以擾亂者的罪名，加諸中國的愛國青年。新共和 (New Republic) 週報甚至主張以英、法、美、日聯軍二十萬，直攻北京而佔據之，徐圖瓜分辦法；赤裸裸的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蠻橫嘴臉。日本的報紙也斥中國學生為暴徒，指學生的演講、散發傳單為暴動，更造謠說，中國學生軍百餘名以武裝與英國巡捕激戰，致殺傷多人。並說，學生組織日人虐殺會，襲擊日人住宅，殺害三名日人，上海治安，全然破壞。隱然把此次事件歸為再一次的義和團排外運動，藉此掩飾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凌虐中國勞工，壓搾、屠殺中國人的醜惡事實。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在衆議院答覆工黨議員的質詢時，乾脆說英國巡捕殺人有理：「捕房直至處於危險地位而所儲軍械將不可保持，始下令開槍。如當時情形果屬如是則余謂開槍之令，正所以減免流血而非釀成流血。」張伯倫更悍然表示：「英政府將保護在華英人之生命財產，凡加於英人或英人產業之各種損害，英政府將使中國政府負責，不能示弱或猶豫，此為英政府之根本職務。」這完全是強盜殺人又故作自衛狀。事實上，「五卅」事件發生後，各國就派出駐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開動鐵甲車，架起機關槍，在上海租界

實行戒嚴，陸續槍殺數十人，逮捕三百多人。陸戰隊甚至佔領上海、大夏、同德、南方等大學。英、美、日、法、意五國更派出二十六艘軍艦到黃浦江頭耀武揚威。在這樣的局面上，是那一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豈不彰彰可見嗎？

另一方面，世界各國的反帝國主義者則對「五卅」事件同致聲援。英國工會於六月十九日致電北京大學轉中國總工會，表示支持，捷克革命工會聯合會也同時電視中國工人之民族及階級解放運動的勝利，並捐助給中國罷工工人美金二千元。英國大文豪蕭伯納及美國辛克萊 (Upton Sinclair)，德國柴特金女士 (Klara Zetkin) 等國際知名人士所組成的「國際革命者救濟會」有五百萬會員，由蕭伯納領銜，在六月五日發出宣言說：「上海英勇的民衆及中國一切被壓迫者鑒：國際革命者救濟會現在很誠懇的慰問上海及全中國正在奮鬥的民衆。五百萬組織在國際革命者救濟會裏的白種的勞動智識階級工人，現在和你們同聲反抗黃白種資本家及帝國主義的土匪，對於和平的工人及學生之屠殺。我們白種的工人及勞動的智識階級和剝削勞動者的人，絕對不是同樣的。這一班剝削者壓迫你們的民族，同時也壓迫我們的階級。只有我們兩方面共同的鬥爭，能保障我們，能爭得自由。那時亞洲的平民才看得見歐洲、美洲、澳洲的勞動者是自己的兄弟。我們對於上海烈士的家屬父母、妻子，敬表深切的同情。我們願意與以實力的援助；願死者不為枉然的犧牲；願我們中國的兄弟們，幸而還保存著自己生命的，知道隔著幾萬里的海洋，幾萬重的山嶺，有幾千百萬的勞動者和工人，對於他們抱著深切的同情，準備為著他們的自由而奮鬥至死！你們的仇敵，就是我們的仇敵。你們的勝利，也就是我們的勝利。中國民族解放萬歲！各國黃白黑種民族之工人及勞動的智識階級之世界大聯合萬歲！」八月間，他們並舉行集會，一致反對帝國主義者干涉中國。這是當時站在人道的立場，予中國人最有力支援的正義之聲。



遠來的和尚 會唸經？

評墨子刻的中國民主翻刻
■ 劉劍鳴

最近中國時報「人間版」有一場不爲人所重視的爭論，即墨子刻（Thomas Matzger）教授與張忠棟教授之爭。這個爭論緣起於康勤的「使命感、歷史意識與思想混淆」（三月十三日）一文。康文中最後有一段話說：

我們要問自己：我們的意見之實行的歷史條件如何？換句話說，有沒有客觀環境的支持？當然，環境也可因人爲的努力而有所改變；但，客觀的歷史條件與自己的意見如果相差太遠的話，人爲的努力是沒有多大效果的，徒然浪費精力而已。因爲中國的烏托邦——堯舜禹三代的聖王之治——一向在過去的傳統中被人認爲是已經實現過的歷史事實，所以一向不被人認爲是人間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受了這種傳統意識的影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無法認清烏托邦底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性質，常常不知好高騷遠只是好高騷遠而已。

墨子刻對這段話有同感，而寫了一篇「政治發展與知識份子的角色」（三月二十一日），文中說：

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旦用保守主義的觀念來評估政府，就會被戴上『御用文人』的帽子。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易於傾向烏托邦而不那麼考慮實際的問題。我個人以爲，中國知識份子的此一傾向是和儒家思想有關係的，因爲儒家的德治思想缺乏上述保守主義的觀念。由於烏托邦主義的傾向，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並不以客觀態度來評價政府。

因而引起了張忠棟的不同觀點的討論。中國知識份子何止以懸「三代」爲理想，甚至言「止於至善」，這是一種無限道德提昇的境界，絕不是在現實中鑽營的政客官僚所能體會的。這是中國文化偉大的一面，其意義有如「薛西弗西的悲劇」，悲劇是淨化靈魂的，而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所淨化的是黑暗的專制。這個傳統確實與儒家有關，但爲什麼就不是「客觀」呢？請問「客觀」又是什麼？

墨、張之爭，看起來是中國思想史的學術之爭，但其實墨子刻的爭論中是隱藏著巨大的政治目的。在他另外一篇文章「責任理論與民主文化面」（二月八日，聯合報）中說：

我們要瞭解：對政府的無理性批評如果成爲政治文化的重要面時，民主便不能有效的實行。但台灣目前不夠理性的批評却非常普遍。舉例來說，理性的一個基本考驗是要有能力來充分欣賞大陸和台灣制度的基本不同，但是許多對政府的批評者忽略了這個不同，他們只認爲這個不同不過是程度的差別而已，或者是五十步笑百步，這些謬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源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烏托邦思想，我們不討論這思想的起源，無論如何這個謬見對民主化是一個障礙，而不是解決民主問題的處方。

他還說到：

民主是與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或數套文化）交織演進而來的歷史歷程。我們要問的是：形式的民主制度是否可從西方的政治文化分離出來，而成功的移植到中國，並使它與中國文化連在一起？如果這些西方的民主制度只可在如同西方政治文化一樣的環境才可運作，那麼中國人要不要移植這個西方的政治文化，或者因它與自己的文化理想不能配合而排斥它呢？

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的成分，中國的現況也不適合於民主，民主是西方獨有的傳統文化，所以，

中國不能實行民主。這類的論調，從袁世凱的古德諾，到費正清都是一個調子。費正清以此認為：毛澤東的專制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化」！墨子刻不僅如此，還要否定中國知識份子抨擊朝政的清議傳統。其實歷代的當權派又何嘗沒有以「不理性」「不客觀」來否定清議，而造成殺戮。

我們承認未來中國的民主不見得與西方雷同，但「中國式民主」絕不是不民主。我們也承認中國有二千多年的專制傳統，但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在專制籠罩之下，並不是沒有民主的成份，更不是沒有民主的思想和觀念。

台灣似乎有人以為可以挾墨子刻這樣的當代古德諾之洋而自重，但是，中國需不需要民主的問題，當年孫中山先生早已答覆過古德諾了，孫中山先生說：

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吉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很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民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在那個時候，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時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

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極不贊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

國民黨正在號召「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却有這麼一個當代的古德諾來台大放厥辭，墨子刻的說法，不但是否定台灣當前的清議和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並且也是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但國民黨中却有人對之大擗特擗，豈不怪哉？

宋楚瑜剛說過：「中國的歸中國，中共的歸中共。」且中國必須以中國文化為依歸。但墨子刻却來台否定中國儒家的文化理想，認為那是不客觀的、無理性的「謬見」。果真如此，摒除了中國文化理想，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豈不只剩下了專制黑暗嗎？若以這種的理論來替國民黨辯護，豈不是否定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中國性嗎？

上述墨子刻的文章雖不是他的學術論文，但却是根據他的學術研究而來的。以他這樣對中國思想史扭曲至如此程度，顯然是孫先生所說的「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我們不能不懷疑他這方面的學術。據說他專攻中國思想史和制度史，現為師大的客座教授。他在美國賣野人頭，我們可以不問；但憑這麼一點學問到台灣來誤人子弟，就太藐視中國學界無人了。所以，關於墨子刻的學術，我們也要有所檢查。我們相信學術、相信真理，而不相信遠來的和尚一定會唸經！

美國文化



■ 史均

美國文化的批判，是一項筆者很久以來就想進行的工程，從前曾經寫過一點有關美國「自戀狂文化」的東西，也只發表了一半。以後，就開始進行長期的（還在進行之中的）中國文化的檢討。

筆者是主張放棄東西文化對立這個陳腐的二分法或二元論，而代之以這樣的命題：在今日的東方文化中，日本文化是比較成功的集體主義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比較失敗的；在今日的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裡，西歐是比較成功的，而美國則是比較失敗的。

這裡說：美國是比較失敗的西方文化，其情形與中日的對比不甚相同。中國之所以失敗，是

因為並沒有真正的集體主義，而個人也同時被「非組織化」。日本具有真正的集體主義，而個人也在這個集體中獲得自我的焦點，雖然這個組織是來自集體多於來自個體自身，並因而造成個體自我意識之不發達。

至於美國文化之所以失敗，却並不是因為「個人主義」的失敗，而是過份地成功。以致「個體」被設計成這樣，在他身上出現可以完全自足的神話，認為在感情上也如此，於是個人系統中很重要的感情部份遂傾向於向內收，在感情上養成不信賴任何人的趨向，到頭來，這有危及整個個人系統的影響。此外，就是缺乏歐陸的文化傳統，以致個人功能化有餘，教養與洗鍊不足，而導致美感的虧損——這一點倒與香港相類。

自然，在這裡，筆者用的標準並不是經濟上的成功與否，而是「人」的設計成功與否，因此，是與香港目下流行的「只要經濟搞上去，其他一切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的觀點是大相逕庭的。

一、美國文化的原型： 「魯賓遜漂流記」

今日的美國雖然混雜有世界各地的民族，但是，美國的立國精神仍然是清教主義。這種認為「上帝只能幫助自助的人」之信念，在歐陸發動之始，無疑具有對封建世襲、寄生、特權抗議的作用。

當清教徒在舊大陸受到迫害而移居新大陸之時，確實具有將罪惡的舊世界遺棄在背後，而在新的伊甸園中建立上帝的「新耶露撒冷」的意象。事實上，這的確是一片新土，不受歐洲封建制度之負累，是自力更生的「個人」完全可以馳聘的天地。

至於清教主義却又是這樣的一個「良知系統」，它以人一生是否有「生產性」來定奪個人之成敗以及是否得救。因此，清教徒來到這個新伊甸園中，却並不是與它溶合為一體，作避世的桃花源，而是以個人的身份向它挑戰，將它征服與改造。在這個新的挑戰面前，個人自然必須極度的組織化，將自己這個人（包括精力、資源與時間）作功能極度化的預算，尤其是對「時間」的預算籌劃更是出現分秒必爭的執著——這種執著是世界史上出現之首次。可能並非偶然地，加爾文教（清教主義的源頭）的策源地的瑞士，也同時是世界上最精確的鐘錶產地。

然而，清教主義者對自然界的克服，將有機的環境作機械式的改造，也包括將土著當作是被克服被改造的環境的一部份。這些土著包括印第安人以及被從其有機的環境中撕裂出來的非洲黑人。

可能沒有任何意象比英國人德福（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更能象徵清教徒的這種業績了。這部小說描述一個人在沉船之後在一個荒島上獨力維生的故事。

當魯賓遜一人來到這個荒島後，就開始獨立改造這個環境，除了自力築屋、墾殖、製繩、製

蠟燭之外，還築一道欄柵，將自己的業蹟圈起來，並宣布這個「一人小島」（one man's island）為「私有財產」。

後來，他拯救了一個黑人土著，後者遂成為了他的僕人。既然這一件事發生在「禮拜五」，於是就將他命名為「禮拜五」。這等於是說：你既然是在這一天開始為我工作的，這一天就是你的符號，你的從前，與原地社群的有機關係，或文化背景，都是無關緊要的。

的確，甚至在今日的美國，縱使已經出現了壟斷資本、龐大的官僚政治，個人的心理組成仍然是「一人小島」。其對自己與對別人概念化的方式仍然是個體的生產性，個體對自己的時間與資源的計劃預算，以及人的時間單位化。

在這個主題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幾個因素：(1)對廣袤空間的嚮往；(2)對幽閉天地的保持距離；(3)完全不怕一人地面對一個陌生甚至敵對的環境；(4)在極端競爭性的環境中，完全憑自己一人的技藝、意志與定力取勝；(5)對周遭環境的態度不是溶合式而是征服式的；(6)一人獨來獨往。

的確，美國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幽閉狂」的文化。相形之下，中國文化則是世界上最「廣場恐懼症」傾向的。可能只有五四時代要求「個性解放」之際例外——在那個時代，曾出現魯迅的鐵室中的死亡與「黑暗的閨門」的意象——在正常的形態裡，中國人的個體總是尋求「母胎」，寧願被「吃掉」，也不願意一人孤冷地面對廣袤遼闊的。

因此，美國文化是培養堅強個體的文化。自然，這只是一個理想，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做到。其實，即使在電影的理想世界中，也只有一人是最後勝利者，其他的陪襯者都相對地達不到這個標準。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個傾向却是常見的，那就是懼怕「幽閉」，不想過份捲入人際關係，嘗試（不管做到與否）個人感情獨立。因此，從美國移民英國的傳統主義詩人艾略特即用「荒原」的意象來泛指現代西方傳統價值與溫暖的喪失。在人情方面，今日的美國確實是「荒原」。

二、美國文化與「荒原」

除了「魯賓遜漂流記」中的「一人小島」的意象之外，「荒原」這個意象亦頗適合美國文化的原型。

美國文化本來脫胎於舊大陸的西方文化，但是，在開拓西部的過程中，却肯定地摻入了一個本土因素於源自西歐的文化裡，那就是「原野」或「荒原」。

這個主題在美國出產的西部片中，可以看得最清楚。如果有人控訴江青時代，中國的電影都變成了主題單一化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指出：江青的「樣板戲」只有八部，共一個主題，美國的西部片何止成千上萬，却總是或多或少地不脫離一個主題，縱使表面上有變化，也萬變不離其宗。

那就是：英雄一人單鎗匹馬在遼闊的原野中馳騁，然後他來到了一個封閉的天地——一個小城鎮。在這個「人間世」裡，英雄必須為自己的生存競爭。非但如此，他還必須競爭壓倒一切的人，成為第一，而這一切，又不能憑藉他人，完全靠自力，亦即是：拔鎗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最後，在他戰勝一切對手之後，就離開這個幽閉的天地，也是一人、單鎗、匹馬，在只有塵土、碎石、仙人掌的荒原上，朝着落日，絕塵而去。

三、機械化的人際關係： 功能化

若將中國人與美國人用來稱謂人際關係的名詞作一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中國人有關這方面的名詞都是有機的、口腔化甚或腸胃化的，美國人的却是機械化、功能化的。

例如：中國人將所有的人這個範疇分成「生人」與「熟人」，在「熟人」面前可以「開口」，在「生人」面前則否。如果是「熟人」，雙方在對方面前都「吃得開」，如果是「生人」，就彼此「不吃對方那一套」；因此，是「熟人」的話，自己這一方「多吃一點虧也無所謂」，蓋下一次待到自己這一方「開口」時就可以「得益」；因此，「獨食」總是「難肥」，「熟人」之間不妨要求「分一杯羹」，而最可恨的人則是「吃裡扒外」者；既然人分「生」、「熟」，於是「人情」就產生「味」來，如果是「熟人」而又不

慷慨，不讓別人「吃」，就顯得「寒酸」，亦即是生澀與「生人」一般無異，否則，總應該互相給對方一點「甜頭」。此外，喜歡或憎厭一個人或一件事，也用「合乎胃口」與「倒胃口」等語。

在美國人的人際關係中，工程學上的「工作」(work)一詞乃關鍵性名詞。一般來說，中文裡「行得通」與「行不通」這兩個句子，在美國話中都可以翻譯為 it works 與 it doesn't work。因此，如果認為與某人的關係不可能搞好，就說 it is not going to work，婚姻關係也如是，行得通的話，就是 it work，行不通的話，就是 it doesn't work。如果二人再度嘗試使它行得通的話，就說 Let's work it out！如果一方認為另一方的要求實在無理，就會說 Things do not work that way！自然，一切行得通與否的場合都會用 work 這個概念囊括之，例如，花了很大周章嘗試發動一部機器（修理電視之類），一旦發動了，就會歡呼：it works！

在今日的美國，二人（尤其是男女）之間是否互相吸引，俚語化的說法總是：吸引的話就是 turn on，沒有吸引力的話就說 turn off。turn on 原本是打開機器或電源的開關的意思，turn off 則原本是指關掉開關或切斷電源的意思，因此，這樣的人際關係就無疑像按鈕操縱一部機器，所不同的是：雙方都必須按對方的「綫路」，不合拍的話分開算數。於是，在電腦發達的今日，用來形容人際關係者又多了。interface 一詞，這個名詞原本是指兩部完全自成體系的電腦如何掛上鉤的意思。

在美國，社交場合一般稱為「社交功能」(social function)，例如晚會之類。如果有人參加這類「功能」回來，你問他們：「昨晚的晚會如何？」往往會得到這類答覆：「很有生產性」(very productive)，或者「沒有生產性」(unproductive)甚或「反生產性」(counter-productive)。

四、機械化的人際關係： 生產性

美國人用有否「生產性」來形容參加「社會

功能」的效果，並不等於說這類場合不具有休閒或娛樂的作用，不過，這類作用也算是一種「功能」。

的確，在美國的清教主義文化的深層處，總具有這樣的感覺：任何時間都應該是有用的，即使是休閒與娛樂，也不過是使機器暫時停止勞作以便增加效率。此外，既然每一個人預算自己的時間如預算金錢一般，在平時自然很少有自發性的閒聊、清談、交往。但是，如果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越來越少，到最後完全趨於孤立，對自己的工作、事業、感情平衡都是不利的，因此「社會功能」的功能就是將平時少有機會來往的人作一次集中打發了事，同時也是一個結識朋友的場合。

這種安排自然是十分「合理化」的，因為它不像其他文化（尤其是東方文化）的人士一般，往往將應該集中意志做別的事情的場合，因缺乏對自己的自發性的控制，而花費在閒聊、清談、交往之上。美國人的「合理化」的「社會功能」毋寧更像「超級市場」的原理，將所有的貨物都集中在一處，可以作一次了事的集中採購。

因此，在這類可以結識新朋友的場合中，美國人總是「合理地」走遍全場，盡量做到與每一個人交談。如果在這類「功能」中，既達到休閒、娛樂，又能讓大家知道自己，並結識對自己的工作、事業上、研究或性愛有幫助的人，這類場合就是「很有生產性」的，否則就是「反生產性」的。

在美國人的這類「功能」中，東方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往往有靠邊站在牆角的傾向，不是只與自己人談話的話，就是只與自己熟悉的外籍人士交談，很少有走遍全場，盡量做到與每一個在場者交談的（除非已經做到充份美國化者）。對這類「母胎化」的人類來說，人際關係總必須是「有機的」而不是「合理化」的。因此，在平時既缺乏意志控制自己感情的自發性，在這類「功能」中却又沒有了克服陌生感的衝動。在東方人的人際關係中，感情的自發性總是超出理性化的計劃。這並不是說東方人不做為了一特殊目的而去結交朋友的事，事實上，為了辦事而去「拉關係」、「走後門」的事，毋寧是更多，但是，往往必須經由中間人的介紹。此外，縱使有這些考慮，也不能勝

過對閒聊與清談的自發性的需要，因為，即使在個人方面，也是從小就被訓練成為反射性而不是內省式的，雖然，在自己不能作反射的人面前，往往又變成木口木面。因此在「個人」的層次上，東方人的「生產性」總及不上美國人。（但是，在集體的生產性上，至少日本是壓倒美國的。）

美國人的「合理化」的人際關係，並不是沒有了自發性的感情。事實上，個體不受旁人約束的，單方面作出的情緒表現往往更甚於東方人，只不過，整個關係的安排總是以是否對自己有「生產性」為準則。

五、機械化的人際關係： 講求表現

的確，在美國文化裡，生產單位可以說就是「個人」，他（或她）必須高度「組織化」——將自己所有的時間作對「生產性」最有利的規劃預算，為自己的能力尋找極度化的發揮渠道——只有這樣才能確立自己的價值。

於是，即使連人際關係也必須加以「合理化」。亦即生產的時間只用在生產上，社交則集中在一次「功能」中，而這樣的社交自然也成了一種操作，也講究是否具有「生產性」。

這種對時間、行為、意識——簡言之，對整個人——結構的方式，自然是需要很強大的意志力的。因為，在平時必須克服閒聊、清談的自發性衝動，在「社交功能」中也必須克服陌生感，以及克服順乎自己的興緻而只膠着一、二人聊天的自發衝動。自然，這種意志力是個人從小被訓練的結果，沒有自由選擇可言，但是，也有不同程度的成功與失敗，視個體性的意志而定。

一般來說，在平時，如果碰到一個熟悉的美國人，很少有能夠交談上兩分鐘以上的，總是很快地就別過；如果在工作場所，就更緊張，總是在談了一兩秒後，就說：「對不起！我要跑了！」（Sorry! I have to run!）「走」用「奔跑」來形容，也可見其急。

然而，如果要講究效率極度化的話，自然只能在一個時間內只做一件事，以及從一件任務轉到另外一件上之時，立即能全面性地投入，中間盡量減少猶豫、不耐、無聊感甚或逃避。否則，就是在做一件事而又同時不在做那件事，必定做

不好。如果整個人是這副樣子的話，這個人也就一塌糊塗。因此，美國近來有從日本傳入禪宗以及從印度傳入冥想術，不純粹是為了宗教原因，也有是為了學習新的集中意志的方法，用在「生產性」上面。

因此，在美國的一切事務中，都講究「表現」(performance)一詞，工作自然講究 performance ，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也講究 performance 。在這裡，「表現」的擔子完全是在個人身上，沒有別人可以幫助自己，就是在性愛中，也是憑自己這一方的「表現」克服目標，而不能要求對方先給自己定心。然而， performance 與 work 這一個詞一般，也是同時用在機械之上的，例如一部機器性能很好，就說 it performance well !

因此，在流行的搖滾樂中，甚至有歌曲名曰「愛情機器」(The Love Machine)與「性愛機器」(The Sex Machine)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六、機械化的「荒原」

在「機械化的人際關係」一節中，我們指出：今日美國的人際關係的機械性與非機械性，而這種機械作用又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亦即是說：每一個人都必須將自己盡量做到最高效率的單位，而整個社會則建築在此地操作的「個人」之上，得到通盤的運作。自然，並不是每一個「個人」都能夠做到高度「組織化」的地步，因此，就出現了「成功者」(winner)與「失敗者」(loser)之分。

這種機械化的意象，與美國文化之「荒原」意象，是否有衝突？因為，機械是無機物，而荒原到底是自然界。如果用一部大機器來比喻美國，又如何用得上未經人力的大自然的意象？

這其實只是表面性的矛盾。因為，在美國文化化的深層心態中，自然界並不是一個可以與之融合的對象，而是一個征服的對象，這個征服的過程對人主觀一面的要求就是：集中意志、有衝勁、有訓練，以及高度組織化。事實上，這兩個表面上矛盾的意象，正可以統一在「一人小島」意象中：魯賓遜正是憑藉了個人之意志力、組織力

、工作與技術，將一片荒原變成了他個人的秩序。

「機械化」也好，「荒原」也好，「一人小島」也好，不用說由中國人耳中聽來，就是所有傳統文化、舊大陸文化、「母胎化」人類、「廣場恐懼症」的人類心目中，也是感覺到恐怖的，因為它既寒冷又開闊，無依無憑，完全得靠自己。然而，由美國先創始的世界似乎有成為未來人類的「美麗新世界」之趨勢！

因此，對這個「美麗新世界」的批判，可以是一種「克服現代」，亦即是恒常需要被「母胎」包圍住的，無力作「自我組織」的、感情不獨立的、逃避自由的人類拒絕自己誕生的一個表現。這種來自深層的決定，有時甚至可以打扮成「革命」。

如果對這個「機械化荒原」作出批判的是非西方人士，那麼，很可能會將這一整個現象與西方文化等同。事實上，歐洲舊大陸的文化因為傳統深厚，並沒有「個體化」得那麼極端。因此，將整個西方文化囫圠吞地當作是一個東西，然後根據自己沒有選擇的「母胎化」邏輯去否定它，並沒有論證什麼，只是向人說：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而已。

筆者對「機械化荒原」的批判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着重指出：它只有技術而沒有藝術美感，只有功能性而缺乏傳統文化因子的滋養；個人徒然很勇敢，却具優雅；個人固然也很自主，却因「感情化」水平的低落而減弱了吸引力。

時髦社會的時髦病

在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中，人們很欣喜地迎接文明，享受文明帶來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是，為時髦而享樂性的生活而發生的病症，便接二連三地發生……台大醫院的李豐醫師因而以冷靜的批判態度和認知精神，寫下這本書，盼讀者能在享受文明之餘，也在生理與心理上，預備調整，避免日後陷入時髦病態中。

著者／李豐醫師
出版／台視文化公司
定價／九十元
郵撥／146966號

來自地層下的控訴

——訪小說家王默人先生 ■ 逸行

王默人先生以洗鍊的文筆，生動地描繪了台灣勞動者的面貌。



不以報導為滿足

在台灣提到為工人寫作的小說家，大家都會想起還在獄中的楊青矗先生；說到反映低階層社會，為一般民衆請命的小說家，許多人都會聯想到一些被稱為鄉土派的作家，如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王拓等人；事實上在台灣衆多文學家中，除了上述諸位，仍然還有不少懷抱人道主義、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作家和作品，他們因為種種因素，而較少為人提及，但是他們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王默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本名王安泰的王默人先生，一九三五年出生於湖北，成長於北平，曾就讀於北平師大國文系。來到台灣以後，王先生便長期服務報界。他以記者特有的敏銳，長期觀察勞動者的生活，記錄下衆多低階層人們的辛酸與血淚，屆指算來，王先生已有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了。雖然還未「著作等身」，但是在台灣，他已可以稱得上是多產作家了。到目前為止，王默人先生的作品收集成冊的，計有短篇小說集——「孤離淚」、「留不住的脚步」、「沒有翅膀的鳥」與「地層下」等四部；另有長篇小說集「外鄉」，及「王默人自選集」、「世界名著縮影上、下集」，與「國文手冊」等著作。

王默人先生的作品樸實、明朗，常常予人很深的感動；又由於他描寫的對象大都是勞動者，筆下的人物自然流露出厚實、勁切的氣質，也洋溢着豐富的生命力。

王先生之所以以勞動者為他小說的主人翁，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一種發展。由於長期以來，他均擔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使得他比別的作家有更多的機會接

觸下階層人們的苦難。但是，王先生說，「報導或新聞畢竟有別於文學創作，文學講求深入的思考和剖析，這是記者常常無法兼顧的。」因此，他以記者的經驗為基礎，進而從事小說創作。

三十多年來，台灣漸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在這過渡轉型階段，必然有層出不窮的勞動者問題發生，身為一個記者，王默人先生經常有機會到勞動者的行列中採訪，他們的遭遇不但引發王先生的同情，而這些勞動者的挫敗和辛酸血淚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問題，也經常成為王先生思考的對象。

寫下勞動者的辛酸與血淚

王先生很感慨地說：「每當我接觸到那些因礦災而殉職的礦工家屬時，心中的感觸是難以言喻的，我總會想，他們那麼無助，那麼悲苦，誰來關懷他們呢？」台灣的礦場災變頻頻，是社會版經常出現的新聞，因此礦工以及他們的家屬的遭遇，給予王默人先生的印象也較為深刻，所以很自然地，這一群人的面貌、他們的困境便成為他小說的題材。最近王先生在「自立晚報」上發表的「阿蓮回到峽谷溪」這篇中篇小說，便是描述一位老礦工和他的家屬的遭遇。

小說中的老礦工一生貧病憂苦，屢遭橫逆，始終處於困頓的狀況下。有一天，礦場發生了災變，他不幸被埋在坑裡，慘遭厄運。就他個人而言，這當然是再悲慘沒有的事，但是，更嚴重的是，還是他罹難之後遺留下來的問題。他這麼一走，整個家馬上陷入絕境中，就算領了撫恤金，一家的生活費、子女教育費都是相當鉅額的開支，往後這個家如何再支撐下去，便成了他們最大的難題。於是，為了維持這個家，使

它不致於因此陷入絕境，老礦工的女兒——阿蓮便流落到大都會去謀生。這樣的一個小女子在都會的大染缸裏，受盡各種羞辱和折磨，也是社會版經常可看到的新聞。像阿蓮這樣的女子大都為了家庭而犧牲了青春，甚至斷送了一生的幸福，但是在「阿蓮」這部小說裡，王先生却安排阿蓮回到峽谷溪，重過艱辛但却樸實健康的生活。由此也可見到王默人先生樂觀的一面，他相信儘管處境多麼惡劣，這些勞動階級的人們，也並非永遠沒有出路，他安排阿蓮再回到峽谷溪，自有其深刻意義。

阿蓮的故事可以說是典型的礦工故事。台灣礦工的處境雖然每況愈下，但是他們的悲劇至少還能引起廣大社會的注目，但是在台灣許多勞動者悲慘的遭遇却鮮為人所知！王默人先生提到加工區的女工便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女工在燥熱、鬱悶的廠房裡日夜工作，她們的眼力耗費極大，眼睛隨時有損壞的可能。誰來關心她們的健康呢？誰來為她們爭取福利？

透過多年來的採訪工作，王先生早已熟悉一般勞動者的問題，他指出所有的悲劇均來自不公平的待遇。由於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勞動者普遍呈現不滿現狀的態度；王先生小說中的人物所呈現的不滿，便是這種社會現實的反映。

勞動者的困境

據王先生說，一般勞動者雖然不滿，但對於自身的處境大都採取認命的態度。少數想掙扎、想反抗的，不是徒然無功便是走進更大的悲劇。

而王默人先生的另一部短篇小說——「地層下」的主人翁阿田，便是反抗失敗的一個例子。阿田不滿跟隨父親終生苦守在礦區，過那種毫無前景的生活，經年累月深入地層下勞苦工作，換來的只是粗茶淡飯與單調孤寂的日子。於是，他幻想到大都會裡求發展，幾經波折，他失望地回到礦區，父親問起他對未來的打算，他只是不斷重複「是真的，我不想再出去了！」小說在這裡結束，可是我們不免要想，阿田往後能安心回到礦坑裡嗎？他可能認命了，但是他所熟悉的，艱苦的，更可能是悲慘的礦工生涯，絕不會因他的認命而有所改善；就他抗拒挖礦的生活而言，阿田的叛逆是徒然的。阿田的故事反映了一個現實：對於大多數下階層的人而言，現實殘酷的枷鎖永遠是抹不去的夢魘，就算逃離了當下的窮困，更大的絕望仍擺

在未來，許多悲劇也就在這種循環的過程中愈演愈烈。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報紙社會版上的新聞，我們不難發現，多少悲劇角色，都是那些原已缺乏光明遠景的下階層民衆，因為試圖脫離困境，却反而掉進更黑暗的深淵，終至萬劫不復。

在他長期的體驗裡，王默人先生指出，這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也有他們光輝的一面。有些人在面對命運打擊時，能以堅忍、犧牲的精神面對橫逆，正是一種高貴情操的展現，「阿蓮回到峽谷溪」裡那位礦工的女兒阿蓮便是一個典型。顯然的，這種典型是王默人先生所要極力頌揚的，因為在他的小說裡，我們看到許多人物，儘管現實處境或有不同，對現實的反映也不盡相似，但是均能以誠摯、堅毅的態度來面對人生。

儘管由於個人的努力，下階層社會的人也有突破困境的，但為數畢竟是不多。對於這一個階層的人，最重要的還是要建立有利於他們權益的制度。由此，我們談到當前的勞資關係，和一般的勞工問題。王默人先生長期關懷勞工的處境，並以寫作工人小說為職志，他對勞工問題自有一番見解。

王先生認為工會是工人力量的源頭，只有當工人有能力自組工會，謀取自身利益時，他小說中悲慘人物的遭遇，才能改善。他說：「假使工會虛有其表，自然沒有力氣，其結果便是遭到資方的剝削和擺佈。現存的事實是，我們的工會根本是資方一手扶植的附庸，它的力量被剝削減到最低點，工人面臨資方的榨取，根本毫無抗拒的可能，而工人受戒嚴法的拘限又不能罷工，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呢？」

任何有使命，有抱負的作家，必然想以他的作品來討論現實的苦難，並透過這些討論，具體地提出來批判與反省，藉此讓社會大眾共同思考苦難的根源與背景，進而達到改革的功效。王先生的許多小說，便是以這樣的基點出發而構成的，他的作品，普遍地談論了工人目前所遭遇的痛苦，也預示了他們未來的命運。無疑地，他的小說是值得重視的。

最後當我們談到目前的台灣文學時，王默人先生更表現了他可貴的謙虛和光明磊落的態度，他說：「台灣還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像陳映真、黃春明、王拓、楊青矗都是很有深度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刻劃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風貌，這些都是值得讚揚、鼓勵的。

《下接第11頁》



「殖民心態」清除之戰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第三世界 文學的 新潮流

南方雜誌／策劃 (下)
孟祥森／譯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訪奈及利亞小說家秦努亞、亞契比

找出身份來

奈及利亞作家協會最近在農蘇卡舉行，會中有一部份時間是現代作品和傳統黑人劇團與抒情詩的朗誦，其中有依格波的英雄抒情詩，艾麥卡·奧克依（Emeka Okoye），這首抒情詩非常迷人。

訪問是在會後立即舉行，因此自然就談到奈及利亞的作家和民族意識形成之間的問題。

□秦維竹（Chinweizu，簡稱秦）：結束殖民統治以後，為建立民族意識，我們奈及利亞必須有什麼條件，而文學在這方面又能提供什麼幫助？換句話說，英國征服了這個區域，創造了這個多種族的國家奈及利亞。奈及利亞人在歷史上可以拒絕這個國家的關鍵時刻，却接受了它。既然接受了，那麼，為了建立一個能夠生存下去的奈及利亞民族國家，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意識？而文學又能在這個歷史上作何種貢獻？

亞契比（簡稱亞）：讓我先說一說，在我認為，民族意識究竟涵括什麼？首先要說的是，這個國家是已經存在了的。別人創造了這個國家，稱之為奈及利亞，而我們則接受了它，既接受了它，就同時接受了許多其他的東西。這是殖民統治的遺產，我們無須逃避，也是我們不用逃避的，因為這是我們可以掌握得住的一個實體。此外，我們必須盡可能的向回追溯，看看在殖民以前我們的祖先在做些什麼？文學必須想辦法越過現代的民主國家，探入往日的原始政治情況。這是一個非常艱困的任務，因為現在所存記錄不多。不過在我們的哲學和藝術作品中是可以見到的，諸如我們的神話、傳說和史詩。那天晚上在這裡聽到艾麥卡·奧克依抒述詩朗誦的人，都十分吃驚於其中所顯示的想像力。這是一種非常古老想像力了。我們必須回溯到這個想像力的世界中

，這是我們的祖先的想像世界，那時候他們還不曉得有歐洲的存在。我們有責任運用這種想像力，以完成更為完滿的自我圖像，這個圖像絕不止於白人所創造的狹窄國家觀念所涵蓋的範圍。我們的遺產要比這個豐富得多，而我們絕不可在歷史上割地自限，把自己的遺產剝奪。

□秦：我們該怎麼樣運用這更豐富的、更久遠的傳統來鑄造我們的民族國家？

亞：一般而言，意識的形成來自於徹底明白自己是誰，並在世事的結構中派給自己一個說得過去的位置。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這樣的：世界存在，我存在；我怎麼樣契入這個世界中？教育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如此——它要把你跟世界連繫起來。我不曉得你們那時候怎麼樣，但是我小時候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一旦開始學會寫字，你第一個寫的就是你的名字：亞伯特·秦努亞·亞契比，然後是你的學校：教會中央學校，然後是你的鎮：歐吉廸，然後是你的省：昂尼沙省，然後是你的國家：奈及利亞，然後是非洲，然後是世界！你看到了嗎？這便是意識的擴充。你有了教育的工具——識字，現在你會寫了。你第一件想要做的事便是把你自己座落在世界之中，標定出它的位置。文學所做的正是這個：標定一個人在世界上的位置。而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把適當的位置給我們，對我們顯得虧待了，我們也就看得出來。於是我們的任務就變成如何去改變這種處境。當別人都坐在肥沃的土地上，我不喜歡被人家推到不毛之地。這個我不同意。於是便產生了抗議的問題，或則是奮戰的問題。但是在這個以前你必須先創造出一種意識，讓你認清楚這世界是什麼？我是誰？我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又如何。我所說的「找出明確的身份來」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這個身份是我



阿契比，他為追尋歷史的認同感而不遺餘力。

們無法接受的，那就去改變它。身份並不像一盤磨查在你的脖子上，它是你可以跟它對談的一種東西。

□秦：為了釐清奈及利亞個人同國家的關係，並透過國家釐清他們同世界的关系，有什麼方法可以採用？

亞：一個藝術家所能夠做的釐清工作在於他對於人類處境的探討。你可以忍受一個壞政府，你可以忍受一個由憲世裕俗的人所領導的政府，也可以忍受一個由心術不正的人所領導的政府。你可以忍受腐敗與貪污，換句話說我們接受了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却由於種種因素而運轉得不好。而所有這些則會造成一種意識，使我們察覺到有一種可能：將來奈及利亞要比目前更好。一個民族的意識是由好多世紀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看看比較古老的民族，我們就會知道各式各樣的經驗都滲入到這個民族的意識裡去，例如征服、戰爭等等。這些經驗到最後把那個民族的人焊接在一起，使他們把自己視為一個整體，在世界上有共同的目標。

我們則透過文學想要促進這一點。凡是作家，只要是一個好作家，他必然會看到是什麼東西在阻礙奈及利亞，使它不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正的和文明的社會；然後他會去探討這些因素。如果這種探討不完美，沒有關係。其他的作家會從其他的方面做探討，而

在經過討論與對話之後，將來會有東西提煉出來，而他們的孩子或者孩子的孩子會立刻認識出來，他們會說：這是我們祖先為之奮鬥的東西；這就是何以我以為奈及利亞人為榮的原因。

以現階段來講，說「我以為奈及利亞為榮」是不容易帶著多大信心的。因為創造民族意識的工作進行得不夠好。常常被消極的因素所打擊，例如我們所謂的部落主義，例如貪污、腐敗、暴政和無能。

就是這些事情，作家可以幫助社會去看清楚，並且努力去克服。作家所能做的就是這樣。他不能發命令，他不是政治學家，他也不是行政人員。他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種遠景，一種跟現在不同的展望；在這之中並沒有規定說他必須這樣做或那樣做。

有人說我沒有提供處方，只因為處方並不是答案。我想，就以藝術家的本質而言，他應該避免去開處方，因為這是政客們所做的事。但如果你真正是一個藝術家，如果你真正的去探討和揭發目前的處境，你就可以創造一種意識，而這意識會催促人民採取正確的行動。這並不是說可以不用爭辯和懷疑。今天那對現況提出質疑的人，乃是非常重要的人。

我並不認為世界上有任何國家，它的制度是完美的。只是有些更壞，有些略好。而凡是允許人去懷疑的，就是比較有改革之希望的。

□秦：但是作家的任務只限於抗議和懷疑，指出不對的地方嗎？關於肯定重要的價值，提出可行的方案，讓同胞可以考慮，這一方面又怎麼樣呢？當然，這並不是提供處方，而是帶著大家有資料去思考和辯論。

亞：我認為兩者應該合而為一。即使是抗議文學如果是好的，也決不止於抗議。即使沒有明白說出，它也喻含著一種不同的制度。依我有限的眼光而言，我認為五十年以後，我在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現在的奈及利亞所看到的某些事情，將不會再存在。白普經（the Bible）上說，沒有遠景人會消滅。以這種意義而言，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爲之奮鬥的理想。理想可以隨時隨地被其他的東西打敗，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理想，社會就會消滅。因此，這「遠景」、「理想」或隨便我們叫它什麼，是有用的；但寫作的人却不能說：「我已經看到了你們爲得救所必須做的事；你們現在所要做的只是跟著走就行了。」我們應該做的是使每一個人透過知識與探討，去參與這個遠景的創造。遠景不應當是一種由別人交下來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步應當把意識擴充，讓越來越多的人去了解我們的現況不夠好，我們在生病。這聽起來好像是在抗議，但却是十分重要的起步。如果有人知道他身體不好，他就會去找醫生。可是如果他以爲自己什麼都沒問題，那你就拿他沒辦法。所以我認爲這是重要的。另一件我想要補充的是，由於我們常常對自己說，我們現在的處境是迫不及待的，我們便以爲隨便抓一本書，裡邊就應當含有答案。我不認爲任何一個國家是可以由於讀任何一本書而獲得拯救的。因此，一定要從這邊抓一點那邊抓一點，而我們也必須準備很長的時間去做探討與辯論。由於這種活動我們的社會會得到很大的益處。讓心智活動往往要比提供一個單純的答案更重要得多。如果整個的民族都很警覺，你就可以放心他們去做。他們不會被愚弄。

因此，說到最後，最重要的倒還不是讓我們先認定那一種風格或模式的政府最好。我們最迫切需要的是抱持懷疑態度的知識份子，是不會因爲廣播或報紙上怎麼說就怎麼信的人。積極而警覺的人民乃是防止暴政的最佳防線。最後，我認爲文學所從事的就是要防止暴政。我們說的是，要組織人民的生活；如果我們能夠正確的、公正的組織人民，那我們的工作便做了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此而

言，我們跟政治家相似，但我們的做法却必然不一樣。

[註]

秦維竹（Chinweizu），奈及利亞史學家。寫過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1975），亦是Toward the Decolonis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1980）的著者之一。

秦努亞·亞契比（Chinua Achebe），奈及利亞小說家，文學雜誌Okiki的編輯，奈及利亞作家協會主席。他最著名的作品是Things Fall Apart（1958）。

美國黑人傳統

文化的工具

在美國，文化最主要的是一種商業。不過，決定何種文化可以播種下去却不僅是由利益來決定，也由歐美白人的霸權來決定，凡是對於這個霸權有幫助的，就得到播種的機會。在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到處都浸透了以歐洲爲中心的偏見，凡是有文化影響力的東西，都浸透了這種偏見。比如說，畢卡索模仿傳統非洲雕刻家的作品，但是他却認爲比非洲傳統雕刻家更具有創新性。指出這一件事來並不意味我們貶低了這位大藝術家對世界藝術的貢獻，只是把它放入應得的座標中。同樣，在美國，出版品是否偉大，並不是以質或真正的創發性爲衡量的標準，而是以商業利益、白人優越觀爲標尺。

在美國的第三世界人民——這些人並沒有控制任何大衆傳播工具——便因此而落入一個很複雜的困境，因爲我們所想的是什麼，什麼事和什麼人對我們最爲重要，往往都受到外在的力量所左右，而這些力量是我們的團體所不能控制的。然而，儘管處境這麼困難，美國黑人在文學上的

傳統仍舊對美國其他部份的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它的風格、語文和觀點，都是不可漠視的。這個傳統是由美國黑人的兩個根源所形成，一個是在非洲的根源，一個是在美洲的根源。

美國對於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便是美國黑人所創造的布魯斯與爵士樂。在這兩種音樂中，應答輪唱和即興演奏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兩種音樂在本質上就是創新的。這兩種音樂概念——是美國黑人從往日的非洲越過了大西洋帶到美國來的——已經被文學所借取。美國黑人的文學古典作品——不論是詩、小說、戲劇或散文——都從布魯斯和爵士樂的結構中升起，也從產生這種音樂的生活態度中升起。透過民俗文藝，如工作歌、田野間的吼叫（號子）、民歌、黑人靈歌、奴隸故事、佈道、動物故事、祝酒詞和金言，非洲遺產的遺跡也注入了美國黑人的文學中。

這種文化的寶藏，所能夠在文學上開出的花朵，最早在保羅·勞倫斯·佟巴（一八七二～一九〇六）的詩和查理斯·契斯納（一八五八～一九三二）的散文中表現出來。佟巴可能是十九世紀美國第二個大詩人（位在華爾特·惠特曼之後）却從來沒有得到美國白人評論家得當的認可，只因為他的膚色不同。在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他在文學上的創發性由以下的幾個人發揚光大，嘲斯頓·修斯、傑安·屠默、詹姆斯·維爾頓·詹森、斯特林·布朗、左拉·尼爾·赫斯頓和魯道夫·費雪。他們把美國黑人的語言同美國黑人的靈歌形式結合在一起，深深的影響了美國當代的寫作。這可以從阿彌利·巴拉卡、包比·考夫曼、亨利·杜馬斯、傑恩·寇蒂斯·米凱爾·哈普和許多其他的人的詩中看出來，也可以從拉菲爾·艾里森的小說「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看出來——這本書是美國與世界文學中公認的傑作，它不僅是以奴隸故事為基礎，而在形式結構上也是對於十二小節的布魯斯做了重新的解釋。屠默的「手杖」(*Cane*)、艾里森的「看不見的人」和詹姆斯·包德溫在



芝加哥的街頭樂師們正以革新的爵士樂開創文學的新天地。

「為查理先生唱的布魯斯」(*Blues For Mr. Charlie*)中所用的佈道詞影響了伊希瑪爾·李德、湯尼·莫利遜、詹姆斯·麥克弗森、湯尼·凱德·班巴拉和亨利·杜馬斯的散文。

在考察當代的問題時，許多美國黑人作家都運用了神話和歷史的題材。伊希瑪爾·李德在「飛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中，用了十九世紀美國奴隸制度的建制與背景。李德筆下的某些角色簽名參加反奴隸制度的演講，跟主張取消奴隸制度的人見面，跟亞伯拉罕·林肯和傑弗遜·戴維斯混在一起。但他又讓這些角色乘坐巨型噴射客機，看電視，因此粉碎了我們的時間觀念，暗示反奴隸運動仍在二十世紀後期進行——儘管種種宣傳品常在吹噓種族問題的進展。當然，李德是對的。在湯尼·莫利遜的「柏油嬰兒」(*Tar Baby*)中，藉著社會背景不同的兩個男黑人和一個女黑人之間的糾纏，把美國黑人的古老神話故事「柏油嬰兒」做了重新的創造。而「看不見的人」中的偉大角色雷音哈特豈不也是美國黑人民間故事中的魔術師的現代版？莫利遜在「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中「飛」的主題，不也是奴隸時代「飛」回非洲的主題之變奏嗎？

大部份建制化的評論家雖然對美國黑人文學保持官方贊許的沈默，但某些美國黑人作家却仍身列今日最佳與最具創造力的作家之林。但他們的作品要想得到應得的承認，美國黑人必須創作



第三世界文學的新潮流

出評論性的著作，以確立出美國黑人作品的偉大性。

但要這樣做，美國黑人必須要控制工具，以便表達他們的世界觀。目前，這種控制權落在文學掮客手中，他們的利益、興趣與需要都跟我們的不同。我們所需要的的是要有美國的黑人出版家，他們的價值觀、目標與期望都跟美國黑人相同，因之，他們可以決定美國黑人的著作中何者應該出版。在一九六〇年代這樣的出版社出現了幾所。其中，李德與堪農出版社出版了一些詩人、劇作家與散文家的優秀作品。「第三世界出版社」和「黑人學者出版社」也有輝煌的成就。目前，有識之士正致力於創辦月刊，預期，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加勒比海和第三世界將可有廣大讀者

群。

昆西·屈洛普 撰

[註]

昆西·屈洛普 (Quincy Troupe)，美國黑人。編文學雜誌 *The American Rag*，在紐約州的斯台坦島學院教文學。編第三世界文選 *Giant Talk* (1975)。

克萊德·泰勒 (Clyde Taylor)，美國黑人。在麻省特夫茲大學英文系任教。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記

美國記者亞克森斑所著的

『日本上空之煞星

——復活中的軍國主義、

將以翔實資料與親身訪問告訴你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如何在日本官僚與財閥的陰謀統籌下有計劃地復活起來，龐大起來。

出版／學術出版社
定價／六十五元
郵撥帳號／4876號

出版／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一〇五六二六號
定價／二二〇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在紐約出版了一本雜誌叫「中國之春」。在這之前，一九八一年四月，凝視中國未來的王曉波為迎接中國的春天，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叫「春天與中國」。王曉波以充滿樂觀奮鬥的堅定口吻宣告：「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在陽光下逝去的，冬夜的酷寒也終必為春風驅逐。分裂的中國要統一，被壓迫的人民要民主。中華民族要從重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擁抱即將來臨的春天。」這本書論述了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苦難，也探出了「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春訊的脈動。「中國之春」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曉波敏銳的觀察和預見。

迎接「中國之春」的

王曉波著：「春天與中國」